



界世來未

未 來 世 界

威 爾 斯 原 著

江 樵 譯

新 京 啓 智 書 局 發 行

MG  
K15  
2



3 1760 0687 6

目次

譯者序.....一

導言.....一一五

第一卷 今天與明天.....一七—一〇七

一 紀念之標記.....一八

二 「現代國家」觀念之出現.....二一

三 舊制度不平衡之積累.....三一

四 自由競爭與貨幣混亂致舊社會陷於不安.....三六

五 生產過剩之難題與戰爭之關係.....三九

六 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八年之世界大戰.....四六

805543

## 第二卷 明日以後

- |    |                    |     |
|----|--------------------|-----|
| 七  | 福特和平船之事件           | 六二  |
| 八  | 軍火工業對於延長戰爭之危機與直接作用 | 七一  |
| 九  | 災禍根源之凡爾賽           | 七八  |
| 一〇 | 國際聯盟無力使世界之和平實現     | 九一  |
| 一一 | 凡爾賽和約後金融與社會紀律之崩潰   | 九三  |
| 一二 | 一九三三年之大停頓          | 一〇〇 |
| 一  | 倫敦會議               | 一一〇 |
| 二  | 傳統舊教育之蛻化           | 一一七 |
| 三  | 社會沉澱物之溶解與結晶        | 一二三 |
| 四  | 世界大戰後戰爭方法之改換       | 一四七 |

五	民主國家和平景象之消失·····	一六四
六	「現代國家」與德國·····	一六六
七	民主國家間之仇恨·····	一七二
八	最後之戰爭（一九四〇年至一九五〇年）·····	一七七
九	微生物之侵略·····	一九四
一〇	一九五〇年之歐洲·····	一九八
一一	毀滅中之美國·····	二一六

# 新刊預告

蕭伯訥

石葦編譯

印刷中

世界百萬圓富翁，寰球大文豪的詳傳。欲成功名人者不可不讀。

秘密谷

張恨水著

印刷中

結構新、意趣新、筆致新、無一不新、爲張恨水最近巨著。

## 譯者序

威爾斯(H. G. Wells)先生所著之未來世界(The Shape of things to come)余於去年春已讀於廣州，該書共分五卷：

卷一 今天與明天

卷二 明日以後

卷三 世界復興

卷四 現代國家之鬥爭

卷五 在統制生活中之現代國家

合此五卷共有數十萬言，爲近世之一大奇著。威爾斯先生之文筆流暢，惟書中意義深奧，解釋時感困難。當余未讀此書之時，即悉該書已在國際間獲得最榮譽之地位，故初讀之下，已存心作翻譯工作矣，惟以當時因生活關係，未能動手，是年夏，適因英友申德雅(A. Smita)——現任上海德商今日書局經理——來粵，余則挾書訪之，並請詳爲指導，於是翻譯工作開始焉。

未來世界，乃威爾斯對改造世界目標中最高之產品，內容係以世界大同爲目的，用沉實之筆調描寫過去世界之錯誤，與未來世界之預測，彼反對殺害人類之戰爭，不滿目前之現況。以科學，歷史，地理

爲根據，推考致二一〇五年之世界。至今之世界動態中，已有多處爲其預言所道及。現今國人已漸移目光於世界大勢，與前之閉關泥守已大不同；況且國際關係之複雜，每有一國之行動，卽爲世界安危之影響。故本書在國內，有亟須出版的必要，余着手譯作之私衷，亦卽爲此。

耗五閱月之工作，始得初稿完成。惟斯時，上海某書局已有譯本出版矣。

近因生活鞭策，轉至上海，適出版社主人，委代覓稿，余則出示此五閱月之結晶品，深得書局主人之青睞，於是，該稿始得刪改之機會，並付梓焉。

書將出版之日，書局主人向余索序，並告余以原文太長，擬按步付印，余亦無所表示，余因是草此爲序，以結束此最後一點工作而已。

江權於上海旅次



導

言

## 賴文博士 (DR. PHILIP RAVEN) 之夢書

一九三〇年十一月，賴文博士不幸於日內瓦逝世，此乃法國秘書處之一重大損失！此後，日內瓦失去此身長背曲，步履不健，斜首深思之學者，舉世亦失去一思想靈敏之頭腦。彼無間斷之專一工作，彼異常活潑之心理，正如彼之訃文中所言，獲得舉世知名者之讚賞。世間亦因其逝世，突如知其爲人矣。

賴文之名字，在報上不常見，以一生前無聞者，死後竟能引起極大之震動，實爲一奇事；由阿司羅 (Oslo) 至新西蘭，從畢尼諾司愛里司 (Buenos Aires) 至日本，每種重要報紙均有關於彼之記載，克利夫爵士 (Sir Godfrey Cliffe) 曾作一良好而簡略之回憶描寫，彼謂賴文乃一非常樸素，坦白，專一與有力之人格者。彼之照像，刊於刊物者有二：此二種並不同；早年之一張，形如雪梨與馬克斯頓 (Maxton) 之混合物；其後一張，乃攝於快鏡者，彼斜倚手杖，在國聯大會場之入口，伸出一長瘦之手，正顯露一特殊之說明手勢，正與巴爾摩爾爵士 (Lord Parmoor) 談話。

雖彼之事極繁，但彼仍可抽暇以輔助同事等共同思索或解決其他較爲廣大之事件。在彼逝世以後，有一可注意之事，即爲關於彼之輔助與忠告之所在指示。人皆急於證明彼工作之重要，不願受人所忽視，故將彼較要之文稿，報告，節略及演辭，篇成三書，準備印行。

有人需余担任刊行彼之遺著，因知余與賴文好友也。惟吾並未參加彼死後之歌頌。蓋吾在學術界之地位，尙不足使吾寫頌揚賴文之文字，但在實情中，即使吾將彼個人之態度與自然之魔力素描成文，亦無可阻止者，但吾未嘗如此，因彼時余適困於苦悶也。吾等並未預料彼之死亡，並其進行開始於某一事業，故對於此意外之危險，全無防備。茲已將過三年矣！吾與彼較爲親密之友輩經此極困難之討論後，始決定公布吾等中此一特殊合作之事實與內容。

此即關於本書之問題。吾有賴文博士所付託而久藏之草稿，此種草稿，吾以爲吾素爲之躊躇者，並非過慮，因其實乃一本未來一世紀半之簡單歷史。此實爲草稿之原意，其乃未來世界之擬型，亦爲現代神秘之預言。至今已三年餘矣，此三年間之事變，足以證明此預言中的一部事件，因而吾始胆敢爲此書中未證實之一部，自許與吾友之敘述連繫一處，決以之訪一書局出版。

茲由吾簡述本書之起源，以及其如何落入吾手之故事，斯時適爲彼離去白宮至日內瓦以前。彼在暇時，衍喜一種新奇之思想，時值一九一六年吾出版將來如何(What's Coming?)之小冊，發表關於貨幣之一種意見，遂使彼發生注意。吾在此小冊中，指出戰時資源之浪費與債務之繼續積累，必能促使整個世界陷於破產。簡而言之，其將任債權人階級得以宰割世界，解決此一破產之世界及其在有希望之基礎上重開一新路，即公平無私，削減一切債務，降低金磅及金圓或其他金貨幣中的金成份。當時，吾認之似爲一極明顯之必要；但至今吾承認此乃一種不成熟之觀念，——顯然，吾未除去貨幣之價值爲內在之

一種觀念，——惟是，此日期中，任何人均無凡爾賽和約以後所發生之貨幣與信用動搖之實際教訓，余等缺乏經驗，當時一念及貨幣，則感不自然，正如敏慧之兒童念及至彼時之情況。一九一七年以後，此安定金價之觀念，多數人認爲明顯之事實，但當時人均認此種觀念，不過爲一缺智識之作者，對於「貨幣專家」之神秘事情所發表之外行評論而已，吾之此種意見，竟得賴文博士之注意，彼至吾處互談此問題之可能性，並縱論吾所提出之其他一二戰後問題。於是吾與之遂相識矣。

賴文博士一如威廉詹姆士 (William James) 無智慧上之驕傲，彼對於坦白之思想，能極坦白接受，彼能對一藝術家或新聞記者論彼之問題；假如彼以爲與一僕役交談而能獲新鮮之觀點時，彼亦能如此爲之。彼好談「明顯」一詞。「此事，吾親愛之友……」彼見吾五分鐘即有如是稱呼，「此乃極明顯之事實，但人均自負聰明，未肯加以考慮；及後再行追悔，可惜已遲矣。在此次戰爭後，金融與貨幣將有極大混亂，如以之告負責者，使之相信，實屬不能。戰勝國將搾取復仇之罰金，失敗國當擔負償付；惟其中竟無人理解，彼等若使如此時，貨幣能對之發生非常之情勢，彼等僅注意其相互間之應當如何，至於貨幣將對彼等發生如何，則無人理會矣。」

吾今尙能想像。彼大聲抗辯之情形。當與之交談之最初半小時中，吾實雅不喜悅；其後吾漸熟知彼之情形，心始釋然。彼過於自滿與自信，對於吾迂緩之益格魯撒克遜之性情相較，實感過速與過動矣。吾不喜其談話之明白準備，亦不悅彼用特別姿勢以幫助彼之言語。彼在吾室中蹣跚來往，從不下坐，實

彼破碎之腹聲作話時，必定四望書籍與圖畫；揮舞彼瘦長之兩手，宛如游泳。吾曾將彼譽爲雪萊與馬克  
斯頓，但當最初時，吾想像者乃杜莫利亞 (Du Maurier) 所著之極負名之 Tribby 中之史文嘉里 (Sven  
Eric) —— 一修面之史文嘉里。吾疑彼乃一外國人，在吾之本能上，對於外國人極爲驕傲，正似吾之原  
則乃一如大同主義也。彼乃巴爾 (Balliol) 之一學者，而當彼至日內瓦以前，乃吾等外交部中鮮明裝飾  
品之一，此點，吾認之似有不調和。

根本上吾認羞怯乃英國人之過分謹慎。吾等常疑別人一如吾輩之講究此細微之道德。吾等常約束自  
己至不誠實之地步。當吾執筆寫作時，或乃一魯莽者，但是在社交之中，吾一如吾輩同胞中任何人之小  
心謹慎與隨處掩飾。頓文博士之直率態度，使吾思想受襲擊，吾幾認彼爲無禮也。

彼欲將吾之思想作爲不成問題之談論資料，但至少彼亦應將彼之思想同樣作爲無問題之談論。吾嘗  
疑彼至吾處爲自己聽覺而作談話，利用吾爲「助音板」聽彼之談話如何發音而已。

彼稱吾爲「淺鮮事情之發揮者」，當吾等會見數次之後，彼數道此不甚恭敬之名詞彼言：「君之缺  
點，或即乃君之才能；對於一事之迅速而不精確之記憶，靈敏把握分寸，無耐性以求知其詳細點，而急  
于求解其整個。事業家如聞君語，彼必加恨，彼必以爲君之思想實屬簡單可怕。然君須知，君一如彼等  
，複雜乃彼等之生命，君欲以一切複雜除開，君乃好追問根源者，不耐煩之窮究一切。假如吾無必要之  
職業，吾亦將一如君之追問根底。但耗費有暇之光陰與君共窮究事變之真相，實有意味也。」

讀者諸君，請恕吾之自大，引用彼對於吾所發之評論。但假如欲知吾與賴文之關係，欲知本書之精神，則此引用實爲不可省略者。

其實吾乃彼之心理中活力之一出路，此乃彼以前努力壓制而感痛苦者。吾於彼面前時，能拋棄 *Self* 與外交，其後又拋棄秘書處，隨意相談。就本性及出身而言，彼乃東歐之一大同主義者，彼恢復其本來面目，吾竟成爲其想像中之伴侶，彼之無聲譽朋友，智慧不如彼之助手，彼之華生。吾漸愛此種關係，吾對於彼之外國體質及彼之姿勢已有熟習。吾漸漸同情於彼，當凡爾賽之和議展開時所表示之痛苦憤怒。吾對於異族不信任之偏見，在彼智慧，好奇，強烈熱力之下，竟然溶解。吾等發覺於彼此之間所以獲益：吾有一現成之清淨想像，而彼亦有豐富之智慧，吾等可共爲一思致上之遊戲。

不常與吾交談而多才並有創見之友人鄧恩 (*J. W. Dunne*) 彼在若干年前發明最早之飛機，以後會力思時間與空間對於意識之關係問題，鄧恩所抱之意見，以爲吾等在某點可以預料將來。彼在其名著經驗與時間 (*Experiment With Time*) 一書中，舉出極可驚之觀察以作佐證。該書出版於一九二七年，吾覺其頗可注意，而亦頗刺激人，故曾爲之作介紹論文數篇，得世界出版物之互相轉載。

賴文博士讀吾所作經驗與時間之介紹文以後，則覺得該書讀閱，彼又會致吾函。日間彼與吾之通信，僅一短字條，例如彼將赴倫敦，告吾以彼住址之改變，詢吾之行動等等；惟此次竟乃一長信，其中謂，如鄧恩之經驗並不足奇，彼對於書中所會說者尙能作增加，簡而言之，則彼能够將此種經驗擴大！在

睡與醒之間，所預料之事，不應僅爲明日或下星期之小事；時間之距離，大可增長，（鄧恩之試驗，其主要乃述在清醒與遺忘間微睡之頃刻中之預告）此即謂假如你有長路程之思想習慣。惟此乃懷疑主義者得罪迷信者之日期，爲公辦事者，關於此較弱之暗示，不應作鹵莽之聲明，此種暗示，除個人私心明白外，不易於與幻想區別。設使有人對於此預料之事情表示活潑興趣，彼或將犧牲其大部份之勢力也。彼述出此成串之聰明抽象語後，則突告完結。但吾讀此信後，頓生一種印象：感到彼在開始所欲言者，較彼已說出者爲多。

其後，彼回至倫敦忽光臨至吾之研究室中，將彼之意告吾。

「此鄧恩之事——」彼開始言。

「如何？」吾問

「彼有一法，可將不自覺之睡眠與清醒間流動之夢捉獲。」

「然。」

「彼在其牀邊置一雜記冊，當其醒時，立將夢境記下。」

「即此辦法。」

「彼發覺其夢中有數種乃從數天，數星期與甚至數年後之現實適合彼心中之事情之預料——有時實極爲明白者。」

「此即鄧恩」

「有何足道？」

「哦，——有何足道？」

「吾亦爲之久矣，當然有何足道。」

「然則……」

彼凝視吾書之背面，似一時無話可答。

「如何乎？」吾更問之。

彼轉身以將言而不語之神情對吾凝視，隨即微笑。彼有如欲作坦白談話之態度。

「吾將何言，除君以外，吾素不告人者。近年來吾不時在睡與醒之間，實乃在讀一書——一無形之書，亦可說爲夢書。常爲同一之書，彼乃一歷史也。」

「是否關於過去之事乎？」

「有關於過去者。亦有非吾所知之事，例如，關於北印度與中亞細亞之非常事件。而且，正向前進，繼續在向前邁進。」

「邁進？」

「然，正從目前之「現實」中經過。」



「其直向『未來』之境界去乎？」

「對矣！」

「彼乃……彼乃一紙書乎？」

「非純爲紙，頗如君之友人布朗路(Brownlow)之報紙。並不如吾等所知之印刷，乃易讀之生物地。圖，雖其字母與拼音帶有奇特。」

彼略歇一息：「吾知此乃戲語。」

隨而又謂：「但，彼實極真實也！」

「君曾翻閱該書之每一頁乎？」

彼畧想一回：「否，吾懼驚破好夢，故不敢亂翻。」

「夢尙在進行乎？」

「然也。」

「直至君明白在夢中。」

「吾以爲，——然，正如彼也。」

「其後即醒乎？」

「唯，書已不在彼處矣。」

「然則，君常溫讀乎？」

「大概記得——頗爲確定。」

「但，有時。」

「唔，一如人在醒時讀書，假如內容生動，人則易於書中得如看電影之印象。」

「該書尙在彼處乎？」

「然也吾以爲此書乃永久存在者。」

「君嘗以之記入筆記簿乎？」

「前並未記之：今已記矣。」

「卽時記下乎？」

「吾用速記法，……君知之，吾積有如此高之一堆筆記本矣。」

彼又開雙腿，立於吾之大鐘傍，而向吾注目。

「茲君告吾矣。」

「今吾可以告君。」

「但吾所寫實太草率，友乎，別人將讀不清也。吾之速記符號，君當不識，則使吾在寫後一星期，亦常自認不明。近日吾已重錄，吾口述經他人記錄者。」彼說，

「君思之，」彼起立繼續述說，並且在吾之室中踱躑；「假如此乃事實，即爲世界上最重大之事情矣。但吾毫無證據。君乎。君之意見以爲如何？」

吾曰：「或可能也」吾想。「吾信之爲可能，雖到底何事，吾尙未全明。」

「除君以外，吾決不告訴任何人。自然，吾倘以之告人，人必以爲吾瘋或認吾爲一騙子也。君知此類爭吵，僅須見洛琪 (Oliver Lodge) 與李却 (Charles Richard) 此必致斷送吾之工作，喪失君之地位。然君知之，此實乃可靠之材料，……吾可告君，吾乃信任彼者。」

「如若君抄出一部，吾即可見之矣。」

「君當然可以見之。」

彼似在猜度吾之意志曰：「最大弊病乃吾過於信任此種言語，宛如出自吾口。」

彼並未將筆記寄來。但當吾下一次於柏爾尼 (Bern) 與之相逢，彼將夾於彈簧書夾中之草稿交與吾，其後再續給二冊，此種草稿，大半用鉛筆寫成，或有其在書桌上用墨水寫成，其中有五十頁由打字機打成者，當出於彼之口授，彼求吾妥爲保存，細心閱讀，並用打字機將全稿打出，以一份寄於彼，此乃吾等間之一種秘密，吾等均以爲最好將來出版時，不署作者之姓名，在此期間，且期待事實之證明，或駁倒此一冊歷史中所有之意見。事實之旋輪，能予之以確定之估價也。

其後彼即逝世矣。

彼之死極爲突然，蓋因施手術後之結果。

吾聞其死耗，立即趕至日內瓦，告其繼承人及遺囑執行人——李諾先生 (Montchore Renaud)——以此夢書之故事。吾極感此君之熱忱，與彼明瞭世界大勢之劇變，彼極勞累而盡力收集斷片之材料，概付與吾而處理之，除賴文博士已交吾之三書夾中者以外，其另一夾內，乃寫通常文字者，此外尙有一種斗之稿紙乃用其特殊之速記法所記下，即此一冊歷史也至於第四夾中所有之材料，即編爲本書之末一冊，彼乃用速記所寫者，(且頁碼亦未標明)編爲倒數第二冊，賴文博士似盡其能力之快，急於記憶消失之前，記下其夢中之印象，彼準備自贖一過，彼實未料將有與人談及之可能，僅以此種材料供個人之需用而已。該稿乃一不精確之簡單速記混合物。人名地名等專門名詞則用通常文字，標點僅用空格，並常以一字而代表一整句，或至一整節。其三分之一之速記材料，已經用通常文字重抄，或已用打字機打出，全稿中假如無此部份作嚮導，將恐此全部材料，無法整理矣。因此，吾不能不爲之編成一連續之敘述，使此冊歷史之首尾完全。稿中原有數編極爲清晰，惟消有混亂與隱晦點，吾已盡可能之力以之抄錄一遍，在未能銜接之部份，則由自己加寫補充。吾以爲吾已將一九八〇年至二〇五九年中之世界所進行之鬭爭與變化事態，完成此一完全之歷史。在二〇五九年中獨裁時，即讓位於世界範圍之「現代國家，」彼於此一冊歷史出版時，必當極爲熱鬧。讀者將於某一部份見其極大缺陷，或極大之省略，但並無使世界團結歷史之主要道路，發生疑問之處。

現由吾再略說此古怪「將來之大綱」之真價值。

略有一種小意見，即反對將以下之歷史，僅認爲一光輝之政論家想像之夢，吾將此意供於讀者之前，惟吾並不強讀者接受之。其一，此冊歷史中已略有一部證實。草稿之最後一部份，上列日期乃一九三〇年九月二十日，其中頗多部份，寫作較爲早。然已明白指出後一年火柴大王克魯格 (War Krug) 之死；林白 (Lindbergh) 之嬰兒被綁之悲劇，發生於一九三二年春；同年莫利遜 (Mollison) 飛行世界之實現成功；德國希脫拉 (Hitler) 政府之成立；同年十二月美國戰債之討論；新中國政府之成立；羅斯福 (Roosevelt) 當選爲美國總統；倫敦之世界經濟會議。此種種預測竟如是詳盡，直使吾難以解釋矣。吾以爲此非屬於可帶預告性質之事；彼亦非可由任何過去之形勢中得以演繹出來，賴文博士於一九三〇年如何可知此事態乎？

第二：有一使吾較讀者更爲不安者，即賴文全無理欲對此神秘，無論天與地中，彼無理對此材料之如何至彼處，與彼如何將其寫下之情作詭語。

假如無此考慮，吾自念準備一如他人之意見，認定此一歷史之著作，乃賴文博士有意選出以爲發揮彼之想像者。此實法國秘書處一職員之虛構故事，彼有異常之機會以對於事物之趨勢下論斷。或可由吾等認彼乃希伯來式之有條件之預言，爲一種虛偽之受靈感由情緒中而產生者。本書之文體，完全乃賴文博士之體裁。在取一百七十餘年後所用之字彙與今無甚異別，此與吾等之期待，以爲將來文字中應略有

改變者。不合表現之態度，乃與賴文在公共場所中完全自覺之發言絕不一致；最低，思想之習慣並非彼者。無論論該說話之習慣如何。或爲彼之夢景凌駕於彼清醒時之信念，或者此乃吾等被壓制思想上進中之一顯例。豈歷史真能適合本書所說者乎？

吾承認，初時吾尙以爲此一情事，乃一推算之練習。吾頗欲對於賴文博士之正文大加註釋，吾亦願參加於此遊戲間，因而吾會耗數月光陰於此工作中。其後吾之註釋，竟超於彼之正文，但當吾處理此註釋之修正時，吾又認爲大多屬於庸人自擾之穿插，對於聰明而多見聞之讀者殊少貢獻。讀者如對於本書發生興趣時。多半自能構成意見；如若不滿本書，彼當更廣視其中之註釋；因此，吾之註釋，或將如圖書館中所見書籍上之鉛筆字痕，令人厭棄，若此歷史不過乃一推算之歷史，則註釋亦未適當，若本書中有多於推算之文字，則註釋實乃一極嚴重之無理。結果，此全部註釋，遂被刪矣。

但，吾亦需將此章節排成次序，故其中相當不可省略之穿插，仍得保留。吾已詳作數次之編排，因此章節在賴文博士寫下時，並非依照其適當之篇年次序。吾已化其不平之處爲平坦，但吾仍冀其將所遺留下之筆記依原式發表。

吾等在此開場中展開歷史之一新著，雖其並非賴文博士交與吾之書夾紙張中第一頁，其極流暢述出最近數年世界事變之進行。由吾觀之，其述說乃十分清新而動人者。其根據一新觀點，以分析世界大戰之主因，由敘述「失敗時代」之故事，（吾等所處乃在彼開始之數年）已自然有連續之流露，除此「導

言」以外，真正敘述所包含之時期，約從一九二九年至二一〇五年末，其最後登記之事變，乃二一〇六年之元旦。其中附帶說明彼時正翻平紐約高樓燬餘鋼骨之一日。本書之印行，當在二一〇六年之新年伊始——或謂將在新年之初似較妥貼。



著者 H. G. Wells

# 偉大小說家的偉大作品

林語堂著

一個達觀者的女兒 二圓四角

庭園的悲劇 一圓四角

秋之歌 一圓五角

巴金著

家 二圓八角

春 三圓

秋 三圓五角



第一卷 今天與明天

## 一 紀念之標記

此一行星中之人類歷史，在十九與二十世紀間，因發動一次變遷，而使歷史之範圍得以擴大及統一。過去，彼不過為相互關係日漸密切之集團歷史結合。目前即明顯自覺化為整個矣，多數種族，社會與政治之命運，全合於一，前所未能料及之事，其遠廓今已展開於人類之想像中矣。此一遠廓又使人類之思想因之發生無限變動。

思想變化之第一階段必為破壞。其有生活義務之概念，過去曾指示或滿足富於能力及富於智慧之人，此概念，當乃偏狹與武斷者。惟經十年，人類即對之失去信仰，而其自身亦失去指導力。思想之本身沒落，價值亦隨之而削滅矣。舊信仰失勢後，人類之心理即感不安，於是僅以竊名，欺世，自鄙，輕浮為苟生。前者，人各所屬有之民族或地方，均具以一特徵之文化，彼等信之為向乃正確而無能加以非難者，現皆已化為解體及破殘之暮矣。在此單一世界中生活之吾等，此必需之行為，隱約出現於舊概念之後，初時尚未免有暗淡不清，因係以傳統假面具之漸解及彎折也。

茲以紀年學院尙未完成其改訂工作，又未決定社會進化之要日，吾等若論對於人類之經驗，心靈，意志之進展，最佳以沿用目前通行之愚拙而不適宜之世紀為單位，計算基督紀元之前後時期，吾等乃依基督教世界繼承之此一狹隘制度，隨意劃一百年為一方，此法在地中海及大西洋之書籍中，採用已經二

千年。彼令無數人羣（除最謹慎者）之歷史見解陷於不確；青年學子應當注意於此謬誤之分割。彼得·萊特福（Peter Lightfoot）曾說：吾等所言者乃十八世紀，吾等所想者爲由一六四二年「威斯特伐里亞（Westphalia）條約」至一八一五年拿破崙潰敗時期之風俗習尚與態度。吾等所言之十九世紀，在中心所引起之圖畫及想像，爲煤氣燈及蒸氣運輸時代之事物，由拿破崙後期至恢復秩序之窮苦各年，直至一九〇四年前，飛機乃一稀有物，（第一架飛機升空於一九〇五年）其以蒸汽爲發動之火車輪船。至一九四〇年間，尙未能全以電氣代替吾輩中須以每一時代青年，先明瞭此毫無意義之世紀型式，再可爲之糾正，此非一費力及煩惱之事乎！故此紀年之記號，倘能爲之修正，當必受每一教師所歡迎，屆時，訂正後之紀年，使人可將吾等人類之歷史，編成一重要之集團。

此問題紀年學院正明提示諸人羣由各觀點加以討論。彼等提議將吾等已知者及可以年計算之歷史分爲若干長短不等之時期。此種時期之劃分，當引起熱烈與興趣之討論，因吾等對於事變之價值，大都各有私人之估計，即好古之文化社會，亦有極多爭論。吾等之年紀，可於過去四千年中某一年發生某最重要事件，爲可確定者，尙有由於進行沖積層研究之賽路威項福（Selwyn Gornford）委員會總密而耐心之工作貢獻，吾等亦可用爲確定另一百世紀內重要事變發生之十年期。吾等以過去三千年而言，現應無疑採爲分割點。其一乃亞力山大征服希臘之時期，西方偉大之希臘——拉丁之貨幣帝國主義之階段遂由此而



始，此爲由亞力山大大帝赫爾斯彭 (Heliopolis) 開始，其終點或在耶麥克 (Yarmuk) 戰爭 (六三六年)，或在耶路撒冷城陷於阿曼 (Oman) 教王時 (六三八年)。以後即爲回族及蒙古人威迫西方之時期，遂開始基督教之封建主義與伊斯蘭 (Islam) 之封建主義互對時代；亦即亞細亞稱霸時代。至一五七一年萊配陀 (Lepanto) 之戰始結束。其後，第三時期乃舊教與新教改革期，主權國互以有組織之常備軍爲競爭之時代亦由此始，即所謂歐洲稱霸時代，或稱國家主權時代。最後，一九一四年悲慘世界大戰之浩劫光臨，此時大西洋文明之新經濟方法向外伸展，爲歐洲內部國家主義之緊張所替代。由戰爭所獲之結果，乃對於人心啓示一不完全歐化之世界，此世界不覺已經混成一式，化爲一系統，惟彼仍受「威斯特伐里亞條約」及帝國互爭之思想所束縛。此種心理之驚覺，乃「現代國家」時期之嚆矢。此種最近時期之起點，即乃吾等目前準備研究之失敗時代。彼乃「現代國家」時期之第一期。第二期則非一新時代，乃以麥其非 (Mogave) 之宣言開始。前四十五年，此宣言已成爲人類之普通常識。至此失敗時期，則行結束。其繼續期間有一百五十年。

該歷史首次之出版期，乃在耶曆 (C.E.) 二一〇六年。至銷售多版以後，其出版期，將改成現代紀元 (M.E.) 一九二年，一八九年或一八七年，倘依吾等紀年家之決定，乃將爆發世界大戰之一九一四年，或俄國開始社會革命之一九一七年，或凡爾賽和約簽字之一九一九年作爲敗落時期，及爲世界統一而衝突之時期所決之始。第二日期，若依今觀之，宛似更爲實際。

具有組織世界制度之概念，於一九一四年，衆人仍認非人類可能實現者；惟至一九一九年，此概念之力量已極強大，得整據於多數人腦中。人均想有一「現代國家」之概念來，此概念現在萌芽。俄國之蘇維埃制度，經已自稱爲一種世界制度，大戰後世界因受戰禍，故確定大戰爲一純粹之災難與損失，但吾等在前已經領畧數年可憎與浩劫者，認爲大戰中物質與生命之破壞，雖乃空前，但亦並非不可抵之災難。吾等認大戰能使人撇棄一切破舊之見解，惟亦僅一愚拙與強制之脫離，將此種見解化爲荒謬而淪爲悲境，故在人類命運辯證之進展中，戰爭乃不能避免之事實。

## 二 「現代國家」觀念之出現

大戰前後之世界，具有重要之不同。在此使人窳乏而亦使人清醒之風暴前，不論當時之貧乏如何，人類總能在世界上築就秩序與快樂。具此見識而僅極少數之卓識者明白而已；惟於劫後，此思想即遍傳於廣大之人群間，成爲衆人之期望。其後，又成爲促進有組織之群衆行動工作之信念。

戰前，能預知並以此觀念爲宣傳之人，吾輩於今日觀之，似爲一無知胆小懦弱者。除雪萊 (Shelley) 以外，在大戰前能述出世界制度有改變可能之人，大都具有不現實之氣味。在彼等大多數之間，受維多利亞時代「放浪」之恐怖所支配一切，作家等均用得意之神氣，以笑彼自己之提議。此類先知間，竟無一人自信彼自己之預言者。白朗 (Max Well Brown) 近發現一小冊，名爲偉大之分析 (The Great A

Malins) 出版於一九二二年，其中具有「現代國家」基本之結構預言。在當時，實乃一可驚而有先見之著作。惟該書述說過於顧慮，甚至作者不敢署名。以一如此可以致世界於革命化之計劃著作，作者竟不敢署名，據其言，實因恐受人之非笑而致難堪云。

至今此概念，已化爲吾輩現代生活之基礎，經已逐漸將彼反對辯之愛國主義趕出，當一世紀半以前，則成爲有志者欲實現之理想及奮鬥之目標，此乃依照若何之心理及行程實現者乎？白朗一興趣之書名《大戰前現代國家之預言者》(Modern State Prophets Before the Great War) 曾作一詳盡之研究。彼追溯此一概念，說及此一概念之發芽時期，揭露其最初表現，純爲非和平者，而乃一征服世界之夢。彼謂其與平時之習慣及實際之常識作長期鬥爭。在彼著作之多種附冊中之第一冊，曾用引語數千種，遠溯至基督紀元初期。所有一神論之宗教，在精神上全乃「世界國家」之宗教。彼研究包貝爾塔(Babel Tower)之神話，認其爲世界最古之大同論者，或爲曙光前之先知，擬解釋人類區分之謎。(今吾輩實有理認此神話乃倪披爾(Nippur)之愛眉兒克特卡(Einzel Götter) 卽古蘇馬埃(Sumeria)人之寓言家所作者。)

白朗揭示因古代無數帝國之生長，及其時執政者將一切神位集合，以共同供奉之故，遂成爲混合之宗教發展，其結果必然轉入一神主義上。至少由於釋迦牟尼起，大同的理想在人類間，成爲人之活信仰。此信仰似爲一種感情，素而存於世上之某一地。惟此種信仰之最初，僅一簡單之情感，並一對於生人

之動搖同情。由此情感進而成一實行之事業，尙爲最近之事，其必要條件，直至今尙未完全。

白朗對人類史作更重之貢獻，前曾約略研究人類之發明。彼提示最少在前一萬年，自可羅馬琴迪斯 (Cro-Magnans) 人將彼等之皮衣布幕印花後，印刷藝術，顯滅不常，在十五世紀前，從未至印刷書冊及普及文化之路程。此件事亦素未在人類行爲中獲到重要地位。彼採集關於人類屢求飛行而未成功之事爲證，例如在柏特拉奧 (Bedrasten) 最近尋獲之第四時代之滑翔機，去歲在彌拉柏拉灣 (Mirabella Bay) 發現被撞壞之余州 (Yu-chow) 機以及有趣之毀損裝飾物與人之遺骸，(此種最後之物，乃在二一〇四年地震後，由測量飛機克勞福特 (Crawford) 之深海照像中初次受人注意，後又被拿破爾士 (Naples) 生物試驗場之潛水艇綏門 (Salenin) 號中之潛水人尋獲。現經高羅馬立丁 (Ghilo Marinetti) 教授明證之，實爲台得拉司 (Daedalus) 與衣開洛司 (Icarus) 神話中之滑翔機遺骸。) 白朗又追溯自愛爾遜 (Alesand) 之碑文與古代中國近巴夏哈 (Bania Copu) 處石穴之刻文起，直至西歐人於十五世紀最後豎立大西洋之通過交通爲止，美洲即時由東方，時由西方不斷予人以如此之發現，數有十六次，多依據現今之記載，但無效果之單獨發現，或尙不止此，不過未將遺跡留下而已。

此種古人用其有進取之精神而能力不足之成例，助吾輩瞭解失敗時代之長期鬥爭。今吾等試思，大地上此種明醒之人事安排，未知吾輩祖先，在將其完成時，其困難如何也！

吾等將於此成爲流產而無結果之一切發明，實乃極易解釋者。茲不妨先以渡航大西洋之例而言。或

古代已有至美洲之航海家，其到達後不再回來；或彼等遭遇險阻；或於第二次之企圖中喪去生命。彼等之故事，傳說而成爲神話，世人因對實質亦不再相信矣。人類亦無良好帆船及航海科學與水手羅盤時，欲至美洲，實一犧牲之冒險舉動。

再以印刷而言。東方人發明有系統而製造之廉價標準紙後，書籍之印刷及知識之普及，始成爲實際之可能。其後，人類翼達飛行之遲緩，爲無可奈何之事，因人類在進步得以超越自然之飛翔前，其冶金學必須能達到製造內燃機。未屆此目的時，人類當無法建造強大輕便之物，以求升空之自由，以與空氣迴旋博鬥。

其對於大眾幸福，作集體之服務，而組織單一之人類社會，此概念依然須候至交通器械有急速進步，能戰勝地理隔離之時期到來。此一急速之進步，至十九世紀時始能成功。蒸氣，煤油，電力，鐵路，輪船，飛機，有線電，無線電，接踵而興起於極短時間中，將人類溶成於素未能見之一體，不期然於未滿一世紀之時期間，此絕對不能實行之組織，居然變爲可能，若果須文明繼續進行，當更變成非行不可之組織也！

大戰能在歷史中得有最優特之地位，卽爲其能指出某一組織之必要故。此爲素未被人認爲必要者。凡百事必先能完成，後始得承認。大戰前，主以世界組成一國之預言者，從未感到此中需要。故彼等對於統一人類，表示一有禮貌而羞縮之姿態，認爲大有益，惟實非必須者。大戰前其最明瞭世界合作之



要求，乃出自第二國際。至大戰以後，日內瓦國際聯盟將國際聯邦之超國家，弄成恍惚搖盪之暗影，因之故，甚至多數最先進作家，亦認所需要之最後組織，即將現行之制度加以修補，以阻遏或和緩戰爭，並阻止無產階級之發生暴動。

此世界史之讀者，已知悉由俄國列寧死後，無人監督及無法抗拒任何有力而專一者與才能有限之喬治亞 (Georgia) 人史丹林 (Stalin) 之獨裁。在有智慧及創造才能之列寧死後，史太林則急忙制服此一聰明而麻煩且不能缺少之托洛茨基 (Trotsky)——彼尙非缺乏權變與必要之尊嚴，當能任列寧之繼承人。由此遂使吾等失去「現代國家」能於俄國最先呈現之希望矣。有創造力者之忠實信徒乃可怕者。列寧將教條略爲弛緩，並畧爲弄反，史太林將其所想像之主義改爲新而更僵硬之教條。其後即爲政治之教條主義者在一急需技能之鬥爭中，支配並防害所有技術家，宛如於數世紀間，基督教世界之神學爭論，使歐洲陷於貧弱荒廢，使其統一影響之利益如縮至零度，故在俄國，政治理論家之迂闊，妨礙組織上之效率，青年人受訓至虛騙，並仇視外人。其實際上之影響與法德意或蘇格蘭之整個愛國主義並無分別。

俄國因心理之發展，隸於政治，其所處之政治與社會之階段，通常之貧弱與缺乏批評之活力，一如羅斯托夫柴夫 (Rostovtzeff) 在羅馬帝國社會經濟史 (History of the Roman Empire) 所指之戴奧克利奧皇帝 (Diocletian) 時代，——有優良意思，惟乏精神以實行專制。俄國革命，抱有領導人類之野心，但於開始時即行失敗。其世界大同主義，實較法國大革命時之世界大同主義未能支持更久。

「世界國家」概念之成爲一種目標，終於在西歐培植至完全之程度。最初其乃滋長於暗中。一九三三年任何觀察者見意大利之法西斯政治與德國國社黨之進展，類似之其他國之國家社會主義運動，隨處關稅壁壘增高及其他對貿易之限制等事實，能得錯誤之結論，認大同之觀念，隨處均於種族信仰與國家主義之前退落，然而在此期間中，「現代國家」之萌芽正在生長，其崇信者正隨處學習並集中力量！

「世界國家」之預言者，須有一九二八年與一九二九年之金融風潮，以及全世界經濟生活之不絕傾向崩潰之路（金融風潮僅爲其序幕，）如是，彼等之信念始有勇氣。斯時彼等始發言，彼等以往僅爲催促，部份，與無結果之批評公共事務，並引之爲滿足，至今始知堅持改造世界。此一目的與意志如何得更爲確定，極可說明社會生活性質之改變，並非以一二特出人物，突於覺醒中成爲領袖，爲人所欽慕而名揚，則可以得行。領袖並無特殊用處，此「世界國家」之概念，乃人類思想中傳布極廣之一種運動。

白朗於第二附冊中，集取對於歐美模範演說家與著作家五十名之精確研究，彼列成一近二千人之表格，二千人所產生之結果乃平行者，此項結果，均列於百科全書圖書館中以供參考。在每一例中，其慎重狹隘與有所保留之意見，均化爲更高聲及更爲明瞭而講述世界形勢之談論。自一九一七年後，此種模範者終曰：「應爲何事？」而且均具溫和之聲調。所述約有十年之久。其後，彼等又突起曰：「必當爲某事？」並漸述漸明矣。此乃影響世上一切較聰明者之一普遍公論運動。思想之互換，是否發生，現已不明。惟其發展爲極速，幾不能辨別有先後之分。

所有聰明者之結論，可簡述如下：彼等知人類社會已經變成一不能分離之經濟系統，其中有無數之更新而隱藏之幸福可能性。一九三一年，此概念竟出現於素以思想頑固見稱之法國。一不知名與天壽之法國內閣總理拉法爾 (Laval) 於告別美洲 (彼於該年因何種使命而渡大西洋直至今日尙無人知悉) 之演說，即其一例也。而吾等見著名之大聲演說家如美國胡佛 (Hoover) 總統及英國首相麥唐納，均響應於此。

此種思想，既有政客等對之作口頭恭維，已足稱時新矣。惟努力實現其至邏輯之結果者，尙爲少數之聰明人，此種邏輯之結果必爲：考慮現代大部政府之主權，或建立有權力之中央統制機關以補充或代替之，使軍火及主要經濟物品之生產，脫離尋求利潤者之掌握，並維護勞工，使彼等能得有適當之工資，如此美國即將破產。

然在一九三二年至三三年中瞭解此理之少數人論述至爲明白。彼等提出此無限制之改變，不再認爲有利之事，而認爲挽救文明與避免浩劫，所迫切需要之事，而尙不僅挽回而已，彼等在其時已可見免除災難以後，並非一淒涼而恐怖之安全。此乃極不可信者，與今之秩序混亂乃貧寒互立之前途，即人前所不知之「此種豐足繁榮與機會之富有」一九三二年之明白者，彼等信世界之秩序，普遍之富足與人類創造力之不絕增加等事，在將來盡屬可能者；同時信生存於今日之吾輩，在實際上實現某一可能時，能得充滿生氣與活力。

文明者並不因明瞭之遠見而得快樂。彼等不僅爲同時代者之貧窮恐懼所苦悶，其確信自由世界，本爲人力所能達到，惟因受阻於魔力，故而未能實現，此乃彼等所感到之痛苦。彼等見數萬萬生命發生瘵孳而致殘廢，生活之可憐，犧牲之不正當，然而彼等未見人類的生活受此摧殘與饑餓之必要，彼等見數百萬青年之生活傾向於使用暴力，斷體折肢，過早就及可厭之死亡，彼等擬在此種狀態之外建其安全，快樂，自由之世界。

白朗在稱爲「一九三二年之 Tantalus」(註)一章，引出此四十例子。但神話之 Tantalus 乃被不可反抗之上帝命令放於表面可以達到而實際不能達到之地位。但人類則並未受此種可憐命運之支配。包括全世界之「現代國家」在大戰十年以內，在吾輩人類生活之想像中大放光明，其一面乃荒唐而近，但其另一面即似離奇而遠。度過一世紀熱烈之昏亂與無秩序，此「現代國家」始能從潛藏之可能中漸而起。

茲吾等必須由此種戰鬥與犧牲受苦之一代人，「半光明之一代人」之故事開始述說：

在歷史上此乃人類第一次真正企圖統制其命運。前乃風俗，傳統，外部之需要，乃偶然之事情等造成不可抗之結構，彼祇能在其中思索彼之解釋與安慰，彼關於自己之天性，不願有何明瞭之智識，對於彼之命運只能作傳奇以歌詠。彼信奉統治於其上之上帝，欲借此以逃避彼辛苦與患難之責任。彼固守其反對理智之成規，並迫害圖毀每一懷疑之思想家與邪說之試驗家，因此種人妨礙彼之恬靜與卑屈。彼甯

安於貧賤，不願由新努力獲得痛苦。現由於多數顯明意外事件之複象，特別由於百種不同者與不協調之文化，在世界範圍中互不信任與互行破壞，使其不得不見有現實。在變化氣勢更為廣大時，即卑屈，亦致其感至不安矣。努力在彼之前，激勵於彼之後，彼不自主而受迫問其過去為何如，不願彼之深刻保守而開始認識其「應當如何」之使命。

現代「世界國家」之觀念，當吾輩在回顧彼不同之人物表現此種意見時，當吾輩估計彼等最初為實現其所從事之努力時，吾輩在公道判斷於彼等之前，必須明白愚昧，成見，與情性之深度，不僅在其生存之社會中，且在彼等內心，亦需要與此種事物爭鬥。吾等須描寫者，非光明與黑暗的衝突，而乃在盲人中方矚目者之鬥爭。吾等須知，雖彼等為遠見至今日之文明世界而受迫害，彼仍非屬於吾輩之時代，而乃屬於彼等自己。彼等心中所想像者，與目前實際發生者大大不同。白朗之書中，有數章專門研究早年之「現代國家」預言者，同時亦為事業家之人，彼之結論，指出二十世紀之三十與四十年代，對於「世界國家」之可能，明瞭總概念之男女增加極快。其舉述彼等之文字與口語，常有驚人先見。其又尋出彼等發言後之生活情形，信仰與行動中之矛盾，充足顯示個人生活之條件性。

彼所寫：「此輩男女在安全而又莊嚴之研究室中，能認清楚。在退休之時間中，柔弱精細之思想能逃出直接之生活，各方均感悟至因果關係，能認清社會事變在時間與空間經緯中之永久價值；惟擾亂之喧嘩由外侵入研讀室，將其門戶撞開。其後，同時代之生存，歡樂，騷動，戰爭及市場種種黑曜全透進

來，當日應作何種急迫之問題，將關於吾等共同命運之美麗思想驅散矣。

白朗對於此段說明，舉出一生動之例：即一九三七年美國進步黨領袖彼得勞特 (Peter Raft) 之宣言草稿真蹟，此無疑在當時乃一令人感動之文件。勞特以勇敢之殉難，作其忠於彼心中優良思想之最後證明，惟在此草稿旁，有一行乘與加之小數字，喚起人群之注意。白朗找尋證據之本能極佳，彼更有其一組勤勞之助手為援助，於是，彼可精確指出此種數字為何物。原當勞特在預見許可其代吾輩計劃一新世界時，彼之思想並非全集中於此一目的上，彼之思想正處於游離不定，有時，彼忽視宣言而專心計算此種數目，彼乃正注力於工業證券之授機，在彼之思想中所活動者，正大部在考慮其賣出時候是否到來。

二十世紀之智識分子，如社會心理學家所謂「分心」之例，較此更為動人者，吾等尙未訪見。當十九世紀之中葉，西歐與美洲有名為「散光幻鏡」之原始的娛樂，將透光鏡列為雙圓筒式，使塗有粗色之畫片，放映於幕布上，此亦稱為「幻燈」。其畫一幀先由怪機器右方之透光鏡射出，後來將光移至左方，如此，器械之一半所投畫幅因而散失，而另一半則變為明亮。真實之變為幻景而消失，幻景之微弱暗示，最後變成唯一可見之真實顯然乃吾等祖先所認為「幻」之效果。在某階級中，吾等不易決定，何部為前進者。何部為後退者，或者決定全體中之某一部屬於真實。人民對於已往之習慣及制度失去信仰，「現代國家」之思想，即在人類智慧中誕生，正如無甚機巧之維多利亞時代之玩意焉。

註：希臘神話 Zeus 之子，被擱立於高度至額之水中，但其低頭欲飲，水則全退。

### 三 舊制度不平衡之積累

吾等將失敗之時期比擬爲舊式之「散光幻鏡」，未爲過甚。「現代國家」實已逐漸自覺並自覺努力實現自己。但此瓜分世界之數目在六十以上之主權國，全不預備使自己殞滅而擁護此「現代國家。」「現代國家」並非是一永遠增強之事物，此等主權國家，亦非由此低衰而永不擡頭者。在二十世紀開始之十年中，確具此和平，有秩序，新陳代謝之暗示，有多數事物可以被解釋爲在多數政府與文化之形式分岐中，人類能漸次建立起一世界之社會。但此暗示較立刻準備而抵抗及將其造成反過一面之計策，乃表面及不甚重要者。

吾等且考慮彼時有何主要現象，使多人心中在期待一世界大同之社會。彼時，已完成極大部份之金融統一。倫敦城區之放款遍於全球，金鎊實際爲全世界之貨幣，其在各地之貨幣交換變動率頗小。各地之經濟生活均變成一致矣。多數地域之貿易進行極少障礙，而英人尚冀彼之自由貿易之世界主義，能爲全世界所接受。羅馬之國際農業院，正發表農業生產之每年統計，向商品運輸之世界作進一步統制。人口之大遷移與重新整理正在進行中，任何政府均不加干涉或阻礙。譬如成羣之俄國與波蘭人，在收穫時漂流至德國東部爲短工，及收穫後重又回家；數十萬之葡萄牙人至美國去過數年工人生活，賺錢後，重又回至彼等之故鄉，一普通之旅行者，可自由至世界之比較安定區域，人從不查詢彼之護照，除彼至郵

局領取掛號信或遇其他事情須要證明其身份時。

有細小而重要之聯合服務經已成立，而且全世界已有穩固之法律地位。郵政聯合，即其一例。一九一四年前，一寫成之郵件，交於收件人手中，不論其在世上任何一角，亦如今日之可靠，雖其未能迅速一如今日也。（歷史文件部最近重印一小書名國際政府，爲吳爾夫（J. S. Woolf）在大戰期中代老費本協會所準備者，對於此種辦法總結一次。其羅列有二十三重要之世界協會。關於貿易，工業，財政，交通，衛生，科學，藝術，文學，毒物，妓院，罪犯，移民，及一種小政治事件。）此種世界範圍之合作，（尤其對於英語之民族，）有如預示由十九世紀各式政治結構之聯合，可以安然過渡至人類安固之聯邦，「世界國家」之觀念。彼時已有多人知悉，如鄧尼遜（Tennyson）爵士，早於其一八四二年出版之 Locksley Hall 一書中有此思想。惟彼時則無任何努力以實現此觀念，且亦無感覺到此種努力之必要。衆均期望由事物內在力之發展，能自動實現之。

茲吾輩乃生活於有紀律之制度中，亦爲在辛苦與戰鬥中鍛鍊過來之得勝者。吾等知之，由一切外表觀之，有希望之事其空虛乃如何，吾等關於科學之試驗從演繹之智慧主義中如何解放出來，已有相當之序述矣。在彼處吾等描寫偉大之機械發明行程，乃增加每一有作用之物質之能力，全不顧其對於人類發生任何影響。此種發明乃大公無私者，在人類間可促使世界範圍之理解，而亦可促成世界範圍之屠殺。發明家與研究家所創出之新機會，已受人類所濫用，然而此非發明家與研究家的錯誤，因其乃屬於



彼等所管領之範圍以外者。彼等尙未有彼等自己之共同文化。各人均在各人自己之領域中工作，彼等對於其所發明之事物，爲人類探作斷片不規則之使用，而未能負其使用之責，生物學者尤爲社會學之發明，較物理學與簡單科學之實際進步，本落後極遠，生物學與社會學其發明之應用，亦較困難。彼等所影響之事物，均在社會之習慣中已植成根深蒂固，一切新奇之事物均未能自由加入。吾輩在用沙石鋪砌之道路上，極易以汽機或鐵路代替馬車與馬，但因如何改變，亦不能將路與車馬加以處分。當以鐵路代替馬車之時，人類仍依然駕馬車以競爭。然而人類則不能將新的社會制度，新的社會政治與工業之關係，豎立起來，使之與舊者同時並存。此實乃一更麻煩與緩慢之事情，因不僅一驅逐問題，而爲改造之問題。舊者欲變爲新者，惟社會之進行，不能停止片刻。由於時間上之異別，生物學上之舊事物被機械上之新事物所驅逐，乃不可避免者。此種事情，於二十世紀中正達至最高度。

吾等可以用一病理學之比喻。以前人類未有研究活之機體之相稱發展時，假如人類身上有某種不規則之生長，彼等當感至十分痛苦且無辦法。彼時期中之醫生，依其時之環境尙不能治療此種病症中，一種乃由於血液中所謂 *Nurmi* 之比率使骨節不論局部與全部均生產過剩。患者之外形逐漸改變，直至失去其過去自己之原形，竟成爲彼等自己之諷刺畫。彼之舉止粗野而笨重；彼之頭蓋骨起古怪之擴張，肢體之比例改變，彼肌肉亦失去常態；總之彼已變成一怪模樣，且成殘廢，最後自然踏進死亡中。大戰前百年間，人類社會會有類此絕對相似之事情發生。在機械發明與實驗物理學之刺激下，社會之骨骼，肌

肉與胃腸均發生腫脹，彼神經之統制，不能與之互符合而擴大，至變成畸形之怪狀態。

大戰前之時期中，有多數觀察者已約略認出，此世界乃處於不相稱之發展。人皆喜謂「精神者」進步比不上「物質者」之進步。斯時原始與簡單之精神與物質之對立，尚爲人所承認。通常抱此論者，總帶一種比較全世界爲高明之意氣。有時，抱此論似有多量之模糊暗示：例如如何使他人抑制自己者，不願現代發明使用過速者，或多至禮拜堂中者，或提早與採用簡單儀式之結婚者，或多讀彼偏於「精神者」一類書籍者，或男女不互混洗浴者，或以辛苦之工作收入少數工資者，或裝作絕大紳士之態度而服從法律者，誠如此，一切均良佳矣。人均僅知此事，絕少有人認識社會機體之不調和，正在擴大與增加，直至大戰以後，人類始有正確之認識。

青年讀者或曰：「中央觀察局在何地乎？彼應登記此不規則之事情爲佳；教授與學生之團體在何處乎？彼等應擬出調整之計劃爲佳。」

彼時候並無中央觀察局，所謂中央觀察局者，乃過一百年後始成立者。精密之討論，計算，批評，與預測之複雜組織，在彼時之人尙爲未夢見者。彼時思想者，充滿於嚴肅之活動城市中，僅當二〇一〇年與二〇三〇年間，在空中之獨裁下，歷史博物館與圖書館有如網之組織以後始存在。甚至思想之母親，世界百科全書機關，直至二〇一二年始建立。在二十世紀之初期，人類對於經濟之力量，及其在社會所起之影響，尙無適當估計；彼時僅有數十教授以及對此基本研究感興之人散處於全地球。就各種意義

而言，彼皆分散者，彼之交通亦無系統。彼等既無研究之權力，無適當之統計，威望亦極小，祇得少數人注意其所想者或是所講者。

彼等或祇值如此之漠視，而不能得較佳之待遇。彼等之間，愚蠢而作互相爭鬪與互相輕視，且又互相渺視並故意之誤解。當吾等讀彼時出版之社會與經濟論著時，吾等即能認出世界智慧之生活，在某方面乃異常落伍。此種出版物之作家寫得繁冗而又瑣細，並且空虛而不可信至於彼試驗科學領域內之工作者則日日在努力於增加新智識與改造舊智識，期達到新鮮與實際之勝利。此兩種人竟生於同一時間，今由吾等見之，乃難於置信者。從一八二二年初用公共之煤氣燈時為始，直至大戰爆發，此世界已先後為煤氣，蒸汽，石油，電氣所改造。電氣科學更有長足之進展，地球上為人所不認識之地帶，亦漸由探險家所尋出，並添繪在地圖上。以前從未想至原子與化合物與數千種物質，均被人所利用，瘟疫亦受人所遏止與克服，死亡率僅合以前之一半；生命延長之平均期增加有一二十年。人類在物質上雖有此成績，然而社會與政治科學，實際上仍屬無用與沒進步。在彼一整世紀中，無一事能表示人類應用社會，經濟，或教育之原則，具有若何成績。

至大戰以後，始將社會制度作為科學之檢討工作。「社會生物學」之講座，直至一九三〇年始於倫敦社會科學院中開始設立，且在該校設立社會心理學講座之主張倘僅稍有暗示，其後即幾乎連消息之記載亦全無矣。一九六八年，倫敦由於北部斜坡上之新建築壓力太重，以致引起了土地之崩陷，泰晤士（

Thames) 河之河道亦因之而改變形態。後又爲倫敦第二次大火，鉅大之材料被焚燬，英國博物院之無價材料亦一併受災，至於其他之損失，雖亦嚴重，但比較尚不大。克萊爾市場 (Clerk Market) 有趣機關之一切文件，亦包括於其間，惟彼一社會生物學之講座所遭遇，確乃歐洲之第一次也！

因社會科學出現過遲，十八與十九世紀先進國家之精雅之文明，雖爲社會所限而淪於不安之境地，亦繼續解體矣。同時代者，毫無一人能明白何以將彼裂成碎片。二十世紀初期之歐美人，對於破壞彼等生活之社會政治力之瞭解，與羅馬帝國之人民在其國家滅亡時，其明白程度並不較爲清楚。表面之安全發生，以後卽爲毀滅之發生。彼時人類對於此種現象之原因未加以分析，若干年來，其極勇敢與先進之思想家，亦隨於事變之後。彼等未能把握當時所發生者爲何？僅在悠久之後始明白已經發生之事。彼等從未預先見及，彼時毫無見解，故亦不足道任何理智之統制矣。

#### 四 自由競爭與貨幣混亂致舊社會陷於不安

在基督紀元二十世紀之世界，其經濟之交換尚無共同之通貨，交易因此不但不能因之而精確，並且極易有偽造之弊病。彼時似未能得一有效之方法來。固然，在一八五〇年至一九一四年之繁榮普及之第一期，曾有過一種通貨與信用之臨時之世界系統，以金鎊爲基礎，集中在倫敦城區，但此不過爲偶然之生長，此種制度之得以實行，實由於繼續發現黃金；當生產效力正增加時，有多量黃金出現以阻止價

值之狂跌。其次，則爲各種環境有助於英國，使其能在蒸汽運輸之發展中獲得居於領導之地位，而且尚有利於此世界之自由貿易之發展。

世界大同主義之盛衰，正如月之圓而又缺，惟同時代之人，則不能了解此究竟爲何種真力量在起作用，亦不企圖作把握此種力量，將其組織俾永久維持。倫敦城區佔有世界金融界之領袖地位，不幸於大戰後崩倒，又無新事物起而代之，故此種以金鎊爲基礎之假大同制度，能得一時成功，乃由於現在所有之黃金不絕在增加。如若舉世黃金之來源告竭，則此制度，必然敗落。大戰後世界工業之衰落，其原因即由於美國人與法國人將一部黃金窖藏之。

在此一個階段中，有極多之機會，然而竟無人切實努力以取得地球上之全部領土及富源，將其由零碎，混亂，與浪費之開發狀況而變爲一完整之系統。世界上尚有六十餘「主權國」，每一國家，對於在其國境內之天然富源，有絕對之統制權。在此種政府下，公司或個人，均有權利自由處分彼所取得之一小部，雖彼等處分之情形，各國不一齊開採各地之礦產，使用地球上日光與能力資源，根本之原則，僅爲個人或團體之利潤；當時各政府干涉利潤之爭奪，亦僅爲本國人反對國外競爭者。在近百年之時間中，幸黃金與發明均源源而至，尋求利潤之制度，因爲與金屬貨幣制度具有連鎖之關係，足以使人類之生活極度之擴張與繁榮。此時吾等不易得有多數之人相信，更不易使支配公共事務之製造業者，商人，礦主，農學家與金融家信此制度爲不永久的，世界急於等待吾等將經濟方法作重要之改變。人類須經過大

大之破產，失望，害怕與困難之階段，始可醒悟。

「個人進取，自由競爭。」此乃十九世紀之標語。但一切競爭之天然結果，即競爭者獲得勝利。當巨量生產之現象首次在美國出現時，已證明此自私之力量。競爭勝利之團體，彼等壓倒新之競爭者，凡足以危於彼等統治之新活動，此種團體則全須破壞或限制之。歐洲各國之政府，對於限制競爭之工業同盟與工業集中亦極少抵抗，彼等之規模，極迅速而發展至超越政治之疆界外。美國曾作切實之努力阻止企業趨於獨占方面。致力於此種阻止之著名領袖乃第一次之羅斯福 (Theodore Roosevelt 1858—1923) 總統，其主要之結果，為雪爾曼反托拉斯法 (Sherman Anti-Trust Act-1890) 由此以後之數十年間，此法律乃予律師群常引用作為武器者。

此種結束自由競爭之聯合，頗能統制貿易與阻止其新發展，霍克爾 (Hilary Hecker) 彼所著之初期繁榮時代中事業之遏阻 (*Studies in Business Coagulation During the First Period of General Prosperity*) 一書中，曾引用二千以上之舉例：由鑄，水果與食物至收音機，汽車，住宅之改造，鄉道旁之人造燈光，舒適而經濟之鐵路工廠，在此種種事例中，豐足供給與有效改進之秘密，皆為尋求利潤制度之關係，統漸受收藏，不宣布於市場中。一九〇〇年以後，全世界新式日報之創辦停止，此即言論自由之收縮。報紙與通信社，均處於有強力之集團手中，彼等無破壞任何新刊物，或加以摧殘與彼等意見相左之學校。彼等使公共之意見，變成完全一式之呆版文章。

如此求取利潤之制度，若遇與彼等不能操縱之國家，互作競爭時，彼亦須起極大之取締作用，其取締之法，即為收賣政黨之行動使其主張保護關稅。樂觀之理論皆謂自由競爭制度，乃無止境之進步方式；但於世界之明顯倒潰前，普通消費者之經驗，即與此種理論不相符矣。彼今所住之房屋，所穿之衣服所用之器具，旅行中之運輸工具，及彼所受之教育，依照當時已經熟悉且有結果之發明標準而言，依照霍克爾之計算，在平均二十五年至五十年以前，早應更換之矣。惟其所以尙不更換之原因，並非是因失業之勞動與現今存有豐足材料之缺乏，而乃勒取地租與尋求利潤之制度，阻礙其利用而已。

此種現代化之遲緩，乃因生產效率之增加後，多數之解雇工人亦隨之而增加，工人即因此更陷於貧困，失業者隨處可見。當二十世紀進入三十年代之階段時，此等可憐者，正如病體之排洩物焉。

## 五 生產過剩之難題與戰爭之關係

「戰後」之期間，有一在各處討論中占重要地位之「生產過剩問題」，以實質言，不過為一極簡單之事情，正如自由競爭過程之完結，乃由於勝利競爭者之團結，與企業之停頓。故此在生產中尋求利潤之必然結束，乃由於效率增高而成本漸漸減低，總而言之，僱工對於生產率之不斷地降落。此種呈現在表面之事情，吾等之祖先，無論故意與否，全未顧及，此由吾輩觀之實為奇怪。此種企業僱工其必要之收縮，能引起失業人民之比例增加，亦為同樣之必然事件。土地之擴張，僱工階級及一切階級生活程度

之提高，以及黃金源源而來所得刺激之效果，將一部被擠於經濟生活外之人類日漸增加之現象，掩蔽及調和五十年。然彼時候尚有波動，即所謂「貿易循環」，旋動之機械輪軸雖有因一時阻滯而停止，惟障礙消失後，隨又繼續旋動矣。但在二十世紀之初，人類漸知用公開競爭利潤方法以進行人類事務，實非能以持久之方法，甚而由此方法獲利最多，且最有利於永久維持此方法之人，亦不得不承認此點。實則，若依彼等整個階級而言，彼等完全不知有另一種之分析。

吾等知之，管理世界之最要任務，即為利用逐漸擴張新的大企業方法，以阻止人類被積極之經濟生活擠棄。但如此之思想，當時已受人群所討論。平民的本能較政治經濟學者之智慧為聰明，彼等可贊成浪費與奢侈，僅需金錢由此可得「流通」，工人由此可覓得「工作」。然而，資本主義制度之本身，乃需要無報酬之公共支出以調和之，故此一時期，世上均忍受軍備擴張與戰爭準備。經已省下之能力須在某地發洩，私人經濟之世界，乃不願彼時期之政府用省下之能力以建築大規模之住宅，並進行教育與社會建設事業。社會中之建設僅應供給利潤之集累者所享用。因此，人類不斷增加之生產率，在古代戰爭之傳統中覓得出路，彼容納由生產中退出之大部份的男性，僅約在一年時間，大宗之砲台，軍艦，機關鎗，潛艇，炸藥軍營及其他軍事設備等均分別出現。現仍使吾輩為之驚震，假若非陸海軍有此一照應之長成，則競爭之私人企業中所潛伏之生產過剩難題，在十九世紀末年即能表現成爲極大之群眾失業。社會革新或即在此一時期早已爆發矣。



然而，軍國主義對於大宗利潤之生產，供給以浪費之出路，予危機以緩衝；彼亦予社會之力量以強固，破壞手段之積累，彼之規模幾與人類潛伏財富之增加相並。故此人類受軍事專制所奴役，正乃為利潤而自由競爭不可分離之一面。自由競爭制度乃軍事專制發生之必然條件，且因有此自由競爭。故軍事專制得以產生。自由競爭制度之需要軍事專制，正如一在開始沉滅之船，需要將其壓艙所用之沙袋投給破壞與死亡之海浪中。二十世紀初，軍國主義之階段與生產過剩之難題，乃同樣現實其有關之兩面。此種現實，即乃社會機體之無計劃擴展。

人類能力在好戰之準備中，如病態增集之下，不能覓有其他方向以宣洩。此在二十世紀前進之時代中，如何在世界之表形上化為更明朗，當為吾等所應注意者。人類之種種集團，漸有制服服者參加。其名為歷史大觀(Historical scenes in a Hundred Volumes)之著色畫冊，茲于吾等之學校及陳列所中均有具備者，且自由發散於有兒童之每一家庭。此種畫冊，頗具興趣而顯露吾等先祖之日常生活，軍事之偏見，為如何開始，如何稱雄與如何完結？此種畫冊均為真實之圖畫雕刻或照像。古來軍事行動素為吸引畫家之注意者，每一個時代中其各有關於戰爭之圖畫，由中世紀之小規模戰爭始直到上次世界大戰之百哩戰爭。但吾等研究之興趣，非關於戰爭，而乃關於社會之生活狀態。在戰爭最密之十七世紀，日常之生活受兵士所擾亂甚少。戰爭乃一種特殊職業。一六四九年至一六六〇年之第一次英國共和國乃由英國內戰中所建立者，惟戰爭進行時，吾等在聽得槍響之處，尙能見有人在狩獵遊戲。英國奧斯頓 (Jane Austen

1775—1817)之小說，對於當時之海陸戰爭全無微弱之回聲。在韋馬 (Welman) 之歌德 (Johann Wolf Gang von Goethe, 1749—1832)——彼乃歐洲文壇「大人物」時期中之德國大人物，彼不顧德國軍隊在琴拿 (Jena) 戰爭以前如何需索木材與糧食之供給，當戰事進行之中，彼極好與其「異族者」拿破崙作社交之相斲。

吾等未多見十八世紀之帝王，畫成穿軍服之狀態，當時之裝束，乃一種尊嚴之長袍，非戰士之戎服。獨有此冒險之拿破崙之空前威嚴，始將歐洲之社會生活破壞，無論何地均有軍服，且女性亦染習以穿軍服爲時髦，甚至肥碩之女親王亦戎裝爲上校，腰間纏以金帶，手執明亮之軍刀，領導軍隊前進，但步至軍隊前其步伐尙未穩健！由法國之路易，腓立普 (Louis Philippe) 與英國之維多利亞 (Victoria) 女王即位以來，曾有一短時期回復文雅服裝，此乃對於拿破崙風氣之暫時反動。但十九世紀中葉，兵士重恢復彼等之威望，軍人之制服在社會上漸占勢力。一八七〇年後，畫中之歐洲羣衆，竟無一羣中不混入兵士。

世界大戰不僅屬於歐洲者，且在美國之街市人口中，亦加入不少之軍事元素。彼時招募有不少輔助之女兵團，其後又在世界上穿以誘人之兵士戎裝遊行。在戰爭前之美國除退伍兵士之遊行，在華盛頓地方外，欲於平日間見一戎裝兵士步行街上，有如見罕有之偉人。戎裝者自己亦感到不自然，因彼易於使一覺得已解放之人民疑竇。大戰之來臨，即將此種種完全改變矣。大戰後某國武裝被解除，國社黨與共

合國徵圍之運動即應時而產生，彼等在力爭德國人應有穿適當制服之自由。至於半軍事與半公民之守制服之童子軍，在南非洲戰爭，（一八九九年——一九〇一年）與大戰之間，其運動已開始傳播及全球。吾等在此至少尚須一談國社黨運動——意大利之法西斯與波蘭之類似運動。吾等在此引說黑衫隊與褐衫隊之原因，乃在說明世界大戰中與大戰後，軍人與公民之生活界限已經泯滅。

過去，戰爭乃舉行於邊界上之事情，及「前綫」之事情。其對於後方一切公民之生活，尚不致有如何之危險發生。但投炸彈與散毒氣之飛機出現以後，則將此種情形改變。並且尚有人用宣傳代替武器，在戰爭之危機下，社會之危險更爲增大，亦乃使交戰國之整個面積，全變爲戰爭區域之一元素。始初在實際戰爭之困難中，其後又鑒於戰爭之危險，將任何公民之自由遺跡，通盤廢棄。各國政府，日益感至使人人均受調遣，効忠，宣誓受迅速之紀律手段之制裁，而努力使其實現。

在此一世紀以內，人羣之外表，由不整齊之個人自由集合，一變而爲一團制服之混合。以後每一人之衣服上，均表示其官職與義務及準備。歐洲社會軍事化在波蘭戰爭中達到至高點。當一九四二年時，避毒面具普及一時，有人平時均戴備，有人掛於頭頸上。尚有鞘刀亦盛行，準備敵人由飛機上跌下，如尚活者，則行刺死之。用以保護頭腦及身體，抵抗如雨之毒針之金屬帽與金屬肩章亦出現。有一部之公民，其形態實較兵士更爲嚴整。

斯時之軍事當局所遇有之難題，乃設法欲予人民以保護之一種器械及輕武器，如何使之在反對敵人

時具有効力，在暴動時則化爲無用？因在紛亂之彼數十年中壓制煽動雖極爲厲害，惟職業軍人感到人類爲反抗而暴動，「軍紀雖未喪失」可能之危險日日增加，雖然彼乃違反邏輯與不互連。

舊世界大部城市之街道上，登時出現，爲應付空中侵略而設之特徵之黃色警柱（在法國爲藍色，美國爲紅白相間）警柱之表面爲玻璃所造成，當正式之空襲警報發出後，此柱即被擊破，其中藏有呼器及救生用具，乃預設爲中毒氣者所用。同時，吾等可見每一街上的增加有明顯之指路牌，乃指引逃避者至煤汽室及醫院之去路。此時，街上所有輝煌明亮之標記，實際上已完全被停止，此當然爲連帶而來之事也。

二十世紀前半期之城市，被廣告燈光映紅半天。此乃廣告最盛之時期，紐約之 Great White Way，倫敦之 Piccadilly Circus 巴黎之 Grands Boulevards 尚有其他地方，均具有熱鬧娛目之多色圖畫。吾等試思，尙感覺至美麗動人，由一九二八年以後，大地遍佈燈光，當空襲威嚇之警報來時，燈火熄滅乃必須之事，除上述之指示避難人及救生所在之微弱燈光以外。

戰事之顯著，在一九三〇年後，傳播極爲迅速，黑暗從新籠罩夜之城市，「夜生活」變爲偷摸於黑暗中進行。犯罪之事件亦增加。到一九四五年時，一切民間醫院與醫士，均因歸併於軍隊而不易見有，直至二〇〇〇年以後衛生事業。始在法律上重得爲民營之事業。陸軍與市民之醫院及藥房等，早於一九三三年之法國開始混併矣。在一九四五年時，舊世界之每一醫士，至少在理論上乃屬於軍隊者，彼等穿

以易於識別之制服，服從嚴格之紀律，彼之住宅與彼之醫院，均掛有特殊之黑與黃色方格，所有看護婦亦依此而登記，即使有平民求診治，亦一如軍隊之辦法。及至一九四八年。彼能逃脫社會退化而實行此種規則之城市，如有清涼或打破踝骨之人等，即得立刻列入病人之範圍內，標明號數，穿上黃印之軍服，步行或被擡以就醫。以理論而述，此種醫治之系統乃普遍者，而實際上則制服與醫士均大易訪覓，因彼時，社會正在瓦解，而軍事化之進行，正爲了克服此種瓦解。

波蘭之戰爭前，普通建築，受軍事之影響甚少。衣服之軍事化乃在佈景之軍事化之前，甚至軍隊建築師所造之營房與類似之軍事建築，祇簡單庸俗化之尋常屋型而已。總而言之，則將普通不堅固之房屋變成堅固而已。現尚有存在之圖畫使吾等驚異，此種圖畫上之房屋，乃「維多利亞之軍事歌德式」及「維多利亞之軍事條多式」，皆乃在英國之陸軍部不產生者，其表示爲適合於教練官之家庭所用。軍隊中之人，因被波蘭衝突之經驗所喚醒，覺悟到尋常城市，有大加改造之必要，倘若吾等尙重視此種城市。以前砲台之建築，對城市生活爲極少影響者，雖該地爲一需要有砲台防禦之城市。以前之要塞，乃在城外三哩至五十哩之地點，砲台，戰壕與其他之軍事設備，大都離城市極遠，于今，首爲柏林，其後即在但澤，華沙，巴黎，與杜林，而至幾乎全世界，均明白空中戰爭不僅在城之周圍應築以砲台，並急需在城市中築造。一九三〇年之世界乃過于愚蠢也，人均不知如若欲脫離經濟之困難有一好路，即乃投資於房屋之時代化與改造，一九四二年以後，在戰爭恐怖之狀況中，爲抵禦炸彈，毒氣，不得不將城市中之

建築完全加以改造，不過，斯時，城市均已陷於窮困矣，彼不願爲繁榮而工作，惟終不得不因恐怖而設法進行。

。先應最明顯而須必爲之事，即爲建築以供避難用之三合土地窖。彼之遺跡，及後尙受好奇之旅行者，在巴黎與倫敦等處作憑吊。隨後即停止崇高之建築，共努力設計於巨大的有甲之屋頂及其巨大之支柱。幸而當時之社會，興盛日甚一日，工業進展亦日甚一日，及其最後戰後階段未能支持久遠之關係，使世界上一切城市得免於完全堆積在此一畸形之大覆蓋下。

彼時之影響有如此普遍，至二〇二〇年，建築設計之傾向仍趨於畸形。一九四五年與二十世紀末年間，所興造之大建築，絕少有擡頭睨視世界者。人均稱此一時期爲第二埃及時期，並非偶然也。彼時，有極多之機會，可以利用堅實而具有彈性之新三合土以代替鋼骨建築，使其更加雅緻與輕巧，惟建築仍如此之不行。彼時人均如何懼用此新三合土材料也！吾等現住於此高聳雲霄而又時常改進之家庭中，此等房屋儻然由吾等之曾祖父等所見，其恐怖神情，當或抱頭逃向地窖中矣。

## 六 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八年之世界大戰

記述世界大戰之書籍甚夥，在阿脫楷馬 (Atacama) 所藏歷史材料之目錄中，至最近爲止，共有書籍文件凡二百三十六萬二千七百〇五冊，其中有十八萬二千冊以上爲專門研究或者大部份研究關於戰爭

之原因者。吾等倘曾至此收藏而已經死去者及幾全被人忘棄之材料記載大圖書館中，憑吊其長而靜寂之走廊，實無別物可以使一學子瞭解吾等與彼時期中心理差異之多。依沿彼明亮之書籍之長列中，竟無一閱覽者，或僅見一寂靜之打掃工人，在其間考查材料是否損壞，或僅有一青年學生，正忍耐校對某一流行書上之綱要是否正確；或又僅見一黑貓。除此外，概屬滯朗而靜寂無聲，書籍均悄然休息於其間，

此枯燥蜂巢中之大片地點，一學生能尋有「戰爭爭論」之記載，此乃在凡爾賽 (Versailles) 和約後，世界紛爭數十年之問題。該學生始坐下，隨取其下數卷翻閱。但彼今日可以閱讀其全部矣，因不論此下類書籍之原文爲何，早有基本國語之譯文在其中矣。彼或想及，以爲彼正讀瘋人記載之文字，如彼時普偏之惱人問題，今已在人類之心中完全消失。

德國乃戰爭之計劃者乎？法國乃戰爭之戎首乎？英國應負絕大之責任乎？此一學生，極困難將彼之心驅入於幻想之世界。其間有希奇之人物化身，如「法國」「德國」等，與印度古代之神祇同爲怪誕與不可難信，但則被仍爲真實者，一如在道義上負責之個人，爲人所痛恨，信仰，恐懼，與愛好。以戰爭之直接事實言，等於在此偉大神祇之祭壇上，舉行無目的與無結果之屠殺。死與殘廢負傷者約二千萬之衆，尚有無量數物質之財富被毀滅，此在吾等祖先之瘋狂想像中，乃一有意義而偉大之鬥爭。幸而吾輩在此不需要將彼等之瘋狂復活。「戰爭戎首」之問題從未得解決，惟亦再無人研究矣。人均涉視此問題，讓此問題漂流至荒謬之領域中，除此三百尺高被人遺忘之書籍文件，留下證明其以前之重要外，再無

他物餘下矣。

戰爭之原因乃極簡單者：人類之器械，較諸其政治與社會之智慧之擴展，為進步過速與過不規則，因此前者與後者成爲不相稱，而戰爭乃必然發生也。

交通運輸之新手段，以及各地產品消費之新經濟生活，正催促人類重組一「世界國家」因此世界已爲六十以上之主權國家所瓜分矣。人類僅有可走之途二：或爲以條約與合理之安排，使此種主權國互相聯盟，以應付新的需要，或隨不絕強烈化之相互壓迫，發展而成爲征服世界之企圖。大戰前之數十年，英法德俄美之制度，均如當時所述之「軍國主義」，即如謂，在此行星上僅可有一「世界國家」，惟任誰均欲變爲「世界國家」。當歐洲之治國方法最初次擲出時，人均未料能有如此事情，此種廣大之可能，至後而展開矣。十八九世紀時，戰爭之地域有限，且所謂利益亦有限。二十世紀戰爭之規模，擴大至超出於任何限度，由戰爭所博取之利益，則絲毫未見。但政客與外交家仍一貫玩弄彼等舊日互相反對之戲劇，使可怕之戰爭成爲必然可怖之爆發。彼等爲被迫如此，彼等未能統制，或在彼等之間，至少無人有力與想像以企圖統制。彼等乃被驅使於經濟之需要，彼等要違反常理而武裝。彼等需要威嚇，要欲將此事硬幹到底。

此種力量可以說明大戰發生與其普遍性，惟不能說明其特有之可怕性。爲說明此點，吾等必須理解國家領土之擴張，爲受相互間之壓力所限制，然而財政與工藝之企業膨脹未有限制，後者乃在無情與無



眼之進步；彼等擴大發明，催促，售賣；其將新奇而可怕之武器，取出以解決較小而陳舊之討論。故關於軍備之膨脹，即因大戰實爲首次啓示經濟與政治間特殊之不相稱。所有鬥爭在一九一九年之凡爾賽和會中作形式之結束後，劣事仍在繼續，且比前更擴大。但是吾等且先談關於大戰中應知曉之詳情。

上次大戰之結果，爲人口減少。關於大戰吾等有甚多基於大戰經驗之小說與個人之回憶可讀。此種作品中，有描寫極佳者，吾等不論讀任何一書，均有興趣與教訓，惟每一書均不甚精確。大戰爆發時之畫圖，仍能使吾等發生感慨，彼時之人，全不知事變之嚴重與危險，甚至數千萬受苦之人，及數月內死去之人，亦如此也。多種述及彼之小說，開始終爲敘述假日之郊游，或俱樂部之集會，或俱有同等雅妙之背景。一九一四年八月之天氣乃異常晴朗鮮明者。

戰爭本身之詳細情形爲可怕，可悲而且不聯結。除去專家以外，任誰均無詳悉其聯結之必要。舊式歷史，其中滿列人名，日期，戰事等々，此乃一供給便於記憶之材料，準備在考試時候而應用之，並非使人明白歷史之行程。考試早應於教育中廢去，彼應與地球儀，算盤，石板，竹杖等物陳列於學生之舊貨攤中。但爲要保存對彼之記憶起見，吾等可以發明一「考試」之通俗遊戲，此乃使人於突然間擇取某一題目時，比賽何人寫作較快與較多。

吾輩中甚少人能寫一世界大戰之簡明史。吾等可隨意舉用某等將軍之名字，如海格 (Haig)，吉青納 (Joffre)，佛倫哈 (Foch)，霞飛 (Joffre)，福哈 (Foch)，與路登道夫 (Ludendorff)。尙有如譚倫柏

格 (Tannenberg)、馬恩 (Marne)、松麥 (Somme)、日興特爾 (Passchendaele)、法克蘭群島 (Falkland Isles)、巨蘭特 (Jutland) 等地之著名戰史。此均對於今日普通公民，爲全無意義者。彼不知佛倫煦<sup>福煦</sup>是否真乃法國人？禮煦乃法國人或爲德國人？彼尙以福煦爲德國人，佛倫煦非法國人歟！彼不知亦不管誰在此戰爭得有勝利，或戰敗。甚至以戰爭認爲遊戲之興趣亦無。此種戰爭，並非活潑之戰爭，司令官之才能，極平凡，不能引起人之注意，所未能應付此種戰爭。彼等之動作乃愚蠢之結晶，不管計劃或爲執行，全爲昏潰者，彼等之回憶錄中，常々充滿彼等自己之自辯，以及彼等個人之憤怒與惡意，人在讀彼之時，認爲尙不及傾聽兒童敘述玩弄軍棋時所說之謊話。此種應使後世驚奇之戰爭，除數專門家以外，在人羣之心目中已成暗淡，不清，凋萎與悠遠與悲劇。此次大戰，已經使人羣之記憶，將全消失；此次大戰在吾等集體意識中之生動，亦如披羅邦納爲之戰爭 (Gelbohnesean War) 或帖木兒 (Tamerlane) 之征伐與武功。彼等絕不如成吉思汗之偉大軍事觀念，具有歷史之重要與戰略光榮，且於吾等日常之教育課程中，尙佔大地位。

關於此一衝突者會作如何豪語，若好奇者欲知之，最妙爲一讀邱吉爾所著之世界危機 (World Crisis)。吾等在此一書中，尋到一切英國觀點之十九世紀歷史之呆滯之誇耀與英勇，「歷史劇」富麗之文章，均集中一最小心之人物身上。彼顯示天真活潑之稚氣，使彼之故事可以動人，可補填其他缺點。彼一如十三歲童子之感覺不靈敏。彼之士兵，全爲玩具之士兵，彼好將士兵整排擊倒。彼視戰爭爲娛樂。彼

將自己以及一切被忘之將軍與戰爭之政治家等，認為如稚氣之認真。彼將其可悲之愚蠢，作下嚴厲之判斷，對某種人恭維，對某種人責難，面上顯示端正不斜之神氣，彼又深信自己為代後世者著歷史，深信後世之人讀之，對於其作者能發生崇拜或嫉。彼信，彼產下兒童，即乃創造讀者。彼興奮而讚其自己之歷史，以為他人亦將如彼之興奮。吾等由彼之書中，非但不可見彼之時代與吾等自己之時代，心理上具有極深之鴻溝，彼使吾等能以興趣與寬恕之同情，渡過此深廣之鴻溝。

路登道夫，葛來孟梭 (Clarendon)，費歇 (Fisher) 與福煦，此種人物以及其他大戰領袖等之回憶錄所表現之精神，尙未有此種之吸力。在此人群之生活中，戰爭乃一得意之大事，彼等其後不再念及旁事，彼等不像邱吉爾之天真，使讀者能恢復讀後之疲憊。亦不如獵犬之對於各物均見有興趣。彼等在彼之衰老中發憤寫作，如若有人以筆咒詛之亦不見有如此週到。彼等乃長成之人，但亦乃發育不全者。

有各種書籍描寫戰爭之更嚴肅之現實，過去十五年，歷史館在其留給後人之戰爭畫片 (War Picture for Posterity by Pen, Pencil and Camera) 的一書中已撮述一大要，人均應對之翻閱。其對於堅忍，無情，忠實，與瘋狂之勇敢等奇異而不可信之記載，俾明如吾輩者，若受社會嚴酷之力量所迫，亦可走至極端者。

其先數卷，至要述在大西洋與北歐諸國，突陷入破壞之旋渦中，吾輩可見彼等國內之群眾，奔首都城市之街道上示威歡呼，有如潮水之青年，走出彼等之工作中而加入，此乃戰爭開始時之鬧忙以及不可

想像之兇猛英勇。以後即乃第一次之接觸，鄉村中之大火。好奇之旁觀者，受彼等認爲敵人之偵探與便衣隊，被捕遭受而野蠻之槍殺。極多可怕事情之出現，正如一陣可怕的巨浪。被侵入地域之人等，到處逃避，無數之群衆，背負小而可憐之行李，在黑暗之街上，不知方向之奔波。「拍々」聲之來復槍與機關槍，前進之軍隊，盲目與敵人接觸彼等最初爲踴躍之歡呼，及後又變爲可怕之兇暴與艱苦。新戰爭非過去之任何戰爭可比，在東戰線中之法國人，以無限狂熱向前進攻，明亮之軍服，受歷史上一「馬賽曲」之感動，彼等遭受屠殺。在三星期間，彼等損失有三十萬人之多。德國大批軍隊通過比利時，百萬以上之軍力，將達巴黎時，忽然被堵截。在此種圖畫中，吾等見東比利時，法國與東普魯士，其在一九一四年七月時之風景，乃如何美麗，惟在兩閱月之後即被損毀矣：彈丸貫毀，壕溝縱橫，隨處皆堆積流血之死屍，及無數萬污穢者，饑餓者，枯涸者及殘廢者之人類呻吟。

此種接觸之地方，及污穢痛苦與紛亂之區域，漸形擴大，片刻之間，即通過東歐，從北海至阿爾卑斯 (Alps) 全淪爲「戰區」，所有之房屋亦淪爲廢址，每一樹之樹幹，全顯露樹皮裂成薄片而落下之遺跡，數百萬蹲伏於戰壕中之人，如鼠之暗自來去，身披破衣之死屍，躺滿地上，而未能埋葬。如此，求取厚利之經濟制度，使人類剩餘之精力，全受彼之成見與歷史之傳統所束縛，毋許有其他出路，日夜不輟在地雷，炸彈，機關槍之轟炸下與人命之陸續毀滅中消耗。

新發明者及從前未試驗之新武器，極速被採用，使鬥爭展大而能力亦增強。原作爲「航運」用之齊

柏林 (Zappellin) 大飛艇，亦變成戰爭之武器，爲飛到敵人後方，進行着轟炸城市中之無武裝平民。吾等見炸裂之開花彈，落於污穢小城市中居民上，將病臥床之上祖母與睡於搖籃中之嬰兒炸成粉碎，吾等再見成羣之大衆，在驚恐中尋覓地窖，與洞穴爲躲避最初階段之空中戰爭，仍不過用炸藥，與引火物，其後，在戰爭進行中，用毒氣炸彈之藝術亦發展矣。最初非交戰人口，僅遭受爆炸與死亡之命運，現又加上痛苦之窒息。潛水艇亦爲大戰中之新奇怪物，僅用於沉沒作戰之船隻，後又用以攻擊商船。關於無警告之擊沉柳雪退尼亞 (Lusitania) 號與溺死男女兒童二九八人之事件，均有動人之敘述。依當時之標準，柳雪退尼亞號乃一華麗之巨船，其從光明安適與信任中，突陰至黑夜之水中去作拚命及無希望者之爭鬥，此一時代之著作，認此爲一時代之象徵。十九世紀文明之一切成績，由多數人之目光中，乃處在柳雪退尼亞之下沉路中也。

在此早年在潛水艇中服務之人，其不安之情形，爲達於極度。此種潛艇，實乃一戰爭之機器，在彼初發明時，尚有多數的缺點。吾等現所見乃沿地中海及大西洋之曠山所用者，或深海探險所用之大潛水艇之安全與舒服，乃以前之潛艇所全無者，此種潛水艇之壓力系統，與無限之垂直射程，均有使吾等誤會，不能使吾等瞭解大戰時之潛水艇究有何力量。彼時，潛水艇之下沉，僅能達於一百米突之深處。如再下，即受不住壓力。彼又易於漏水，當漏水時，鹹水易影響電倉，綠氣亦洩出，使水手感痛苦與礙其呼吸。如在一百五十米突深度之渡底，此種脆弱之器械，即能完全變滯並毀滅矣。在彼下沉時，其中空

氣變壞，雖其亦帶有壓縮之養氣，惟呼出之溼氣的斷續凝合，使彼等感覺一特殊濕冷之不舒。由於彼之電池，彼能在水中潛伏一兩天，以後則必須出現於水面上，開動彼之燃油發動機數小時，俾可重裝電池。此種潛水艇，有武裝之機關槍，並裝有水雷炸彈及其他炸藥，於是負責追逐與毀滅在水面上敵人之船隻也。

此乃一困難而又危險之任務。潛水艇下沉至水中時，全不見任何事物。在艇中之人，完全有如瞽者，惟有近水面之時，能用周視鏡，查視周圍之環境如何，但視力距離有限。在水面時，其與水面上之任何船隻之望遠力相同，而彼之危險，亦如水面上之任何船相同。故此極可怕與極脆弱之潛艇中之水手，乃在極不安舒與半窒息狀態之下，摸索彼等進行之方向，擊沉敵方之船。因須認清其被追逐之船，必須走至水面上，因此，彼則予敵人以砲火攻擊之機會矣。彼之鋼皮極薄，一彈丸即能穿破之，使彼不能再潛於水下矣。有時，又當彼等下沉時，因有煤氣之泡與石油之烟，能洩露彼等之所在地。

潛水艇於最初雖有缺點極多，然彼實為一種極厲害之武器，尤其在中歐國家之手中。彼曾毀滅不少船，擊沉有數萬人。後來，攻擊潛水艇之方法亦漸進步，有一種小艦隊，其間有不少船，化裝為商船之形態，將潛水艇誘至水面，然後對之開火，因此，故有一時期，彼等再不敢攻炸全無危險之船隻。尙有將爆炸之水雷，預埋設於彼等之某支航線內，在港灣中亦設水雷網。有時派飛機與特殊之飛船偵察之，且言說首事逼逐至極追擊之。其後有人又發明精巧之偵探器。用以去發覺彼等之所藏處，於是彼等在水面

能被砲擊與猛撞，在水中亦受埋於深海中之爆炸物所阻，能將其炸成薄片，甚至二者之間僅有數十米突之距離。

此乃一九一七至一九一八年間，潛水艇戰爭之簡單形態。惋惜其直至戰爭終結時，人類仍進行此種戰爭，毀滅與擊沉別人，自己亦被人所毀滅。潛水艇之建造與下水，從未有停止，人坐於其中潛行下水至發冷之地方，常顧慮水雷之衝撞，顧慮前面有深水之轟炸物埋伏，隨時可遇無法可救可怕死亡之可能。潛水艇極少有能回轉海港十次以上者，大半爲出發一次則不再回來。單以英國而言，其喪失之潛艇數目，竟有二百，每一損失，完全爲深海中遭遇之憂愁與失望之悲劇。及後潛艇之反對者，指出潛水艇中士氣發生動搖，一良好之潛艇因受敵追擊，於無可奈何中而投降。此例，有一二次，新任之爲艇指揮官則故意以爲水艇須修理爲由，或以其他藉口，將潛水艇駛回軍港。惟從大體而言，吾等人類平凡而英勇之服從，使此種之戰爭，仍繼續進行。英國人在此特殊之祭壇上，犧牲之血肉爲最多，彼之青年等，爲志願而服從紀律，向國旗行禮後，帶備小行李，走下此一輕々搖蕩之笨拙之殺人機器中。此殺人之機器，不久則化爲彼等之棺材。然近年德日本潛艇，已能克服各難關。

彼等之服從，使吾等明白大戰給予吾等一最根本之教訓，人對於新之情形，雖認識至極明顯，但此種之認識，襲入人之習慣道德中，爲極遲緩者。數百萬人張目爲人奴役，受盡恐嚇，嘗遍難苦而受人殺戮，非但無一怨言，且尙帶有一種宿命之驕傲。彼等爲服從此命令，與表示赤誠之忠心，竭力殺死與彼

等有仇恨之人，而彼等之自身，亦慷慨供人之屠殺，作戰到底。戰爭畫片之圖面，繪出大批因屠殺其敵人而死之人。極多大規模之屠殺，實令吾等心爲之寒！自戰爭開始後，法國人遭遇大屠殺以後，又有譚寧柏格 (Tannenberg) 及馬蘇廉湖 (Masurian Lake) 俄國人之大規模被殺。此後尙有所謂「僵局」時期，即亦在戰壕中戰爭之時期。在西方之損失減少，兩方之敵對行爲，此時炸彈之拋擲，與來復槍刺刀之刺殺，大木棍之肉搏，如狂風衝鋒。然而在東方，俄國人之軍火耗盡，僅犧牲人之血肉以維持彼之陣地。彼等在一九一四年結束之前，死亡之人數在一百萬以上，然而彼等繼續服從命令，在距離接觸之主要中心較遠之處所，尙爆發無數之小接觸。戰爭畫片中，關於英國數千普通兵士在美索波達米亞 (Mesopotamia) 之苦特 (Kut) 被俘後之種々痛苦，亦具有着可怖之敘述。(然處理此種投降俘虜之將軍，以及官佐，被彼等之土耳其之勝利者優待爲上客。) 在記載中，關於英國軍隊之低劣，作有效之表現。

英軍總司令，發出戰捷電報，盡力贊揚彼等受損失之旅團英勇，將此種離奇事，幻成勝利之談，謂此次七月之人進攻，佔地一哩餘，俘敵幾有一萬二千人。惟在此捷電中，全未曾提說，謂有兩倍英人，爲德人所俘擄去。

此一此戰爭之恐怖情形，對外洩露極爲緩慢，最少，英國檢查員總稱能幹，此輩將軍等在各方雖無成績，但其撒謊之本能確十分高妙。英國與歐洲大陸，相隔一海峽，因此彼等更易將事變對英國公眾撤



諺。此乃對於彼英德之軍隊，亦有一特磅影響，彼等感覺乃在與「家鴉」不同之另一世界，即乃戰爭世界，在戰爭中之殘忍與荒謬，爲自然之事。如此恐怖之殺戮，竟由計畫而出，且執行極久，但亦未遇暴動之反抗，而彼犧牲者之家族，親友或殘存戰士，全未提出任何抗議。此不能不怪異耳。

在奧地利阿門尼亞 (Armenia) 及別處之俄軍，亦正式宣布其同樣之英勇勝利，惟在德奧方面，則竭力指出爲之消息不確。德奧方面亦具有可怕之損失，雖此損失較之其敵人或略減少。一九一七年之英國人，重又勇敢而馴服，再開始一次大進攻，但其策略改進點極少。

但彼時，法國軍隊，開始表現爲之活潑聰明。彼等對於環境較者熟悉彼等距離自己之家庭較近，比之英國人，不易與叛亂思想隔離。其中有一倪維爾 (Nivelle) 將軍，彼時其乃任法國之總司令，彼實行邱吉爾所稱之一「試驗」，結果約二十萬衆乃喪失矣。此即集合無數之步兵，向密集炮火之地前進。葉彭格萊 (Ypres) 中尉，於一九一七年六月，在法國衆議院中辯論曰：在一小時內，彼等變爲「如瘋人亂跑」之一群，一切隊伍之次序與分別全消失，人估計其受傷者約有一萬五千人，其實較此數目尚多七倍；受傷者無數，經三日後尚未得到救護；其結果，使此千萬人羣身上生疽，四肢折斷而至死亡。其後第一次發生反抗，表示人類之服從，乃有相當限度者，法國某師團，在調入前線繼續作戰時，突然拒絕開拔。邱吉爾謂，法當局對於此件事極爲「焦慮」，此種情形，無疑使每一以戰爭爲目的之聰明人急忙。邱吉爾又謂，此一師團參戰之成績，「並無不合」，其反抗精神爲廣佈矣。

在此世界之痛楚中，二次清醒之反抗，即使俄國專制惡魔之覆滅。沙皇制度之心理者與道德之衰頹，吾等在一般政制之墮落中已述及。此一腐敗至極點之政府，突崩潰至不可收拾，其廣大之領土內秩序大亂數月來，俄國首都之志士，在彼處對西方之戰爭家作渺茫之模倣。彼等受第一次法國革新之感動，或由於對英國國會之崇拜所影響；在此形勢中，有一確定事實，即俄國人民漸不欲繼續戰爭。但其第一共和政府之領導，乃一能言而不能行之律師政客克倫斯基 (Alexander Kerensky) 彼既不能繼續戰爭，又不能結束戰爭，於是「以協商來實現和平」之呼聲雖被抑制，但仍在一切交戰國傳播政府之積極壓迫，雖有報紙之嚴密隱蔽亦無效也。急進派欲於斯篤霍姆 (Stockholm) 召開一和平會議，後來俄國二次革新，擁護人數少而堅決者握有政權。彼等之能得有政權，僅為別無較好出路之緣故。且因彼等明確允許和平，雖付以任何代價亦不足惜。俄國之軍隊，在其發出之消息不遂解體，兵士均陸續回家。德國在東方之軍事當局，見彼等之前戰壕全空，極謙虛而歡迎俄國舊制度之長官，此乃為避彼等手下憤怒而出奔之長官。

一九一七年，人類似已由戰爭之夢醒中驚醒。法國有十六軍團均發生兵變，被牽連者，達一百十五營，各帥之士兵，選出委員會，列營向巴黎出發，要求戰爭之合理結束。賴發爾 (Pie rre Laval) 謂，失望之士兵之一最後希望，乃斯篤霍姆之一種失望，使生活無能忍受。惟在美國加入戰爭後，風潮已略為平靜，統制著西方世界之諸強權；尙於追逐彼可怖之夢想，再支持有一年之時間。

戰事叢片一書中之第二十一卷，全述論在法演悲劇之一團俄步兵。俄國在一九一六年，遣送一萬五千人至法國武裝，準備加入在前線與法軍共同作戰。可憐此輩多數尚未識法國人之分別，即戰爭之表面目的，亦非彼等所能明白。彼等得悉自己國內發生革變，隨即決定討論彼等對於革變所取之態度。彼等選出代表，並目表決其是否應繼續戰爭，即謂，應否參加倪維爾彼時代其所準備之一「試驗。」彼等擇取自以爲容易作戰之地帶，加入戰爭。法國之指揮，對彼等極不良，彼等傷亡約有六千人，餘生者均脫離前線，並且反叛，彼等不願再戰，可憐此全無自衛能力之人，被可靠之法軍所包圍，集中機槍，向其開火，於是彼等均犧牲矣。此恐怖事件詳情之攝影，初對於官方爲隱藏者，其後始得發表。

法人對於自己軍隊之士氣失去信仰約有一年，彼時不敢作如何之大進攻。但彼等之聯盟者在巴興特爾 (Pascland) 之戰爭中供給以四十萬人與三十萬之德人對敵。在春季，德人由西方調動不少軍隊作一大進攻，此一次進攻初乃成功者，以後遂失敗矣；因由美國遣來之生力軍，增援彼等之敵人，於血海中力爲反攻，有最後之勝利。戰爭最後之九個月，較之以前任何一年之屠殺爲厲害，由一九一八年三月二十一日至同年十一月十一日止，英國傷亡有八十三萬人，法國與比利時傷亡有九十六萬四千人，德國傷亡僅四十七萬人。大戰結束之前，有二百萬美國軍隊運至歐洲，中有一半以上加入此可怖之戰爭。彼等之傷亡，絕不少於三十五萬人。葡萄牙人與預料不至之處遣來之暫編軍隊，亦死亡枕籍，惟此種小實力之損失，吾等現在已不其精確數目矣。

此乃一戰爭之概算。在戰爭畫片一書中，有三卷或爲最可怕之數卷，專門講述大戰中大群人，所遭遇之痛苦與滅亡詳情。此三卷書，似爲解剖學中顯微鏡下攝成之圖畫，僅舉一例，足可概括全部。小部人物，乃受彼等之寫作，談話，或攜有照像機時偶然選擇者，被放大以代表未留記載之數百萬無名者。吾等所有敘述者，乃被棄於防線間已多天受飢渴所困憊，與腐潰之臭氣所窒息而又重活之人所述者，吾等所有之故事，爲彼已陷入腐爛屍堆中，躺下幾不能呼吸之人，與中毒者之故事。毒氣之害極夥，且有多種，用多數之混合物，在人類體上，留下終身痛楚之毒害。吾等有當時蠻幹之手續描寫，與心理錯亂之統計。尚有多數殘廢人，失去臉頰，肢體折斷而變爲恐怖之圖面。累千累萬失去快樂與受傷之人群，被藏於一特殊機關內，直至彼之死亡。彼等乃可怕，可憐並無希望，即在其生存時，世界亦已將彼等忘去矣。

靈魂所受之損傷，或比身體所受者更爲可怕。在可能搜集之極多可怕實事中，有一最可悲者，即爲一篇使用刺刀之演講；乃一個英國參謀官，對正受訓之一群軍官學生所述者。此一篇演講印出以後，又被反對戰爭之宣傳家所重印。彼乃如此之兇惡，吾等於今見之，幾不能加信。吾等必以爲酒醉，或在癡瘋。但彼在演講時，聽衆讚美喜笑，上級長官對之熱誠感謝；彼演述完畢後，人均拍掌高呼。吾等從此種事見之，可知彼所表現者，僅爲軍隊中之一種共同精神。

彼對於收容俘虜完全表示反對，彼主張於其投降後則行屠殺。當彼講述至其一下級伍長如何屠殺一

群外國人時，彼乃對該排長十分同情而且稱許「先生，余可以將此愚蠢羣殺之乎」排長指一羣被解除武裝之敵人而問。

「當然，君殺之可也。」團長答。

此一誠實之排長，乃從台特莫爾 (Dainoor) 監獄中釋放之罪之一犯，被在殺去一羣被解除武裝敵人後，回至團長之前，大受誇贊；彼述至得意忘形時，更討論其極速將刺刀抽出，接着對「下一人」技術之困難。

惟無論在何地，尙有人欲效忠服從，而作犧牲者。戰爭畫片二十七卷之上，畫德國之機關槍手，在彼之深坑中擔任防禦，以英勇抵禦英美兵之前進。但此種人自己亦受毒氣之攻襲矣。

關於此種海上之爭鬥。在戰爭畫片之各卷中，有極多之照片與敘述。例如求脫蘭特之一戰，英國巡洋艦國防號 (Defence) 之連續全部攝影，用極速之速率，駛往襲擊一被燬而在下沉之德戰艦威司吧登 (Wiesbaden) 號。彼勇猛機械之前衝乃極爲可怕者，此衝，正如不可抵抗，並爲不能否認之光輝，其後，突有使人目炫之閃光，告訴救援威司吧登號之另一德戰艦至矣，彼之炮火，擊中英之國防號，國防號亦登時炸燬，僅餘一上升之黑煙與飛散之碎片。誠爲可憐，其中八百人之身體被炸而成爲焦爛。其後，滾滾之波濤，蒙上鮮紅之顏色而已。

此種圖畫，多至不可勝數。

今吾等且再行一論及「觀念不清楚」之一語。此乃明瞭彼時人類之形勢之關鍵。全世界之人，均極不願戰爭，若非處於開始之階段，至少在第二年尚未完結時，即乃如此。戰爭使人厭煩，使人憎恨。戰爭中並無此種吸引人之想像以及令人胆震之巨變，甚至求脫蘭特之大海戰，由紛鬧與嬉戲之觀點見之，亦為完全之失敗。然而較之不多之堅決主戰者，則能使大規模之破壞與貪竊繼續延下。此有一極簡單之理由：一方，戰爭與當時之統治觀念相切合，另一方面，彼數萬之人羣雖見恐怖逐漸之開展，不勝駭恐與失望，但彼等對於生活之另一前途，無如何明白之概念，可以走至逃避戰爭之無情後果。

此一「結束戰爭」之空口號，不能結束任何事物，因彼未曾指出在人類事務之管理中，用何物以遞代好戰之政府。大眾所渴求之和平，倘為一無形式之否定。但和平必須為一積極之事情，必須有人為之設計與能維持。因戰爭比之和平乃更為自然。吾等最後獲得人類之和平之人，知悉和平之維持者應該如何具有強力與堅決，如何需要有力之武器設置以極端之小心。

## 七 福特和平船之事件

在彼戰爭之記載，實為可怕。有一奇特之航行故事，在篇幅中閃爍。此航行之故事，雖乃離奇而帶兒戲，惟在暗示大事件之將屆。此乃一航行於紐約至挪威之載客輪。人對於求脫蘭特黃昏中之大戰及戰艦隆隆之砲聲完全漸忘矣，戰艦之名字，亦不復為人所記憶，僅有細小之模糊印象，即乃彼等由迸出之

火燄中，衝過煙霧，了結彼等之命運。此等戰艦之名，至今，僅有專家始能告訴吾等，乃「羅帖潮」(Luzow)或「偉大之費列特克」(Friedrich der Grosse)爲「獅」(Lion)或「鐵公爵」(Iron Duke)爲「先鋒」(Vanguard)「或巨像」(Colossus)連人帶船，非沉沒於巨浪中即踐踏而逃亡。今談此種事，實極不合時宜，若果不述出彼之大小以及處身，其中被擊而沉沒之成千入羣，彼等較爆竹之箱子還尙不見爲重要。但在求脫爾特一戰之前數日，從斯丹迭那維亞至美國之航線上，有一載客之輪船，名爲奧司卡第二(Oscar II)，橫跨大西洋而來。彼之航行至今日尙爲重要而有趣者，因其將彼開始誕生生活之新概念，及當時流行之弱點，作簡單而樸實之混合。奧司卡第二在歷史上又稱爲亨利福特(Henry Ford)之「和平船」。彼乃當時一線悲喜劇之微光。

福特乃一心理極自然之機械天才，並未受高深教育。並無社會中之狡壞脾氣。彼乃愛迪生之知交，有與愛迪生酷似之精神。關於愛迪生之事業，在十九世紀終與二十世紀初，發明之發展與利用之一章已經敘述福特生於經濟擴張之時期，並且長大於此時代，彼將經濟擴張作爲事物內存之必然，或在彼未達七十歲時，彼從不懷疑人類之進步爲不斷者歟。彼之運氣真佳，此時代與以一種信仰，使之計劃一種汽車，能創造至當時所不見者之健全良好與價廉，加以其異常能幹之精力，組成大規模之生產。彼之心中則從未設想，能購有汽車之人實不多。彼大宗出賣“diver”或“anlizie”(此乃當時人對彼之汽車之一種親暱稱呼)結果，彼終將美國之道路，運輸，以及城市計劃完全革新化矣。彼改變每一正在發達中城市

之外形；彼使小有資產之人能住在距離工作地與商業中心地稍遠之地方而不愁往返不便，彼不但將馬趕出馬路，而且亦從田野中趕走，因彼製造有農業之曳引機；彼正在此種事情中所負之工作，較任何人爲多。彼在迭兒本 (Danborn) 創設工廠，依目前觀之，規模亦稱頗大。彼成爲富翁矣，且成爲世界，尤爲美國之著名人物。彼之人生觀尙爲可驚異之簡單質直。

彼初聞悉大戰發生之消息，一如大多數說英語之民族，驚異而不置信。彼前已知世界上有軍隊與國家，但彼似從未想及彼等能有戰爭發生者。彼感到戰爭乃一種錯誤之行爲。彼與其有同感之美國人互交意見。一九一五年初，彼等已在交戰國方面搜得充足之見證，使彼等信此等國內之多數人民，亦如中立之旁觀者之發生驚訝，與彼等同爲渴望蔓延日甚之流血早日完結。曾有一代表團前往謁見威爾遜總統，因當時之威爾遜，與其國家同爲極端之和平主義者。美國人中具有一種極不當之野心，主張美國應單獨召集之永久之調停任務，直至彼等接受時爲止。當時有人主張派遣一代表團以此觀念赴歐洲宣傳，於是此代表團如何渡過大西洋之問題隨而發生。此時，福特立時應允派一船以供遣送代表團之用。

其後彼將此提議經過特殊之想像，欲將此船裝成熱鬧動觀者，於是代其取名「和平船」。彼應該載一羣中選而有聲譽之代表至歐洲，候彼等到達，戰爭者必能停止戰事而圍觀之。此船之出現既能使瘋狂之歐洲驚醒。「吾欲召彼等走出戰壕，」福特曰：「彼等不願戰爭，彼等能互相攜手，此乃彼等最願意者。」在彼此語之後方，宛如在前線召集一總休戰之思想。「聖誕節時退出戰壕，永久不再回去，」此



乃十一月間彼在華盛頓某一公共會議中之簡單演辭。各種著名及有力之人物，均聘其參加此代表團。彼欲請總統公開予以贊成，惟總統乃一極有修養之政治家，未見肯在福特之一「姿態」上浪費彼之演講，彼正考慮，彼應如何單獨出來一姿態。

當時之美國生活，彼負盛名與人民信仰之人物，代表美國之理想。其中有多人因各種理由，至如今仍受歷史家所記憶，如愛當士 (Jane Addams) 與愛迪生布里安 (William Jennings Bryan) 及白爾班克 (Luther Burbank) 與此種名字之在今日，低級學校之萬有全書中，或能見之。福特之企圖，想將彼等全歸納於一流星船之船中，美國聯邦之各邦省長，著名大學之知名學生，及其他重要人物，完全被邀請。愛吾卡馬 (Arcana) 之歷史博物館中，已搜集一部福特之殘存請柬，及彼知名者，提議之猶豫或規避之答覆。尚有一部分人在將動身時，突而疾病大作，未能參加。亦有新聞記者，電影攝影員，攝影家，速記者打字者，謄譯，行李管理人，傳達員等，均不憚煩而來。其中有一名羅絲卡可維敏 (Dorothy Schweinberg) 之匈牙利太太，伊能出現於歷史舞台中，則因伊爲此群人物中之一組織者，後又隨之而不見。甚多之冒險家與瘋人，均在福特公開宣布計劃時，踴躍自薦以効勞；此外尙有大群人，在當時曾耗極大之困難，始阻止其走上奧司卡第二號船中。

當時和平船之航行，尙有不少詳細情形，可供寫作者之材料，但吾等所關心者，並非整個航程，亦非關於福特或其他與此次航行有關係之名流，而係關於此次向人類之理智申訴，反戰爭思想之消長及思

想之變遷。

可注意者，第一事即爲此次航行所激起之反響，且爲一遠大之反響。不論在美國或在歐洲之知名者，爲顧及彼等私有之名譽，均認爲應對此事表示同情，雖乃一愛莫能助之同情，例如威爾遜總統，彼乃對其同情者，惟屬於愛莫能助。一切西方世界具有野心之善變人物，完全擁護此和平之船。吾等近年，可由各方見此世界和平會有廣大之宣傳，惟此種善變人物，瞬息又開始動搖而轉變離開。

何以動搖乎？因此計劃開始時，即有人對之發生隱忍之惡意仇視。此種仇視，日愈厲害，美國之輿論或歐洲之輿論，均以和平船中之每一弱點，每一微小笑話，加以誇張並誤解，並且更詆造一種缺點與笑話。細笑之，宣傳遂開始，此種情形，使有名者均賴臉脫離此一集合，彼等無意識之道歉，將此計劃之重要清醒處理沒矣。當賴特與其錢餘代表等，在船中討論及演講時，與彼等處於一地之新聞記者，再對彼之主人誣造一種誑話與無意識之故事，宛似彼等乃受人指使而如此作爲者。

至今，吾等確已知彼等乃受人指使。在歷史文集中，關於此點記述極爲明瞭。

吾等之學生，將此一長段被隱沒歷史之樞紐，逐一解開時，吾等更明白，當時令人痛苦之不忍實，以及昏亂見解之不一致，美國之出口貿易，在戰爭狀態之下爲從未有之繁盛，各種軍火，以極高之代價售與交戰國。如摩根 (Morgan) 公司此種大銀行正因供給此種物品而成爲債權人，使歐洲在財政上隸屬於美國。果然，美國之金融與大商人等乃並未預見此類事情，彼等無遠大之先見之明，其後又突然感至

彼等乃處於極有利之地位，由彼等之傳統觀念，彼等必須利用此種利益者。而福特過於天真矣，彼等謂：「此事並非彼所應管者，彼為何踴足其間破壞此有利之形勢乎？」

在將此佳事變為一險事時，彼等僅能巧辯。人均不能忽視福特，因彼有巨大之名聲，彼並非一可以輕視者，所以人必須先予之以可以藐視之狀態，始能推倒之。美國之熱心輿論，本可用於一更崇高之目的上，但現即用以反對福特矣。美國輿論可怪傳統中之一，即為新聞記者不應何等顧忌。有一部分新聞記者乃反對道德之人，彼等甘心墜落，彼等僅須能將福特挫折，使福特遭受失望，若無卑劣手段，無詭計，即萬不能辦到也。

彼等確使福特失敗與失望矣。彼等用各種之方法，使福特自亦懷疑。此一半生不熟之天才者，既遭受彼之友人鄙棄，於是對於彼之計劃亦消失信仰。彼漸漸懷疑彼之同伴，且信服彼之敵人。

吾等僅能接受為吾等而保存之證據，即此種在吾等面前之證據，彼反福特之報紙宣傳中，其詳細處似為不可相信者。在愛特卡瑪所有一百大本之叻報冊中，最可怪者已於歷史文件集中轉載。在國外作為福特座客之新聞記者與作家，彼等捏造關於代表團團員之鬪毆，領袖之爭論，福特受彼之書記鎖繫於牀上，叛變及種種離奇之事，完全用無線電傳達回國。此種消息，有人會對福特言，謂彼能有權力阻止此消息之傳出，因彼亦留於福特之船上。惟因彼受其禁信論自由之觀念所拘束，雖然此種自由言論在實際上，全為自由之捏造。彼仍極勇敢而言曰：「彼等願如何說則如何說。」「吾等之工作自然能由自己證

明之。」

不久，彼染有感冒，此種病，今已是消滅久矣，但在當時即十分猖狂，在此種愚拙之醫藥照料下，彼至歐洲時精神與肉體均消瘦而且疲勞。當時，彼略信，全部事情係帶有惡毒。彼被包圍於詭笑之中，無力抵抗僅能退讓。他乃真實退讓矣。

彼病於克里斯丁那(Christiana)，曰：「吾以為最佳者，當回家至母親膝前也。」彼足不出戶，雖然全挪威之人羣急欲見之且將對之恭維。

但彼之運動，仍自然而擴大。挪威人熱誠歡迎此一代表團，彼以後在此不願捲入衝突漩渦中之歐洲小國，如瑞典，瑞士，丹麥，荷蘭等國中，亦受同等之歡迎。在此種國中之民衆，均十分信仰此一新異之干涉辦法，或能幫助戰爭之結束。或者福特失望矣，惟彼之同伴，尙且善良之人物。彼等在瑞典，瑞士，荷蘭，舉行盛大之公衆集會，彼等之活動，對於德國與英國之和平運動，確實發生有鼓勵之影響。彼等努力於與政治家，政客等敘晤，彼等喚醒德國與英國軍事當局警戒之仇恨，因雙方之軍事領袖均以爲此代表團足以動搖軍心。爲繼續和解之中立會議在斯篤霍姆已成立，雖彼之存在亦乃動搖者。

以後福特擁戴和平之組織，遂漸失重要。當時有一更大之運動趨向於由協商而得到之和平，將此組織籠罩，尤其威爾遜總統之空泛而不確定之姿態，促使此一運動之實現。威爾遜之所以能重被當選爲總統，即因其乃「使美國超於戰爭以外之人。」但彼領導其人民，由虛偽之和平主義及有力之軍備階段中

，於一九一七年加入戰爭。在此運動到達頂點前，和平船之冀望即完全炸裂。船中打字生，攝影員與書記，全被辭退。福特亦竭其個人能力使人遺忘此一和平船，惟留下之記載乃其所不能毀滅者。

彼導引（雖在名義上）彼之航行到達歐洲尚不滿五星期，即行宿於挪威之旅館中，避免比其更熱心之同伴，厲行減削彼之財政負擔，最後又突離棄自己之同事而返家，彼乃逃走矣。彼於晨間五時，不願彼之同志而秘密離棄彼之克里斯丁那旅館。在最後之一分鐘，有人知悉此一消息，急出牀躍下，向其勸告並反對，但彼亦一切不顧而終於走了。在最後一年尚未完時，彼甚至停止財政之援助，由此輩拋棄事業及位置完全信任彼之誠實而受人訕笑厭惡之男女，均各尋原路回其舊巢，或另尋新路。

究有何事發生，使彼之偉大思想，中途改變乎？在此愛護和平之十字軍首領之腦海中，又有如何奇怪之轉變，以致使之與以前之思想完全相反乎？此乃僅使好奇之歷史家所猜測者，因福特已忘棄矣，目前已無從對彼之心與腦作周密之研究矣。

吾等先應知悉當和平船在太平洋時，華盛頓正發生一極重要之事。美國之軍事工業，迅速在生長。以爲除供海外作戰國之巨大需求外，應有一國內吸收彼等生產品之市場，此一有潛償能力之國內市場。依一部分人之意見，美國乃可以超然於戰爭以外，誠良佳；但美國必須準備戰爭與必須武裝。美國總統之考慮此項提議，已細巧顧及彼在下次選舉中所能得到之票數與得輿論之贊助。彼之謹慎，正乃一政治家之真面目，彼權衡此一提議，在某種之躊躇後，即同意美國應作「準備中。」軍火應集合，軍隊應操

練，國旗開始飄揚——車鼓號角齊鳴，軍車緊張激動廣大之美國人。其行爲頗卑劣。

福特有龐大之工業企業，直至如今，彼乃爲從事於汽車與農業機器者，但亦能迅速改作軍事材料之生產。此一產業乃彼之創造；亦即彼之化身。彼之產業正使之與普通人有相異點。彼之友人與彼之家屬，見其如此拋棄自己之業務以管世界閑事，深爲愛之。彼等大半較其爲明白在先，倘如彼立於「準備中」之運動外，如彼認真固執，他人之產業，必能在彼之產業旁，得以興盛，初爲製造戰事之材料，及至戰爭過後，亦可以反過變爲一大工廠，大量生產汽車及其他物品。在法國，此從軍火製造而移轉至汽車之製造者，乃雪鐵龍 (Citroën) 組織所先見而實行之者。福特如何竟不知此一傾向乎？

但彼前曾在匆促時宣布自己乃反對「準備中」者。彼已威脅而在其工廠之屋頂上，豎起一「國際旗」以代替美國之國旗。

此乃十分明白者，在每一經濟家之頭腦中，當時一切主要力全在起作用。彼將世界和平爲目標之新宣傳運動。會作極生動而慷慨響應。一九二四年羅赫納 (Lochner) 在美國之吉訶德 (America's Don Quixote) 一書中，報告其出發時離去紐約之談話：

「新聞記者問：『君最後尙有何說乎？』」

「然。」彼回答曰，「將呼籲和平，及反對『準備』，以告訴國民。」

另一人問：「此次和平船之使命假如失敗則如何乎？」

「倘失敗後，吾當再發動之。」彼毫不躊躇而答。

「人均謂君乃不誠實者。」第三批評者言。

「吾等現已使和平之宣傳進行矣，吾將此進行直推行到底。」

以後，則有第二次之思想至矣。當一九一七年，美國加入戰爭漩渦時，和平船已成爲一陳腐之憲笑話，福特之大工廠已準備作軍火之生產矣。

福特乃時代縮寫之一代表人物，故吾等須在歷史中予之以一重要之地位。生於二十世紀之普通人，既非和平主義者，亦非戰爭之製造者，福特爲兩者均可兼之。福特乃一普通人，彼之出名，不過乃由於偶然之環境與異常之精力而已。

二十世紀歷史之主要特點，即乃猶疑不決，福特在彼之和平船上，將此種不決斷之神情，表現至爲明白。假如吾等將人類統一之偉大圖爭；比爲人類動機之複雜奏樂，果如此，則和平船之航行，不繼爲前奏曲，及開幕哨子之吹聲，至於人類統一之正樂，尙在其後也。

## 八 軍火工業對於延長戰爭之危機與直接作用

今吾等應述及「軍火工業」膨脹之直接活動，如何促成大戰與維持大戰矣。倘吾等欲了解二十世紀中葉之緊張與困難情形，必須對於此種勢力得有正確之瞭解。

此種「軍火工業」乃鋼鐵工業之結果。鋼鐵工業於一七〇〇年至一八五〇年間之百餘年中，由輕弱之手工活動，而進入鉅大之生產狀況。又在世界上鋪築鐵路網，創造鐵船，其後又以鋼創造輪船，將木質帆船驅逐出海面。（此一切德國 *Luke Zimmermann* 的 *Entwicklungsgang Geschichte von Krupp'scher 1913*；歷史文件 994112）在另一階段中，鋼鐵工業之注意力又轉移至世界上殺人之武器中。

大砲之口徑與大砲射程之不絕進步，戰艦之鉅大擴張，以及常拆毀而另建之巨大與更精緻之型式，此種完全為軍火工業取之不盡用之不竭之重要利潤源泉。世界各國之政府，於事先並未覺察，而軍事工業能於短期內，依彼等健全與習慣之售賣方法，以其所造之新奇物迫使各國政府不能不接受，各國政府間之敵視本乃傳統而不能調解者，彼等極迅速而認識忠君愛國之觀念衰微，與此種大工業之利潤不相容。此項大工業之販賣部，或直接收買當時大多數新聞紙，或設法以管理之，且於學校中亦嚴密注意於軍事教育，培養好戰之風氣。此種大公司之經理等，依照工業主義販賣之既有規例與習慣，除利潤外，僅知創造新奇戰具，絕未念及其他結果，在一九一四年一九一八年之大戰中，成為首次之試驗；在一九四〇年之波蘭戰爭及以後十年間，表現彼等最後之拚命與可怕之震動。

當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八年之初期，人類使用此種新式之戰術，感到極點之不愉快，因其尙不能滿足人類經常之戰鬥技能。一動怒者所欲為者，乃毆打另一人並使之羞慚；若有人於距離十哩遙遠之地，為子彈擊倒，或於洞穴中蒙受毒氣，此有若何意義乎？人們並非與共同類共嘗戰爭之樂，而乃共嘗此種



之恐怖。吾等曾指述在愛特卡瑪貯藏之戰事書籍中，對於可怕之新策略，對於非運動之品質，對於污穢狼藉與不文明，對於不顧人之尊嚴之機械，充滿無效之抗議。此種抗議，本身自必無效者，因其對於製造與維持戰爭之勢力，並無明白之判罪。有如孩童在怒號啼哭之時，彼等或不願觀察彼使其痛苦者究爲何物。

吾等於今日所見，彼允許營利之個人與美國公司製造殺人利器以售於任何人，似乃一種癩癩之行爲，但由十九世紀末以及二十世紀初之人見之，此乃世界上極自然之事也。對於新工業品繼續之擴大而應用於戰爭中，由於和平時代商業之經常出售方法，無任何之限制，自然發生自由製造及買賣殺人利器之行爲。直至世界大戰之慘劫以後，戰爭之無用，可以完全證明，歐洲人類仍之被趕入營房，隨美國軍次商人積極生產與出售新式殺人之武器，彼等被壓迫負責消費此項貨物，同時其本身亦爲此項物所消費矣。於是更多與更危險之戰爭原料，因之繼續積累。

彭加里 (Bangali) 有一諷刺家孫教授 (Professor Choudra Sen) (一八九七年至一九四二年) 在印度 (數篇重印之文字) 一書中，有一奇怪而似科學之論文，稱爲對於數種聰明動物之愚蠢比較研究，人亦包括於其中。彼感到人類在此時期間，眼見製造摧毀自己用之物品而漠不關心。彼研究當時在世界上將絕滅之數種海禽如企鵝等——二十世紀之一時期中；毀滅數百種動物——因而推測人類亦將遭遇與此相同之命運。彼首謂企鵝之被屠殺，彼大批印出此項非常人動物攝影，企鵝集合於南洋各島沙灘上，注視

屠殺彼之人類前進。又散處於一長而傾斜之岸上，當屠殺慘劇之進行時，彼等靜立或搖擺來往，或輕拍其粗矮之羽翅。彼等似不關心於同類之被人屠殺，亦不激動而逃走或抵抗。吾等可說，關於企鵝之心理，未曾有充足之科學觀察。試驗心理學之復活產生太遲矣，故不及行此種工作，吾等今僅能猜測，當屠殺正進行時，彼等奇怪之頭腦且有如何思想。有一見證指出此種動物，具有好奇心，乃極爲和藹者，有同情心而亦幽默者。彼等乃可造之才，在鳥類之智慧測驗中，其地位極高。然而，彼允許其自己絕滅。孫教授極相信，一半爲認真，一半乃嘲笑，謂企鵝並非無心理，僅心理有缺陷與錯誤。企鵝能有極多之思想體系，但無社會保存之思想。彼又指出海象亦如此，海象亦十分迅速受毀滅者。（此種海象最後數隻，被一瘋人殺去，一九八五年「海盜之暴動」中，當保護之巡衛撤退時，此瘋人，因急於造一「不朽聲名」，即以殺海象爲「創造記錄。」）但孫教授於考慮各項可能之例子後，謂社會愚蠢之獎章應歸人類所獲。

彼極瀟灑模倣當時之社會研究方法，對於其所稱爲二十世紀初之「人類企鵝」，攝取各種照片，千萬之人類企鵝搖之擺之而參觀戰艦下水，對閱軍與大操歡呼，凝視在天空之軍用機飛表技。並且於人類攝影之旁，並刊以企鵝之各種攝影，無論由倣倖之偶然，或由於人工之安排，彼等與人類之情形實奇怪而相同。孫教授又列出一軍火公司之股東名單內有美國教會之現任主席，英吉利國教之主教，極多教士，藝術家，法官以及其他忠良者。彼又引用多種英國國會在戰前辯論之紀錄，（在一九一四年初關於海

軍預算之辯論中，史諾登 (Phillips Snowden) 即當時急進之社會黨員，其後來成爲史諾登子爵者，) 史諾登表示特有之明顯。由此項辯論而觀，人類對於危機之性質，觀察至爲明白，且亦公開談論，惟並不甚感覺而已彼等能覺察事實，但非深刻之覺察，能引起有效行動，小小之差異，乃吾等注意應集中此點。

○ 美人何以呆望槍砲而無表示乎？況美人已明見，大戰時有二千萬以上之人，於痛苦與不合時宜中犧牲，何以不繼續行動，不作與彼時機相合之事乎？況軍事之準備繼續增長，可怕之戰爭亦可能而增加於人類眼前。後有人發現於一九二七年之內瓦會議之中美國皮次頓姆 (Bethlehem) 大鋼鐵公司爲積極反對軍縮者。不論如何，此公司與希爾 (Shaw) 所控告之三造船公司爲有關係者。希爾謂彼承受反對海軍軍縮之任務委託，但彼等應許與其之款則並未付出。彼會受公司僱用，此乃無庸爭論者，問題乃在其服務之程度以及薪金之多少。企鵝等對於有關之公司或希爾，大都無如何之表示。僅有數人表示憤怒而已。此正如有時鳥之見取魚油者而畏縮噪叫。(欲知詳細之敘述，請讀 C. A. Beard 的 *The Navy and the Defence of Portant* 一九三〇年歷史文件重印 4270, 112)

問題之關鍵則世界上全無哲學之教育，對於原則與一般之觀察，並未有聰明之批評。社會科學之在當時，完全缺乏，人類所受之教育，均未予以彼等認識事物間之關係，多數之人，全不知事物間能有如何關係者。彼等想像生活之此一方儘可變更，但彼一面則未受影響。工業家與金融家等共同築造偉大之軍備，強迫歐洲之政府購用，全不願後來之結果如何。於今日見之乃糊塗絕頂之行爲。此項宣傳軍備者

，在彼等之私生活中多爲可敬佩者：有溫柔之愛人，有優秀之丈夫，有愛好孩子與動物有良善者，對於下人亦極有禮貌。有人近於巴黎發現軍火業最鉅之經紀人，柴哈洛夫 (Basil Zalavoff) 之一畫像 (據說現歸奧朋 (Oppen) 頭頂三角之冠，雅潔之鬚髯，頸上掛以俠義之勳章，有如一斯文之小紳士，雖略易引人發笑。惟彼當主教與牧師之股東等，除給吾等知此相反之例以外，均具有基督教徒之人格。但彼等爲彼之紅利，因欲付此種紅利故，所以大眾之心中，必須時燃起戰爭之恐懼與必要。

較爲最便利之法，則乃收買輿論。屆時可用五百萬美或金一千万美金，完全收買一大報紙。僅以一戰艦所得之利潤，則足抵償此數目而有餘。至於美國報紙，依其最佳之傳統營業，乃必須受僱或出賣於戰爭經紀人者。此又有爲何錯誤乎？在美國，新聞紙乃一商業，不再負有服役公共之職務。一極忠實而報告戰爭危險之日報，其銷路必受人之破壞，彼不能與資力雄厚之報紙競爭，此種競爭者，因錢能收買一切最富吸引力之特點，對於普通讀者，在各方均可以勝之也。

此並非報館之主人與美國軍火商人有意傷害某人。彼等僅願出賣機器，且尙冀望此種機器急能脫售。報紙亦並非願意人類有大批之屠殺，彼希望能有銷路並更需要廣告，至於屠殺僅乃一附帶之問題，乃合法之營業中不幸之附帶問題。近視雖產生兇惡之果，然而彼並非惡魔。

至於士兵弗洛得海姆 (Frenheim) 在分析士兵心理之時候，繪出一亨利·威爾遜爵士 (Sir Henry Wilson) 在退休時扮裝儉樸之態度，其所穿之襯衫，挽起衣袖，在彼之別墅花園中鋤地。但當彼在他處

於軍事行動指揮者時，神情極爲威風，佩有紐扣皮帶與「勳章。」由一在郊外無足稱之退隱書記，一躍而爲上帝之重要，此種變化實令人可驚者。在和平時，享利·威爾遜在彼之日記上言：「乃一固執而受人討厭者；但在戰爭時候，彼則變爲一不可批評者，宛如一上帝矣。吾等則可知在職及升遷乃對於個人極重要者。但依吾等所能道者而言，彼並非愛殺人而殺人。倘有人以之飲血一杯，彼必感至討厭，然而，彼之生活確於血池中者。」

美國以士兵爲職業之人，彼等念及屠殺時，僅有極少數之人，稱彼等之屠殺爲彼等願意如此作爲者，因此未免太不近人情。所以吾等更勿謂彼等爲快樂。倘彼等能多想及屠殺乃可怕之事時，人類亦能登時轉變較爲良好矣。人類對彼等之國家，乃自小則用感情以矢忠者。在彼時之服役中，自視極高，且更好戰，彼等不見且亦不願見彼等職業以外之事情。彼等之宗教之師，隨時可告之，凡彼等之作爲，完全不錯者。

年代久遠之基督教之會，在彼時期之戰爭中，頗有直接之利益。本來人類對於宗教之儀式，日漸趨於忽視諷刺，但屢因所受之損失與死亡太多故，又轉而求上帝之保佑。在當時之小說中，此乃極易見之者。受衆人輕視之候補牧師等，又成爲戰爭小說中從軍之英勇牧師矣。

二十世紀之三十年代與四十年代，有一部份人悟及人類前途之危險。此種人每天在增加中，在彼等前面之問題乃如此者：如何可以使人類脫離彼等散漫之心思，而將彼等前面之醜惡現實集中注意。以後

又如何組織彼等偉大之努力，以摒棄此不斷發生之英美戰爭狂熱，並拋棄彼使全世界之社會民衆而陷於永久之威脅。

。此種着急者，獲不到一中心之敵人，又獲不到一統治之魔鬼而將之爭鬥。如若可尋時，則可成爲直接之爭鬥，但報紙之表面乃極熱望彼等之勝利，實際乃反對彼等者。舊社會與政治之傳統，不論裝作如何情況，大都亦於暗中反對彼等者。歷史乃反對彼等者，因自有文字以來，其對戰爭之事爲慣見矣，不但希爾爾之現任主教以及自由教會評議會之現任主席等，因彼等懼紅利之失落。且天主教之教會以及所有基督教之教會，表面雖擁護和平，但內中則敵視與反對能使世界和平穩健之唯一世界監督，新精神之努力，倘如欲收效，必須先承認此基督教會之信條，不能取悅或指導世界爲前提。

戰爭乃自然者，且爲不可避免之此種觀念，不但存留在條頓人類之腦中，且亦侵入於彼等之血液與習慣中。少數有眼光人之周圍者，全站滿此種人，小數人所欲進攻者，不僅乃一砲台，而乃各種不問混合之動機以及錯綜之利益，在彼等之心中，亦在彼等之身外。

## 九 災禍根源之凡爾賽

反對中歐同盟國戰爭，即世界戰爭，在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十一日，表面作爲完結矣，中歐各國則失敗矣。在凡爾賽舉行之和平會議，乃一八七〇至一八七一年普法戰爭後勝利之德人對法提出和平條約之

宮殿。現乃法國與彼之聯盟者提出之條件，此當然爲一復仇之觀念與嚴正之裁判，受觀念支配之形勢。參加會之各國坐下，共同糾正彼等祖父及父親之錯誤。但時已晚矣，在閱讀彼等議事錄時，吾等明見之；此乃歷史之傳統與人類世界統一之兩者間，銳敏感覺衝突之發展。假使「大同國家」之觀念於會場中所獲，惟至小彼之聲音可聽於場外者。

九一九年，世界確有極多之聰明人，彼等漸之認識「大同國家」之必要，有不少人，如吾等已會描寫之福特彼之本能與感情，雙方均明白知悉此種觀念，但尙未有一人能有勇氣以智慧認真解決此一世界之制度，以之代替現存之各國制度之問題。因人群均不免具有畏此一重大之責任。然而吾等現知悉極清楚，此卽乃彼等唯一能做之事。倘吾等欲避免日漸深陷之連續災難，此卽乃唯一之前途。但此種計畫之新穎與廣大，因不合理之習慣，將彼等留在歷史之故轍中，故使彼等畏縮不前。

由吾等觀之，彼等如淹於水中將死之人，彼等願賴游泳浮起，嘗試抓住草與泡沫等而已，雖然傍有一梯，但彼等堅定拒絕由水中安然爬出。

在彼等之世界制度理想中，彼等無人能離棄純爲避免戰爭之政治協定，人類須再嘗五十年艱苦，始得廣大之認識下好戰不過乃人類進化預兆之一種，並非最嚴重之預兆。

參加和平會議之一切代表中威爾遜總統乃感到未來之暗示者。其對於此一解決之責獻，固不免有缺點，但能使吾等得知此一時期之政治理想。彼以創造出美國共和國之個人自由主義所遺下之真精神，用以

解決此複雜之世界問題。在此類可怕之討論中，無數到會者，如法國之克里孟梭，英國之路易喬治，意大利之松銀諾 (Somino)，日本之西園寺，比利時之西曼士 (Hyman)，波蘭之派特里夫斯基 (Paderewski)，羅馬尼亞之布拉庭拿 (Bratianu)，捷克斯拉夫之彭尼士 (Benes)，希臘之唯尼之洛士 (Venizelos)，哈查士之弗沙爾 (E. Orlandi)，尙有極多現已凋謝之人。在此一切人物中，竟無人能知除去任何民族利益之考慮外，整個人類，在此次解決中亦有利害關係者。彼等乃不能調和之「代表」，彼等乃國家利益之律師。威爾遜僅在一極短時期，獨自代表人類。或至少彼之外表乃代表人類，在此一短時期中，全球各地，均對之發出非常與緊要之響應聲浪。此一形勢極爲令人着急，全世界人類，對於威爾遜，所述之一語，或所做之一姿勢時，均高呼熱忱擁護與崇拜人類，亦認之爲和平之對象。千萬人等，信任彼乃一帶來無限幸福之神；千萬人等，甘願爲之而犧牲。此一響，乃二十世紀之初最光榮事件之一，顯然「世界邦國」之觀念，彼時已形成，已於母胎中震動，彼乃活動者。

但其後有焦慮之十年，彼又停止活動矣。

威爾遜之逸事，在差異之背景與差異之服裝中，重演福特之舊事。彼等同爲被過於偉大且而乃不能實行之理想所觸及，在一短時間中大顯身手。以後，即降落矣，有如一片落葉被巨風所吹起而又落下。世上不久人均知事實上之威爾遜，僅爲愛慕榮譽場面，並無深遠之思想與大量之慷慨者。彼並非站於代表人類之立場上，而乃代表美國之民主黨與其本人。彼爲黨之勢力，犧牲去美國人民對彼之愛護。爲欲



求得社會之虛贊，犧牲去彼在歐洲之聲譽。只有一極短時期，彼乃生存中較爲偉大之人物。其後尚有一個短時，彼仍爲一超群之人物。彼曾往拜訪歐洲各國宮廷遺跡，在歐洲各首都中，彼受人之歡宴，並且放棄彼之主張。吾等對於彼此等無結果之快意遊歷，今不必多加研究，吾等所關懷者，乃彼之思想。

極明顯彼之要求某一種世界和平。然而彼是否有時能理解，世界和平即爲以世界監視人類各項重要共同利益之意義，此乃頗可懷疑者。彼一如對於極有把握而工作之事情，未經澈底研究。彼並未想，如若彼有念及時，彼亦不敢尋求，例如於吾等目今存在之集中世界統制。此種之世界統制，或超出彼所讀之書與彼之理解外。彼之計畫，由頭至尾，純粹乃一政客計畫。

彼所理想之典型，乃欲將歐洲及美國之議會政府簡單改革一次，俾更適於廣大之結合。彼之國際聯盟，似爲由凡爾賽和議中產生者，乃一標準之十九世紀政府，在大地上將範圍擴大，中途遂萎謝矣。比聯盟有一上議院，——即理事會，——與一下議院，——即國聯大會，但爲欲免主權國家之多疑起見，彼無執行權，無固定之收入，無軍隊與警察，無實權用於任何事情。以政治機關言，彼乃廣闊而毫無效能者。彼完全乃世界各國政府之代表，非世界各國人民之代表。實際上彼並未爲任何事情，使世界上之普通人民，感到國際聯盟爲彼等自己之國際聯盟國際聯盟之代表乃各國政府之外交部所指派者，國際聯盟之用，依照常人之想像，即乃代替各國政府行事者。彼等乃國家主義之政客，然而，彼等反被派至日內瓦消毀國家主義之政策，國際聯盟終化爲一被人諷笑之機關，乃爲敷衍人類始初表示出之統一要求

，使彼等漸之忘去此種要求者。

但，當時尙能作其他事乎？倘威爾遜乃代表人類不成形之願望者，彼在其所接近以及應付之政客中所引出之印象，乃將其看爲一不忠誠之妄想家。人均認之爲妄想家，以應付之並攻擊之。倘吾等欲得較此無用之聯盟更實在之事物，唯一道路，即乃草一檄文，昭告世界所有之人民，共起敵對彼等之政府；對世界曰，如一九一八年所能言之「道義邦國」之日期到來。此必能引起地球上遠近各地之回響。

威爾遜此人乃不能如此作爲。因彼無想像之能力，且對待政府亦無此種之勇氣。彼與平時之政客相同，以極大之主見爲達到小目標之手段。假如彼能更勇敢與偉大者，彼或已失敗或完結矣。在此等世界情狀之下，彼終能失敗與完結者也！如果彼此種勇敢之號召勸告世界，在人類間永提出真問題，或可使世界之失敗時代減少數十年。

彼所作之事，僅爲要獲得眼前人民之對歡呼之虛榮，但對於人類之希望，却露出一種莊重之自許面貌，從游行之車中或在裝飾之走廊上，對羣衆鞠躬，莊重而退回至與舊時之外交家及政治家，舉行秘密會議中。如此，最後則國際聯盟出現。彼未曾創造亦不解決任何事，過三十年後在歷史上消隱矣。

此一聯盟並非成爲極不良好之疆界，聯盟之功用，竟保障得極長久，在無數之其他規定中，亦包含有與德國訂有同盟者之條文，正如迦太基 (Carthage) 在查彌亞 (Zamia) 大戰之後被羅馬之限制。

威爾遜之陳舊觀念在已染有瘰癧病之歐洲發生更惡劣之因果，則產生一批新國家。威爾遜終認國聯

即乃統一之證人，彼受此種差誤之認識所蒙蔽，彼則贊助歐洲地圖由民族之單位上重新分配。波蘭由此恢復矣。吾等於歷史上已知此國家當十八世紀即被瓜分數次，波蘭正當平原中央土地廣大，在歐洲商業極發達時，彼之獨立生存乃感至重大威脅。地理上極為不利於彼中世紀個人主義之騎士與貴族所轄下之農民集體。但俄國，普魯士及奧國之瓜分波蘭乃用極野蠻之手段。當拿破崙大戰爭後，關於此已滅亡之波蘭帝國，有一動聽之神話，感動法英美之感情。為鄰邦蠻地吞滅之粗暴貴族與彼等之農奴，竟被理想化為文明者，勇武者，卓越之民族，為如何被異族壓迫與踐踏。欲決心恢復波蘭，此乃威爾遜總統雄心之一端。

波蘭果恢復矣。但此由一世紀多之奴隸生涯所解放之波蘭，並非有高尙精神並大度量之人民，足使世界之自由主義者予之以同情及希望。一適成反比例偏隘之愛國政府建立矣。且即時進展為一侵略之復仇者與強蠻之獨裁，例如猛烈迫害彼之廣闊國境四周而落於網內之其他弱小民族（約占全人口約三分之一）。以前之波蘭乃劫奪與侵略之國家。莫斯科城下，曾有彼之鐵騎踏踐與搶劫，現今亦未改變彼之本性。立陶宛 (Lithuania) 之一維爾納市 (Vilna) 竟為彼突然進攻強佔，且向東展至加里西亞 (Galicia)。當波蘭在征服被威壓之烏克蘭 (Ukrainia) 與路登尼 (Ruthenia) 人時，彼之殘暴兇惡與彼從前所身受者相同。一九三二年，此一耀武揚威之新國，預算竟有三分之一乃化於火之用途。

不但波蘭乃重新出現於地圖。由歷史之傳統，感情方言與地理研究變為一個簇新自主國，而且捷克

斯拉夫，(Czechoslovakia) 南斯拉夫，(Yugoslavia) 芬蘭 (Finland) 愛沙尼亞，(Estonia) 賴脫維雅，(Latvia) 立陶宛，匈牙利，土地廣闊之羅馬尼亞，亦齊起爭主權自由，所有此野心敵視，聯盟，瞭解，誤會，公開者或秘密之條約，稅則經濟競爭等々，在人間增加糾擾苦難。首次所謂世界議會排斥俄國，原因乃其否認所有之鉅額戰債。此即乃西方之國家主義所嚴重關心者。最可怪者乃以國際之和事者及民族之自決者，自居之美國，亦站於國際聯盟以外，甚因威爾遜總統之偏強決心，欲自己與其民主黨實現拯救世界之不朽光榮，故彼實一狡猾者。

參議院完成小部妥協之企圖復，即完全否決聯盟約章，不再過問世事。威爾遜總統不能再做永久和平之王矣，並且在此奇怪之時代，使彼迅速退回至凡人之本色。彼死時，使彼極傷心與極失望。美國與福特相同，回至經常之實質與編損益決算書之老漩渦中，而歐洲人則以威爾遜之名字書於城市，街道，草坪，以及車站上，盡力利用其所遺留下此一失勢之國際聯盟在彼等之事情中。

俄國與德國，未參加國聯，但此在遙遠地方之人民，如——日本與中國，則又被容納於國際中，認為一自然之事。此原因顯然為彼等乃同為趨同於「威斯特發利亞條約 (Treaty of Westphalia) 型式」之「良友」，歐洲人實際全不知此遙遠而古代民族之社會心理，此種由各方集起之政治家之中，宛如誰亦未念及政治之行程，全以心理之事實為基礎者。國聯在無數困難之後，延緩幾年，雖然曾有成立一種智識合作委員會，但彼之活動，依吾等現能蹤跡者而言，此不過乃一種非實用之知識，未有任何事情指出

此委員會對於聯盟有若何理想之興趣。

倘吾等參證從來之事件而言，國際聯盟於美國參議院否決參加後，立刻實行解散，豈非更佳。當時歐洲之列強，理解至彼等立刻安定全球之計畫失敗，或須立即組織限於歐洲範圍之調解與合作之另一聯盟。故日本之退出，實極合理。

彼之權削減矣，彼報告之勇氣與辛辣氣味則反而增加。後來之數紙報告書，乃一極有意思之歷史文件。國聯會員國逐漸停止彼等之津貼，書記處亦寂寞如空無人。國聯即如海牙法庭，在飢餓之五十年代中或以前，逐漸不存在矣。彼於第一次之波蘭戰爭後，已於歷史中無地位，但彼辦公之巨廈，於一九五六年仍爲舊而屹然不動。在一九六八年，及以後數年，被道義世界運輸聯合會之西方分部用爲附屬之辦公處矣。

在凡爾賽條約之中，唯一之研究吾等人類財政以及經濟生活之部分，即乃對德國課以鉅額之金錢之賠償。現今此在吾等見之，似奇怪非凡但對於凡爾賽之政客，則爲自然之事，政治之生活仍深植於舊日純粹戰爭之傳統中，仍集中於疆界與軍事之利益上；彼乃極不理解經濟之現實者。吾等已言及之，用鉅大之勢力以要求經濟之統一，則爲大戰唯一之真實原因。然而，凡爾賽乃完全忽視此一點，例如此一原因，似不能成立。

在當時吾等能聽者，僅有一特出之聲音，乃在一九一九年出版之英國經濟學家坎斯 (J. M. Keynes)

之大著歐洲戰後之經濟一書上，彼發出抗議與警告賠償支付，將使信用與貿易解體之呼聲。協約國彼等相互間欠有大堆債務，彼等全無取消之辦法，且在「政治之」國際聯盟之旁，未有「經濟之」國際聯盟，因未有人提過經濟戰爭之節制來。美國人——連威爾遜亦於其中，——依舊乃在財政之個人主義之階段上；彼等將賺錢認爲個人在法律範圍中聰明與否之事情，而美國人所理解之法律，對於開明之自私自利，僅爲一有趣之障礙，而並非有效之牆壁，當時美國之娛樂方式乃撲克遊戲，故此一偉大民族於大戰後坐下作撲克戲，以法國及英國主要對手，對作欺騙，一觀誰贏得世界之信用與黃金爲最多。

在戰後十年中，人類智慧始漸感凡爾賽和約全無結束戰爭之能力。彼不過爲流血之暫息。彼所以如此者，僅爲在各主權國間傳統之鬥爭中，開闢一更巧且更破壞之階段。各獨立主權國之存在無論其爲赤爲白，均乃戰爭，僅爲一種縝密之錯誤教育，使世人不見此淺顯之事實。戰敗諸國之民族，感此條約之太平，雖欲確指某部分亦爲不易。彼等感到此一種條約向其提出，令彼等在上面簽字，將其簽字認爲與犯人帶來受處罰相同。彼等自必決心盡力修改此束縛之條約，或於暗中違之，或不顧彼之條文。在另一方面，勝利各國，亦感到其不但侮辱被其所擊敗之敵人，並且使彼等處於極不利之地位。因而勝利者永在提防彼等之復仇，於是彼等永不解除武裝，彼等不安並破壞凡爾賽條約之束縛，保存與增加彼等之軍隊。

軍火公司與其報紙，自必盡力使武裝之「安全」之堅持更爲加強。例如法國人民若欲將武器投

棄時，即時有關於他國秘密兵工廠與軍隊秘密操練之故事宣布，阻止彼等勿將武器投在一邊。彼狹義而支配法國之愛國勢力，不僅使自己過激之武裝，反對彼已傾覆之敵人，而進行一種暗中與無情之金融戰爭。

且勝利之列強，見及彼等敵人受打擊至不能再起以後，在分贓時極坦白欲互相佔有。此乃與主權國之傳統極相合者。因彼等之「聯盟」並無產生共同之情感。於凡爾賽和約簽字第二年，希臘人與土耳其人即於小亞西亞衝突。希臘人受英國之鼓吹，土耳其人亦接受法國與意大利之支助。此乃一種國家主義之工具戰爭。此次戰爭終結，希臘大敗，司麥那 (Smyrna) 城市被燬。吾等在城市中見一可怕之殘殺；無數婦女兒童受暴行，青年被挖出眼睛，有被割去肢體者，有被屠殺者，除土耳其區域外，所有地方均受劫掠焚毀。在烈焰城市之碼頭上，密集恐怖之人羣，絕望盼彼能於搶劫慘殺或投水以前，得有船隻脫險。

不久以前，土耳其人已將法人由古時之西里亞省趕出，並將古代之希太人 (Hittites) 或亞門尼亞人 (Armenians) 完全殲滅。由亞門尼亞見之，戰時與戰後並不相異，因刀與火仍追逐彼等。彼等死亡者有兩百萬以上。

偉大之和平後，俄國南北兩部以及東西比利亞仍繼續戰爭，中國亦成爲南方政權之犧牲品。波蘭奪取維爾納而侵入東加里西亞，與俄國在烏克蘭戰爭。一隊愛國之意大利人，入弗姆 (Fiume) 驅逐一協約

國之聯合衛隊。

俄國之東南部，立發生可怕之災荒，不論美國或歐洲均無法援助。當大戰前，世界任何地之災荒均在盎格魯薩克遜人之社會中激起慈善家之活動。但慈善事業已失去真性。僅有東方國家，尚有東方之舊習慣在顛動，但英美各國即連此種顛動亦無。

此乃凡爾賽會議所造成之世界和平與聯合之結果。

於是，彼等須做一種不滿意之補綴，以糾正和約中最明顯之缺陷及省略。君士坦丁前乃由土耳其人手中取去，為協約國之混合軍隊所防守者，但在司麥那顛殺，及在彼等與英國人間某種戰爭之形態以後，一九二三年又交還與彼等矣。

在歐洲殘破之局面中，新興與重造國之國界劃分，極為不顧及經濟之學識。農民等需要多年始發展之城鎮市場，或冬夏季之牧場，現均將其截斷矣。大冶鐵爐及化學工廠五金工廠，均由彼等所依賴之鐵砂與礦源分離。以前乃中歐東南部金融與中心之維也納，僅成一缺少身體之光頭。然而凡爾賽一切風雲中，最荒唐及後來證實乃禍害無窮者。當屬但澤 (Danzig) 自由市場及所謂波蘭走廊 (Polish Corridor) 之創造。

吾等且略論上述之最後紛擾，聊表和會當極壞時所表現之心理。乃一單純而無聊之觀念，其有如謂某人乃無賴者，故凡反對某人者，無論任何人皆善，此項心理支配一切，於波蘭走廊問題上，較任何地



爲更甚。波蘭人自以爲善者，彼等乃協約國之嬌兒，乃來至美國之情感之歷史家籠子。彼乃代人將豪強者之位置推翻，對於飢餓及有欲求之人，彼準備盛滿美物賜之，而此項以前之富者乃令其空手走出。他國見波蘭如天使之在威爾遜懷抱中。驟發之波蘭人不但得以統治路登尼人，烏克蘭人猶太人（乃彼等最憎惡之人），立陶宛人，白俄羅斯人與他國人，且彼等更得經濟上極爲重要之出入口海口。故波蘭有驕者必敗之勢。

威爾遜總統在此中極爲堅持。瑞士在歐洲大戰前無「出入口海口」之境亦甚佳，惟此乃另一事。難題即在於種族之有色地圖上，無一處能指出乃波蘭之界海。在威斯脫拉 (Vienna) 河口兩岸，該處被波馬蘭里亞人 (Pomeranian) 與德國人所居住，倘若波蘭需要出海貿易之路線時（其實波蘭之貿易，大部係與其鄰居交往者）唯一合理者，即在與經過地帶之人民成立諒解。此乃最易於成功者。在威斯脫拉河口，有完全德國之城市但澤，彼乃依賴與波蘭貿易之出路而生存者，彼乃無別方法能發展者，吾等無理由信彼能對於波蘭之進出口發生若何困難。彼乃一古代，誠實，清淨，與繁盛之德國城市。其中居民，百分之九十六乃德人。

凡爾賽和會在此一誘人術語「出入口海口」之靈感下，注意及此問題時，以上所述即乃當時之形勢。彼等將之與德國分離，將之化爲一自由市在彼之西，彼等連波馬蘭里亞之闊帶形領土均劃入波蘭，達至威爾遜之「出入口海口」之願望。（此即乃爭論中之主要「走廊」）在走廊內，無能比但澤之商埠，但

波蘭人自己開始於格丁尼亞 (Gdynia) 創造一對抗之城市，此應純屬於波蘭者，彼之目的，即在使但澤之德商挨餓。主爲不平之事。

和平條約之訂立者，爲使威斯脫拉河對於波蘭無量之清淨而甘美計，有將波蘭與東普魯士之境界非與尋常，定在河流之中間，且定在朝東普魯士一方面之地位，(Jachus Kay-sch, La Paixen Peril, 歷史文件, 1911)。所以東德之人民，如農夫，漁人，及帶領羊羣欲飲水之牧者，均在能見河流之地，即爲一邊界線，及波蘭衛兵之槍桿阻止不能前行。而且，向東鄉村乃平坦而低窪，前乃被一堤塘所護以免洪水，並免陷於沼澤。國界將該堤切成五段，因波蘭人毫不注意於此種堤防，故不久堤防多失修矣。甚至加細國 (Garzaco) 國界線將皮旭夫司惠特 (Bischolswarten) 大城市從彼等之火車站切開矣。

但吾等不願將此一使人惱怒之解決說至過詳，使人惹氣之事，當以該走廊之本身。交通線素爲東西向，鐵路乃朝此方向建設者；大河乃南北直達但澤。今乃波蘭人設法去破壞此兩路方向之交通，將一切交通沿南北曲折來去，以與但澤避免每一往東或往西之德國人，要受多次之邊境盤查繳納稅及相當耽擱，值得紀念之麻煩，倘若特別快車經過走廊時，窗戶均須關閉，此真乃麻煩極矣。但澤城自從與德國之貿易切斷後，彼等在波蘭方面之商業，逐漸爲格丁尼亞所奪去矣。法國之資本，注入格丁尼亞，注入彼等南向之新建鐵路中，於是法國金融業，立即捲入漩渦中。

但澤之受辱與危險，在德人之想像中，惹起熱烈燃燒。該走廊使彼等在激怒和平條約中之任何事件

，均未使彼等激怒至如此厲害，其變成一重要之政治爭論。在古代之西利西亞亦有一與此相同之難問題。在薩爾（Sarre）流域有一傷痕，被強迫從奧國邊界地方，亦有一受傷痕迹之外。尚有無數苦痛之憶念與冤屈。此等地方，對於柏林極為親近，此使德國一切生活均感至為憤慨。

在凡爾賽和約簽字後之十二年間，波蘭走廓明白顯示歐洲形勢中之最危險之原素。彼破毀每一次軍縮之計謀。彼指示歐洲直接重陷戰爭之路。在一九一四年前，歐洲之政治家，對戰爭抱定宿命論之態度，認為可怕而又無可避免之事，已明顯而在重現且更為廣大矣。

歷史真有重複自己之神態。關於此種公開之創作，無一能提示任何確定之辦法；但此時期，幾乎無一政治家不在有機會時高唱其反戰之調，自然彼等乃巧妙避免述及此種具體而可以引起辯爭，不愛國或是易傷有關於列強之談論。

## 一〇 國際聯盟無力使世界之和平實現

此一徒勞之理想主義者威爾遜，當吾等在完全忘去彼之前，吾等當喚讀者注意。彼無數失敗之主要原因。吾等勿因彼個人之缺點，即斷定彼理想之野心亦為同等不可能者。彼狹小之自大，對於中歐各國之懲罰與無數勞事，不過說明當時組織國聯之不利，其後變成彼之致命傷。在當時欲實行一世界制度，理方面之準備尚未充足，無一思想之體系能維持之。「道義國家」「現代國家」之各種觀念，人對彼

之認識尙不甚清楚，並未將其加以充分發揮，而國際聯盟即乃最匆促成功之產品。

吾等立即談及此需要德·文特 (De Vintel) 與彼同志之終身計劃矣。此乃需要社會心理學有極大之發展與應用，使主權國家之混亂狀態，完全爲中央統制所代表，始能有遼遠成功之可能。威爾遜以爲彼能集合數同情者，代人類之統一書一藥方。彼毫不念及面前任務之偉大，複雜，親切與深奧。彼企圖以補綴該時代之破舊系統，暫作爲新者，彼夢想不到貨幣之改造，全世界實行純社會主義之需要，以及教育之完全更變，如此則，人類和平與安全始能建立，故彼乃一狹小與盲目者，永遠不能站於時代思想之前。

此一早熟而全無效能之聯盟，對世界和平之實現，實祇阻礙而無補助。人類之自由思想，關於此問題之主要點，乃受其阻止矣。有敏慧之人，曾組織（如在英國）國際聯盟協會，由外表觀之，一如贊助彼者，其實對彼乃反抗而並無補助；對彼之會章與工作，爲有效之批評。彼等謂，有彼總較於無爲佳，實在，此種組織，開始即錯誤，較於無更不佳。在戰後十年，一般人之心中，關於世界政治之活潑，以及建設之思想分量乃特別細小。此顯然爲國聯之無能，乃是無可爭辯者。人類對於已放棄之世界統一，不得不再開始研究之。

十二年後，「現代國家」之運動，尙在尋覓概括之公式，以作致力於進步與自由之用，和平主義者，社會主義者，以及局部且混亂或表示不滿之各種主義者，互聚一處各相諒解合作，彼等之精力，大部

已消耗於暗中之爭辯，相疑及局部之嘗試間。二十世紀中葉已結束矣，世界上關於「現代國家」之宣傳與教育，尙無人負責焉。

## 一一 凡爾賽和約後金融與社會紀律之崩潰

吾等已指出世界戰爭超出空前範圍與破壞，全因世界鋼鐵工業之發達，此種發達情形，與人類政治及社會概念相較之下，乃一膨脹之形態。但在戰後之最初十年，在團結無力之人類社會間，有其他不相稱之發展。開始於其他無數弱點中顯出。吾等從經濟之觀點見之，戰爭，乃人類無他方法以分配及消費過剩之生產，但戰爭必然之果，尤爲對於國際貿易之干涉，使彼於無數產生原料而未開發之地域亦成立工廠，出產物品，使世界生產之工廠總量。增至戰爭停止，剩餘生產品之消費，或停止維持數百千萬脫離勞動工場之工人時，此事實遂日見迫切之明顯。戰後，無論軍縮之會議次數多寡，而戰爭準備仍繼續增加，但彼所毀滅之人與破壞之物質並不多。故尙未能避免困難之形勢。

再者，於生產能力擴張之時，吾等見消費能力正積極縮減。生產效率愈增漲。工銀勞動者愈減，貨物愈多，消費愈少；消費少則商業利潤亦小，股東與個人企業家之總消費力亦減少。故購買行程之兩端均減少，普通之投資者與工銀收入者之境遇更困難矣。此乃「生產過剩之難題」，足可使二十世紀之三十年代之作家與新聞記者等焦慮也。

今之青年學子或問曰：「何以彼等不整頓乎？」此問者當易，惟誰可整頓乎？吾等應用經濟學之現代上層結構，例如大衛·劉賓（David Lubin）局與總經理部，及彼廣大之統計組織。數十萬之分站與觀察者之指揮，整理與分配。此種組織在當時尚未存在，像有盲目之估計與不優之力置在調整。人類之普通利益乃在繁榮，但無專門人才使繁榮繼續維持。顯將企業之自由，加以極大之修正乃極必要者，但，彼管理政治之人，即最不願負擔此種修正之人。

從生產活動膨脹後，銀行與金融組織亦膨脹矣。此乃一畸形之膨脹，可謂此乃物質生產已擴張之結果，並非相互補償與有統制之進展。

茲吾等見之至明，世界物產之分配於企業所消費者，乃屬於社會正義與社會政策一部份之工作，應於公共批評之下進行，考慮各種要求與需要之理由，故吾等極難明白二十世紀之人對此事之態度。吾等不能夢想將此種事交與營利之私人。以作有效之管理，等於吾等不能將自己之法庭與學校，盤於任何人。但在一九三五年時，人類尚不明此理，彼等尚待練習此一教訓也。

二十世紀初年，銀行與貨幣之故事，有無數似為未可信之事，於是變為最吸引歷史心理學之研究者，以及研究有結果之領域矣。銀行與貨幣之體系，乃由實用複雜錯綜間產生，彼乃演化而產生者。並非有計劃之組成，奈無人欲衡量任何之實行是否與正義及結果吻合，人均以為僅能於當時通行則可已。人類試此驗彼，造此造彼，將彼等事後之意見完全隱藏。隱藏在此系統乃是主要者，關係於大眾利益之事

，應公開發表，惟此並不被人明瞭，於是影響普通人之購買力與工業企業之信用根本決定，完全乃在秘密之中實行，對貿易及工作之限制與刺激乃在不知不覺中進行。無論任何學校或大學之普通教程中，對於此種主要事實，均無明顯提示，私人企業之秘密權利。為教會法官與習俗所重。人類失業與否，對於彼等之貯蓄之受人所論。或景況漸佳，彼等亦莫名其妙。彼等完全不同吾等目前所有關於經濟壓力與運動之一切知識，彼等祇看見有令人不快之漫霧，霧中尙隱約可見有神祕之人物。

諾爾曼 (Montagu Norman) 即乃此種神祕人物之一，彼乃一九二〇年至一九三五年英國銀行之行政長。彼乃全部歷史中不可捉摸人物中之一。在彼之週圍，滋生甚多神話，彼根本即乃一神祕者。彼之容貌極瘦削，且尙有鬚髯，形體如一藝術家與音樂家，全不似當時之銀行家。彼羞於出名，或因此他人均稱之為「神氣。」彼專化名出遊，與突然出現於人所料不及之地，用此種習慣以刺激人民之想像。彼如此為所何事乎？此乃任何人均不得而知，彼乃或因好玩而如此作為。彼供給不少證據，予一九三〇年調查金融之麥美倫委員會 (Macmillan Committee)，由彼一次證據與彼一二次公開演講，使吾等知曉彼所從事暗中活動教育然而據吾等今日見之，其乃極不完備者。彼對於人之生活習慣，及環境關係之學問，全無常識。即乃彼對於社會與經濟兩面之思想，亦非吾等今認為一普通公民所必有之思想。彼之所以適合此黑暗職守之主要資格，乃因其在英國銀行服務之前，則與私人銀行交接，獲得極多之實際經驗。由此種經驗之積累，即乃吾等今所知曉之人類財富，偶然與暫時擴張之時期。簡而言之，彼對自己之職守

並無虛心，因銀行活動在非常狀況下亦能獲利。彼之心中，因此即有極多成見。然而在當時，彼乃被認為有魔力之「專家」，故於戰後困難中，彼竟有巨大力量，可以破壞或使歐洲每一國數百萬人之貧窮或富有。

在戰爭與戰後之時期中，一另外暗中活動之金融大勢力，即為大群之私人銀行。摩根銀行可算為此群銀行之中心，乃一最典型之銀行。此銀行所進行之業務，彼之規模。較諸許多小國政府為大。彼對某國訂約或拒絕某種借款，即有決定該國政府命運之力量。創辦此銀行之摩根(J. P. Morgan)，乃美國，「紳士」與德國貴族之合種，彼內心之貪慾，同時亦流露於搜集名畫及普通「美術」品之上。其後彼乃死於大戰爆發之前夕。但彼與第一羅斯福總統爭論中所用之一語，後竟被人用為反對全部私人銀行最兇之武器。「羅斯福」，彼抗議曰，「欲吾等均有一玻璃之錢囊。」

第二羅斯福總統，即時復活此一種要求。

無任何言語，能比此透露貪婪，弄權詐習慣之語更為明白，摩根並非不誠實，但常奸詐，此乃彼營業上之規矩。彼堅持不公開之錢囊，隱藏動機，使一營業準時完成。彼死後之傳統，仍為活在；彼之銀行，變為信用之堡壘。彼所作之錯綜交易。在歐洲民衆之生活周圍，似懸掛一暗蛛網。此事業種下不少害人之工作，正如蜘蛛織網，殺人而不見血者。然而，當時之人均不明白。不論此種特殊之事，祇能在有條理之研究者經多時研究後，始能模糊尋得頭緒。



此種神祕之銀行世界系統，結合而統制廣大工業之黑暗人物與集團，使消費力量，陷於困頓不規則。例如有神祕人柴哈洛夫 (Sir Basil Zaharoff)，彼乃軍火經紀人，但彼仍爲受吾等學校之兒童所歡之人物。尚有克魯格 (Joh. Kruger)，獨佔世界安全火柴之市場，以鉅款借予各國政府，最後，被人發現彼僞造大宗證券，彼爲逃避欺詐罪罰，自殺於巴黎（吾等應知現於博物院中所見之安全火柴，消費之數目以十萬計，因當時尚無其他便利之火源，火柴之製造與分配，乃一大規模之工業。）克魯格不如摩根，彼並非貪婪之人，故不窖藏，亦不搜刮。彼任何均不願惜世而法律亦不管；但彼以建築之甚多華麗巨廈，捐款作科學之研究。（如北京人之發現，在考古學上乃一可以紀念之事件，此乃露彼之捐款而辦到者。）摩根乃居奇與積累，克魯格乃劫掠但又贈與。摩根耗去彼之錢，收買名畫之真蹟，原稿，以及同一純正而有價值之舊物，克魯格將彼所保管之金錢，用於裝飾藝術，與電氣事業及離奇之建築中，再有無數非常之試驗。彼等兩人之行動，全乃毫不受人干涉者。當時之金融結構十分黑暗，故克魯格能於數個月中將一捲約值五十萬金圓之僞造意大利證券，在市上銷售如真者，將此僞造之證券向有名之放款者抵押到借款。此種把戲。倘若可能時，現在，僅一天時間即可在交易所中查明；但現今亦無人能爲此事情。此等神祕人與操縱東歐各國貨幣之各個投機集團，及無數別項營利之集團與個人生活，均可在傳記詞典 (Dictionary of Biography) 中惡作劇者之生活 (Lives of Mischie) (金融諸卷) 中查明。彼等中間最佳者，亦爲一種搶劫或冒險之勾當。彼等之大多數，不顧後果，僅與鑽堤之鼯鼠之活動相同。

在此時期之金櫃文件皮篋中，當黃金之運動對於商品價格對於世界上海人之信用有極要關係時，吾等可見新聞紙上刊有「無名之購買者，購取現金兩百萬」之題目。或比較模糊之「黃金爲無名之購買者買去。」以後，一切小貨幣投機者，須開始窺測，偵探精度，而且人工升漲着彼等之營業。俾遷就此暗中所預示平衡之金融移動。

其他神祕之人，尚有各國財政總長；內中英之財政大臣，或乃一極佳典型。彼在每年必須將另一年國家之預算與稅收整理，總有大量之耳語，暗示，窺探，計算與來回之奔走，彼等欲爲一稱爲「平衡預算」之算術神祕。當預算將宣佈時，營業似爲停止，投機，保險即時完全活動。要人之妻，家庭，親友與祕書等走動時，均成爲衆人猜謎之中心，被人認爲似有魔法。彼等亦自認重要非凡。最後，偉大時日即屆矣。立法機關集會之時，人數極多，亦着急，亦好奇。魔法醫士帶有彼之魔法皮包，在下議院中佔據彼之席次，威儀而站起，開始講述彼「預算之演說。」

關於預算之演說，均引起人家之「驚奇」對於二十世紀混亂之不測，有何物更能較之作生動之見證乎？不論何物均有被抽稅之可能，不論何物均可免稅：無論誰均可避免在當時經濟之黑暗中。此有如無關緊要所可怪異者，即乃世界上此一系統雖無搖々欲墮，但竟能支持如此之久。

此種々狀況，乃如何之驚異離奇，似爲航行在洋面上一橫斷大西洋之大郵船，官艙與房艙中燈光輝煌，客廳與餐室均非常熱鬧，而在船之下層，主要機器，顯然爲有弊病，機間中無一絲發光配置，而彼

照護之人，（或者戴着假面具者）彼等工作時，無頭目指導，僅靠一微弱火焰之光亮，或極破舊而寶貴之電燈光，或全於暗中轉動彼等四周之機器。

自一九一八年停戰時起，以至後數年中，極為明顯，此一機器已大大損壞矣。此時之經濟史，乃一極可怕而震顛與動搖之歷史，每次均須較前次更悲慘而令人喪氣。在大戰前十年，各種通貨之真實價值，雖然略有變動，但亦在極微限度內之變動，上升或下降，乃經較長時間者。戰爭以後，在匯兌與價格中開始一連貫之運動，此乃在整個繁榮時期中所無者。通貨之上升，下降，如大西洋之波浪之不安定。人均感到彼等銀行中之金錢，在數月中可以變為廢紙，因支付之時日，漸變成不可靠。內外貿易之進行，亦漸感至困難，因製造工業之原料，大多乃從國外來，國外之貿易糾紛，常使國內生產陷於停頓。貿易與工業，在此種不確定局勢中，漸而染病，似為在地震之狀態中，不管人之立定或走避。完全同感不安全；失業之人群，繼續增加。經濟上佔優勢之國家，在關稅之後防禦造壁壘，各用債務，或否認債務，或將經濟突然膨脹與減縮等，互相鉤心鬥角，世界宛如無力可使彼等聯合行動，將彼等共同毀滅，阻止或挽救。

在二十世紀第二之三分之一年代，人類乃陷於最奇怪之悲慘狀況中，地球之人類，較以前為健康與富足，在既有之資源中，可以供給全人口安舒之生活，全無感缺之，此乃物質之實際狀況，但吾等人類一如不能伸出彼之手，取得由於手所及之範圍中極豐富之事物。當吾等翻閱當時之定期刊物，與書籍時，

吾等即見及驚恐與困難不但在增加，且更日深刻化。由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八年之戰爭時期，滿充困苦並亦滿充興奮；至於在戰場死亡之人，彼等亦信一補救之和平快樂，乃是距離不遠矣。在死裏逃生之人，亦有人允許給予「適合之家庭。」但一九三〇年後危機之特點，乃缺乏彈性者，彼乃無條件之失望時期，不管彼如何抗議，全不發生效果。一同時代之作家會謂，人乃生存於一「迷惑之世界」中者。

此一貨幣紊亂之經濟後果，立即跟隨而來，但比較深刻之社會道德破壞及影響，並不能立即顯著。世界之制度，素為常人之優良行爲所維持，如書記，各種工人，商人，自由職業者，彼等均誠實安全守時，全依賴成爲習慣之有禮行爲。但，常人行爲之優良，因彼乃信仰收入爲安全者，雖然有時感至缺乏，但大體由保障彼生活中某點之舒服與尊嚴，彼即想像此乃其與社會間之不成文條約，即乃彼等應得之工作，應得安全，以換取彼之服從法律，而且社會對於彼之貯蓄，亦應守信用。彼想政府能維持發行之貨幣，且能願及貨幣予彼以應有之滿足。但今舉世無數之男女，均以各種話自問：勤奮，有技能，及服從法律是否「值得？」自一九一八年以來，在社會纖維中之黏性物，顯明衰落變爲塵灰，於整個繁榮期中下降之犯罪，其百分數竟又上升矣。

## 一一 一九三三年之大停頓

吾等以人類之歷史敘述，至社會抵達二十世紀之第一個三分之一完結時，即大停頓時期。一九三三年

之完結即失望與驚恐時期，其乃如寒冷寂靜無言之不安時期，正與大風暴發生之前夕相同。經濟生活輪  
忍耐不定之旋轉數；數百萬之失業者增加，生活天天變爲威脅與危險。舉世之衆，乃由困難與缺乏，感  
至真實之飢荒。道義主義之運動，藏於各組織之中，或呢喃自語；雖僅有運動，而無建設思想，乃全無  
救濟者。在已發現之各項建設後，尙無能力與精神爲後盾。僅有壓制之力量，不論彼等對犯罪乃如何之  
失效，終可完全壓制民衆之暴動。彼等能使貧窮變爲麻木與不起作用矣。

各處之各種事，均無生氣。公共衛生降低已漸明。對於傳染病抵抗力減少，幼童死亡率加進，在一  
九三三年後之生育，死亡，婚姻統計中，已可明顯見之。

戰爭顯然逼近，東亞與東歐；其盤桓。前進，停止，全無表現需要之活氣或能力，阻止其逼近。

但舊制度之無限情性，使事情依舊混雜。在一昏黑之天空下，大多數人民，依照過去習慣進行彼等  
事業。無利潤之工業，仍於裁員後支持。入商店之主顧，亦日見減少。失業者徘徊於職業介紹所門前漸  
多，但僅少數人能覓得職業。地產之經紀人不再收租，僅能來索還彼積欠中之某一部。營養不足之兒童  
，不斷噴嚏到寒冷學校中；教師們因薪金減少，亦喪氣垂頭。水陸交通線之破產，以致火車輪船航駛次  
數減縮，但仍爲依守時刻。旅館之營業並非賺錢而乃欲減少損失。公路之交通，失去時代之迅速，但彼  
尙依然進行。市街之群衆，其行動亦不及往日活潑，但若遇事，此種懶人羣更多，而警察亦不像似過去  
之銳敏與戒備森嚴，但尙能勉強維持秩序。

於凡爾賽和約之後，即有不少之建築事業擴展活躍；但至一九三〇年後，建築新廈者日少；或許有某建築師覓有工作，惟僅乃一種必要之修理，或為房屋被火焚燬須重建而已。在一九三五年與一九三七年，世界將發生極猛烈之瘟疫感冒。統計家已觀察及抵抗力之減縮，人數又恢復至中世紀之狀況。但醫士與看護婦，即英勇而盡於職。有眼光深遠之藥房主人，則獲有厚利。

在此失去活力之一階級中，此黑暗中生活之畫片，尙未十分完全，彼等亦不能傳達一整代人所處之貧苦環境，以及此一代人於環境中由生長而至死亡。吾等見有成列失修之舊屋，可憐之內部，尙有站立於周圍穿破爛衣服之男女。在此種圖畫中，彼等如永遠之站立。記刊人事之新聞文字，使學生等更近於現實，然於缺乏地位，缺少顏色，無運動，無希望或機會之現實。有人曾作「調查」，尤其為英國。美國及法國之報紙，彼等所述之故事，終謂車輪之旋動慢與將停止。工廠之門閉矣。煙突中已無煙氣，鐵軌亦發鏽。以下即乃該時期之酷似描寫，表示一人類史中奇特之階段。此乃英國一著名記事作家湯林生 (H. M. Tomlins, 1973—1969) 之手筆。

「上星期，余至卡狄夫 (Cardiff) 之一小城市。本為偶然之事，因余從未至彼處。此乃一典型之豁谷，可勿願彼之地名為何，或許彼有甚多地名。彼之人口，不過六千。彼之人民，昔曾有苦難，約二十年前，有三百餘人死於一礦山之爆炸。吾等未能指城中之人已忘棄此一事，因余與彼等談時，提及此災難，彼等心中尙有餘悸也。此乃彼等對自然戰爭一可怕之失敗，但殘存之人回至鬥爭中，亦不願再提說

之。

「當余由較遠之距離至此城市觀察時。彼之周圍乃荒涼高地，余因此卽念及在法國離戰線較近之城市。午時陽光明朗照於天空，但此煤礦區即靜寂無聲，

「事實彼確已中魔。就某方面而言，此小城市已死矣。但其中人民，尙依附其軀殼。因不如是，彼等可至何處乎？」

「吾等淡然見之，此種地方實似無人居住者。前面之建築，已成廢地，礦山外類廢機件，似乃從未轉動。引擎間黑牆上之裂痕，表明此使蝙蝠與梟之家庭。」

「余走至大街之盡頭。始遇見第一人。余見街中店鋪非但關閉，且已成爲無人管理之空屋。此人乃站於街旁石上，中年而身材靈敏，但亦顯露充分之憔悴。彼之衣服洗滌至極破舊矣。」

「此城市何以破至如此？」余問之。

「吾正準備領救濟費。」

「君亦失業乎？」

「然也，吾亦失業矣。」

「失業有幾時矣？」

彼不語，祇伸出五指。

「五月乎？」

「五年。」

「在此之人皆如此乎？」

「然，吾等乃無法有工作者。」

「彼引余至一拉圾堆上，彼處正有一羊以紙爲食料。余等又參觀近處之煤坑。」

「此卽乃吾等不能再下之理由，」彼曰，「君見之如何工作乎？」

「不知何故，一鋼製之小橋，倒臥於此坑之鐵軌上。一曲折水溝，滿生荒草，外旁建築已荒圯至極點。其中一如有鬼。『吾知此中有人焉。』余之嚮導低語曰：『尙有於下層中，彼等停止其間，已有卅九年矣。』」

「前五年時有千五百人自主要煤坑逃出。在此間已無人矣，店鋪關閉，極多衣店經長排白色粉刷之窻門，充滿灰塵與草。無數房屋之木料，已被作爲燃料，卽合作社與當店之門亦已關閉矣。人之生活，所謂節儉與奢侈，在此城市中乃同一之事。余且見教堂之窻房破朽，讓與鼠雀爲窩。」

「較諸此凄慘之商店與破舊之建築更壞者，卽無數穿着破衣服之人，整齊而站於道旁，無聲等候。候何物乎？無也，因全無何物也……」

「彼等乃完美，其父母們，見其骨瘦如柴之一輩漸漸長大；在此一輩之心中有一暗影，彼等之種子



，於嬉戲時知其周圍之緩慢死兆；此等兒童乃無兒童幸福時代之可憐者

「彼等之家庭，乃處於人類希望之墓場中。……」

在此一時期之報紙與書籍，令人讀而奇之。彼有時乃黯淡之不誠實之樂觀，有時乃無望之拚命。邪僻與幽默，侵入民衆間之藝術文學；在每一作品中，有極強烈風調與氣味，但對同時代之生活現實，則全無把握。關於安定者與故意「極快樂者」書籍，編印與出售亦甚多，有傾向於宗教神祕與另一世界之運動，有顯著而趨向於壓制之清教徒主義。淫慾過度之放縱，遂激起檢查與迷信之壓制，此兩種事情，全乃人類尊嚴降落時之兩面。人類對金融與政治之雜亂問題，均變爲神經衰弱。

所有神經之衰弱，顯然有不可釋白之成分。吾等今日見之脫離苦難之出路在何地？惟無人見之，或見之而勇敢之實行，此似未可信之事情。在社會心理學家之心中，仍存此盲目與不努力之惡習。實在出路乃極明顯且亦可見者，在二十世紀之三十年代，早爲數百聰明公正之觀察者所指出，當白朗研究「現代國家」之觀念時，有兩大附卷之書冊專門引用此種人之言論。例如「世界主義，貨幣膨脹與公共工程！」（在一九三二年英報上所引出者）實言之——至少乃彼述明人類逃脫之道路。此乃未決定義之不成熟語，但顯然其中已包孕有完結之改造之形像。「大同主義」預早指示吾等合理之世界管理：「膨脹」乃明白指示吾等目前對於債務之加重，與價格水準動搖之完全限制？「共公工程」乃吾等祖先主義之概念。

但和平自由在未到達之前，如此散漫之理解閃光，須集合之，使其燃成一更強之光亮，革新之改組世界之概念，即需由少數人傳至多數人。傳與彼等時，不僅使之認爲一思想之暗示，且需有力，使彼等之心理飽和並須決定彼等之生活。惟有在彼時人類始能指揮意力，乃導引對世界之事情作有效之改組。

人類之腦海中，應發生一提倡清醒之鬥爭，將錯誤之觀念，因襲之曲解，由未判之格言及不可能之「權利」統盤拋去，將道德，貨物及生物學之各種關係觀念，全加以肅清；吾等始得見此鬥爭成功時，已越過三代人矣。吾等歷史之下一章，將予分析此鬥爭之因素及決定之力量。

於失敗時代中約有八十至一百萬萬之人的生活。比之目前平均之生命，彼等當然乃短促者，且爲不健康者。彼等均長期生病與衰弱，在目前似乃出人經驗之外者。彼等之大多數乃勤勞者，可憐人慣住於污穢之噴門環境中，彼等於草屋。小村，地窖中度不衛生與慘淡之情形，幾乎似原始之穴居。甚少能够指揮「家僕」之人，彼等乃靠犧牲多數人之幸福，始能得較爲舒服，始能得相當之自由與奢侈。此一代繁榮之少數者，在一九三一年後亦減削矣，正如帝俄於一九一七年後即消滅矣。

在以後之若干年代，世上個人對於安全之感覺，日少一日，關於次日之事，意念之間即神經衰弱，感至駭懼而無把握。當時人與人間多不信任，並且猜忌易於動怒爭吵。在此墮落之階段，僅有一小部人，彼等之生活如過去相同。乃和平與文雅者。疾病與暴死，又成爲人類共同之目的。已寫述之第一次世界史，乃稱之爲人之殉難時代 (The Martyrdom of Man) (Winwood Reade, 1871.) 在失敗時代者之人

見之，殉難者日衆，幾乎達到無希望之地矣。

然而，在此混亂中，有笑聲，同情，有相助與勇氣，此種受折磨之辛苦生涯，共偉大光明之光線交織一處。人類既飽受苦難，彼等之頭腦，由於其周圍之黑暗與痛苦之積累，竟變爲懶惰苟且，但從此頭腦之中，首先出現之希望，以後乃廣大之計劃與努力，最後即出現其富於收取之制度，結集美麗與快樂之安心，此即乃吾等今日之世界。



新刊名著

魯男子 曾樸 著 一圓九角

如意珠 金玲女士 著 一圓

玉潔冰清 張恨水 著

上下集 各一圓

世界名人傳 卡尼斯原著 一圓七角

第二卷 明日以後

## 倫敦會議

舊式政府之沒落，與及獨裁制，法西斯主義之繁榮。

在上已述及，十九世紀之舊制度，（即資本主義制度，）乃於二十世紀之二十與三十年代間，如何遇有災難；此乃因彼之工業生產之發展失去平衡，貨幣制度之不健全，常致資本主義有破壞之可能；在政治上，又因未能良好適合於環境之緣故，內部已失去其本身恢復力量，而彼時之人，對新制度尙未有瞭解之觀念，即使有此觀念：亦未能充分發揮之，未能代替舊制度，因而災難祇有不斷之繼續矣。

在當時，其能採取集體行動之唯一機關，即乃各國之政府。然彼等或繼或止，無一定例，並且亦各不相謀。故此大多數之國家，於大戰將爆發時，均乃君主立憲或議會之民主共和政體。議會乃由全體人民或乃由大部分基於無適合理由之選舉制度產生者。此一時期，乃民主主義之時期。民主主義，在當時候之意義，不與今日相同，各人均有相等之機會，依照彼等各個自己之才幹，對所屬之機關服務，且尙能參加決定公共之事務。彼並無在一小社會中博愛平等之意，彼所表現在外者，即將彼一時代之國家，每一公民認爲均有相等之才幹，應爲任何集體中之決議事件。

迦太基雅典羅馬等古代之共和國，主要者乃貴族之共和國。所謂民主之每一人平等參政之共和國，假若已現於十八世紀之前，彼亦不過乃如烏利（Uti），恩賽惠爾登（Unterwalden），或安圖拉（Andorn），等

地之小民窮僻生存於人跡罕到之小地方而已。此種地方，乃常人所不知者。彼等事業極少，且亦十分簡單，每一普通公民，均能够理解與處決彼等中之公共事件者。

當十五世紀歐洲開始稱霸之時期，乃人類歷史之一轉變大關鍵。其時書籍出現，講學亦興盛，此乃一極端興奮而混亂之時期，群眾對於忠君信神等之觀念，予以盡情破壞之批評。自此種經濟力量自由活動之後，舊時之封建制度，則緊張欲裂。探險，經商，新的金融狀況，工業之發展等，由之遂創造新典型之人物。並未確知彼等所具有之能力，僅乃躍躍欲試，要求自由之表現而已。彼等對於彼等所要求者乃何物？以及彼等如何與舊時代之人相異，均不能清楚知悉。彼等對於人類關係之改良，亦無如此之概念。然而柏拉圖 (Plato) 約於彼等之二千年以前，已有描寫此種改良矣。彼等不知柏拉圖會計劃創造一中心誠實而具有學問之學者階級，亦未知曉摩爾 (Moral) 會企圖此種計劃之復活。彼等不過簡單反應四面所有之事實。直呻吟於世襲貴族之虐政下，彼等並不信賴一專制之國王。

十九世紀時之民主主義術語，主要者乃由反對「門第」及「特權」，反對狹隘之世襲階級獨占統治與利益之運動中誕生者。此少數階級之獨占，乃根據相沿之武斷教條。因此一反抗乃流品極雜之人之反抗，彼等大都具有能力及義憤填膺，但無論心理上或社會上而言，均無確定之組織，因此一新運動，在極早之階級上所採取之形式，即乃成爲伸展擴充一切人類之平等權利。

此並非謂十六世紀及十七世紀之急進分子，彼等均擁護政治交由普通人群管理；此乃謂彼等仇視已

有之各階級及統治者，彼等變成極猛勇革新改造之少數；其所能有之力量，喚醒慣於服從之消極羣衆，將此種人牽於彼等之身後，隨自己同行。在歐洲稱霸時代民主運動之性質，亦乃如此。在外表上乃羣衆提出要求與決定一切，但無論在任何時間中，羣衆乃被推動與被領導而前進者。該數世紀中民衆「領袖」之個性，較同時期之國王及教會首領之吸引力爲更強。此種世襲之君主僅二人，如鄂蘭吉(Orange)之威廉親王(William)，或普魯士之腓列特力大帝(Frederick the Great)之名聲，乃與克羅威爾(Cromwell)、福祿特爾(Voltaire)、米拉波(Mirabeau)、華盛頓(Washington)、格蘭斯頓(Clarke)羅伯士庇爾(Robespierre)拿破崙(此僅爲一種雜引之新典型)同樣照耀於歷史之上。

其後在英美斯干迷那維亞，德芬蘭諸國，亦有激烈之少數婦女，力爭參政，結果爲多數受盡冷淡之婦女得到選舉權。但伊等之成功，不過止於此。當時之婦女，除欲伸張女性之勢力外，對於世界問題之解決，貢獻極少，實際亦可說全無若何之貢獻。

研究社會心理學之人，當開始探討：對於「民主主義」之信仰，有大半世紀幾乎成爲全美洲與歐洲大部之流行虛僞口語。此原因究爲如何？甚至在該時期有名之「思想家」，彼等之內心亦乃極不光明。彼等在心中乃畏懼明白之現實；彼等在本能上努力將異端以遷就不貽制服之成見。彼等想像之民主主義，不外乃某一遙遠之簡單小共和國，其中人民，均體強而心志正直，在財富與才幹上皆爲平等者，一地之事務，由此種人組織人民會議以處理之，會議中之演說及鼓掌，全爲坦白無私。一切古代之民主主義



，並羅馬共和國亦在其中，完全受此類之全民會議所統治，在理論上乃至少須如此。人以爲僅須人民在注視傾聽與發表意見，聰明之決定，即可隨之而產生。

接連封建制度而起者，乃新時代之大都市，吾等若將民主主義之理想，擴張至如此鉅大之社會中以應用，即有極多明顯之困難。吾等倘欲假定社會之主權乃屬於人民者，則應借助於神祕主義。但在當時有一種強而有力並亦普遍之恐懼，即乃假若人類不維持此一假定，則特權，束縛，專權等一切中古時代之事物均可回來，所以彼等遂毅然採納此神祕之解釋。於黎明期主義時代新起之人言，僅須彼舊之不平衡勿再相見，無論付任何代價均可以。彼等脫離原來之壓制，急忙走至另一種之壓制下去。

慮梭宣傳「人性本善」之主張，彼等發覺對之有極大之幫助與効力。常人假如不受教師或國王之錯誤引導，彼等必爲永久良善者。由此平民遂成爲一神祕之事物，簡直爲一上帝。此上帝之祭壇即爲選舉會，神諭則乃投票。此一稱霸歐洲時期之上帝，彼乃遲慢而又龐大，但人聞及彼之賞罰雖略爲遲延，實則不爽而大公者。在賞罰未明之前，事情能依舊進行者。林肯會言，汝能將一部份人民哄騙至長久，但汝不能永久哄騙全體人民者。然而欲促成一戰爭，或欲利用一種經濟之形勢，爲一重大之目的而行哄騙，如此作孽之事乃極爲厲害者。

在此一形勢中，自然發生具有最高深哄騙能力之言論機關矣。

此迂慢之上帝，今已證明對於解決緊急而生死攸關之經濟，政治之謎，完全爲遲鈍而無用。然而此

種謎。當二十世紀展開之時，正緊逼吾人將之解決。一九三二年及一九三三年之軍縮會議共經濟會議失敗之經驗，證明各國立法機關之外交政策乃窄狹之自私，證明全世界在急速之經濟崩潰前，未能成立者，何全體一致之行動：此種均將議會之民主主義最後破產完全暴露矣。

世界中名義之統治者，彼等有一終身之習慣，即乃對於有成見及驕傲而糊塗之投票羣衆之演說，均不甚願意明白說出，彼等自己之意見，彼等不能擺脫如此之習慣，正使認清現實及解決現實問題之努力加以破壞，彼等對於不論任何有效者或新穎行動之動議，常不免畏縮。其理由乃：爲彼等之職務純粹乃代表者。在彼等背後可以隨意伸展之一群可憐不負責任之選舉羣衆，即乃代表等所供奉之上帝，此種羣衆之選舉人，最易受人煽動至發生驚恐，如瘋狂而反對新穎急進之手段。彼等極易迷入主義者之宣傳，極易受驚嚇以瘋狂性而加入戰爭，同時亦易延緩一切枝節問題，使外方對彼等信仰之重要人物之攻擊，變更至懷疑而無力。一完全不負責任之輿論，不論彼乃僱傭者或黨派者僅顧挑動彼等卑賤之感情，而不訴之於彼等之智慧或良心。

選舉人或羣衆未受教育，且亦無良好之領導，此即乃上層會議無力之基本解釋。倫敦之舉行世界經濟會議，即乃加上所述之二失敗會議中更爲重要之會議。軍備與軍縮，僅乃象徵者及表面者，惟有經濟生活，及根本者。吾等之社會心理學家，對於此一倫敦之集議，曾經千方之研究，其中之許多矛盾點，吾等至目前不甚明白。參加會議之人，與吾等目前任何人之頭腦完全相同。坎比 (Moreton Canby) 對

於會議中提出之種々條陳會作詳盡之分析，然而彼等念及後方羣衆與輿論之囂張，想起此種人之衝動與憤怒乃不可計數者，彼等均驚駭而有如癡瘋。此種害處比凡爾賽和會錯作之事更重大。

倫敦會議，首先乃遲緩之努力於修改凡爾賽和議缺點之會議，欲對於貨幣與經濟之紊亂作調劑，以補充威爾遜所補綴之歐洲政局。如此貨幣與經濟之紊亂，使彼之眼光過狹，毫無預見，或過於軟弱，無法避免。有某種模糊之觀念，如貝爾(Bell)之「貨幣之國際聯盟」及爲關稅而設立之理事會與全體大會，似若幽靈之徘徊於會議開幕之煙霧中。歷史頗有意做一不精確之重復，使此一第二次世界大會中之主角，亦乃屬於民主黨之美國總統，依該黨習慣，每一開口則爲稱哲斐孫(Jefferson)正如回教徒之對摩罕默德之崇拜。此次之主要角色，即乃羅斯福第二，但彼無威爾遜之煊赫，在人類心目中之印象亦無如此之深刻，因彼在歐洲舞台中無相當之長久歷史。但當彼被選爲美國之總統與倫敦會議開會之前後數月，世界上則又有一種弱聲之希望，認爲一真正之「人」已經起來，彼能將一切認爲明白簡單，對整個人類明顯述及彼自己之意見，以及將世界由可憐之煩慮及愚蠢中解放之。世界在此煩慮及愚蠢下已極飽受痛苦，且爲彼之奴隸。但彼未爲之一事，正乃彼未明白說及其本人之意見。

彼因威爾遜之失敗而習有聰明，彼未至倫敦教自己及彼之談話更供人作爲嚴密之研究。彼較爲願意於奈塔克特海口(Nantucket Harbour)，在彼之遊艇安伯傑克第二(Amberjack II)中，經過斷續之通信與多少有權之中間人，應付倫敦在搖動中之危機，此遊艇於人類歷史中幾與福特之和平船相同。不論

以彼之志向願望以及失敗而言，均乃相等者。

當經濟會議將開幕時，各地方之人士，皆在探問關於此一可能新領袖之一切。「此乃吾等最後覓得之救星？或者吾等須另覓其一？」歐洲每一所圖書販賣店中均陳列彼新出版之著作向前觀望（Looking Forward），俾大眾略知得彼等須應付之人乃如何之一種心理。此一冊書於彼極關切之人讀之，乃極爲失望者。此一人，明謂彼乃堅定，誠實，和藹可親，正如書前之一張照片所表示有明瞭坦白之雙目，及大而堅決之臉龐，但書中之內容，乃政治家之內容，滿充好意，又混合一種模糊之現代精神，且缺乏智慧之理解。「彼乃佳者，」彼等曰，「惟如此即可認爲佳良乎？」

然而人類於心中之希望仍爲無斷絕，因彼始終較爲勝一籌；在別人乃對此用符咒驅脫糾纏於人類經濟生活上之惡魔工作，并應許亦不可能。此一世界之經濟會議，或乃羅斯福之會議，亦或爲無結果者。該一冊書雖令人失望，但尙有一點可供希望之重要理由。人言曰，總統有一「托拉斯之頭腦。」彼之同事之幹練，爲無可懷疑者，如杜格威爾（Tugwell），摩萊（Moley）與狄更生（Dickinson）等教授，均具有現代之頭腦。此種人物以後之著作，在法律與政治之方法改造中，產生重要之作用，成爲美國對於現代國家之思想特殊貢獻。據可靠之消息所傳，此一「人類之最後希望，」與此種人極爲親睦，對於彼等均爲以名字直接稱呼者，而稱彼則爲州長。人均謂彼之謙恭與偉大，即在彼能尊重彼等有研究以及成熟之意見。有一種觀察之人更爲樂觀，彼等以爲彼倘若聽信此輩顧問之意見，及後之事將不會有至如此

，彼等於想像中有極悠久之時間劃分不清，大半乃因俄國本身矛盾太顯著，成爲一種障礙。

俄國似欲居於領導，彼欲在行爲中領導，惟實已辜負衆人之希望。在此期間，議會民主主義之舊方法以及舊之國家主義外交，仍在西方世界之各地方活動，彼無能力以阻止社會之繼續崩潰，此即因創造力量之分散，主義之爲人唾棄也。

## 二 傳統舊教育之蛻化

費伯爾 (Fabert) 在彼有趣並具意思之歷史之分析 (Historical Analyses 2103) 一書中，討論於二〇一四年前百年之歐洲戰爭，經濟衰落，瘟疫，災荒，飢餓等，依當時已有之能力而言，人類本早可避免此種不幸矣，但因傳統之壓力過大，故歐洲人類之殉難亦爲不可免。彼謂，若無此等不幸者代人受難，人類心中之愚，妒，忌，懼及迷信，必不能除清。人之意志，亦不因建立「道義國家」而奮鬥及努力，犧牲及服從紀律。

費伯爾更具體的批評一九三〇年後教育之衰落。素來衆人將學校及學生人數之減少，認爲乃真正之退步，將彼與一切生活標準之降低或公共衛生之退步並列。但彼提出某種最佳之理由而說明，中世紀教育機關之荒廢及消滅，全非壞事，乃社會恢復之必要前提。

彼認爲普通之學校需復興及根本改革。尙未如此實行以前，將彼破壞亦無若何關係。彼輕視與排斥

以十九世紀作爲教育世紀之該項見解。彼謂，吾等若因以前之學校及現代之學校並畢業後之教育間略有形似，遂以爲同一者，此誠錯矣。蓋雖同佔有青年之時間，但此項對青年所施之教育內容全不相似。吾等之教育，乃生活連續之前進預備階級；不過二十一世紀以前之教育，純粹乃保守者，嚴格而傳統者，故彼之普遍崩潰，乃建立新世界所不可少之先決條件也。

教育二字，除去研究及藝術之創造外。今已幾乎包括人生一切智慧之活動。此非彼本來之意義，彼本來之意義乃爲生活而準備之青年。當時，且於非常之舉例中，三四歲以下及二十歲以上之人無所謂教育，在平時至十四歲即已結束教育矣。但吾等並不似吾等之祖宗，在任何年齡上畫一界限，認爲教育停止之日期。大衆之輿論，大衆之商議及團體之決定，完全屬於吾輩之教育範圍。二十世紀初所認爲教育者，乃不將此項加入也。

此種日期，人所共知者，人均知爲十分偶然。在當時之新聞紙，均乃屬於私人所有，彼所告訴大衆者，僅爲編輯或主人所需要說者；往年電影之傳播以及無線電廣播及其一切，凡在美國者完全商業化用作爲商品之廣告矣；在英國則爲有勢力之政治家所管轄及驅使。書籍之出版，甚至科學著作之出版，主要之目的乃在投機及競爭，歐美世界已無知識之中心。

吾等見人類無若何知識，亦能經過極久，此乃頗可驚奇者。十七世紀前，未有百科全書，即乃書店中百科全書亦不存在：所謂東方之百科全書，不過乃一種文章之薈萃。在十七世紀後，始初有商營百科

全書，但其中亦無關於永久組織之記載。當時之人，對於知識之永久體系，亦不感至若何需要。此一系統之知識常被修正，直至二十世紀將完時。由失敗時代之人觀之，吾等連鎖之研究，分類，討論實證與輿論之組織，吾等根本知識之體系，即乃謂，以巴塞洛納 (Barcelona) 作為中央城，各處均有分站，各省均有分局，有一千七百萬積極工作之人士，五百萬之通信員及後備研究之人士，此在失敗時期之人見之，則乃龐大至令人不可信者，雖彼等在人群均在極窮時，彼等所維持之該項完全不生產之人類或機門，實際上亦與彼相等之偉大。

吾等現時尚在擴大此根本之知識體系，亦可稱為人類之頭腦，吾等仍在使彼之細胞增加，將彼之記載擴大，使彼內部之交互影響，更為迅速有效。此外尚有繁榮於旁之廣大獨立出版事業。吾等倘將失敗時代之人類與現在之人類相較，則前者整部小說乃全無頭腦，僅有數分散而聯絡不佳之中心：彼乃昏睡無知，彼尚須從如原料之知識中，發展其有條理之知識也。

此不獨乃普通之知識粗野，偶然，錯誤，而極壞，費伯爾之反對舊教育，即乃認舊教育較此更壞。明述之，知識完全在於當時之教育以外，及形式之學校以外。教育需要與人類健全之共同信念，即乃現代之國家觀念。但費伯爾所指示之舊教育，所謂「初級」學校，並不似供人類以知識者。以指導之觀念而言，彼等亦無意供給費伯爾引了一九三〇年康恩茲 (G. S. Counts) 博士所作美國收成之路 (The American Road to Culture) 中一段極應注意之調查，謂美國普通學校思想之貧乏，毫無疑問而已受證明，此種

使思想貧乏之教育，乃有意如此者。費伯爾曰，倘以供給人生概括之知識而言，此一時期之教育崩潰，毫不毀滅任何有價值之事物，因有價值之事物，根本即不被存於學校之課程中。美國普通學校中所教之歷史，及一種孕藏毒素之主義夢囈。生物學或乃不存在，或乃一虛偽之規矩者及兒戲，譬如似彼等所稱之「兩性之事實」，「僅乃用花之解剖以爲教授。關於經濟之教程，則絲毫全爲十九世紀之「教育」非爲開發文明，乃反對開發文明者。學生之父母，政府與宗教之團體，均極注意教育乃應作如是者。彼引學校之課程表與公共之討論爲證，且更供給以所用教科書之樣本數種。

費伯爾認爲人所稱謂在經濟活動收縮之時期，科學研究亦在衰落之人等乃過誇者。雖因私人捐助之消滅與節約研究者之人類大大減少，然思想之國際其交換受干涉，與思想生長之速度亦漸遲緩，但有條理之科學進步，即乃在社會崩潰之最劣階級，亦不致絕對中斷。研究事業，表現一最佳之適應性與不可滅性。彼初受財主獎勵，後爲閱所提倡，彼在俄國，西班牙，南美均曾避難，彼更逃進飛機之棚中，經過相當時間後，又復興起到達彼目前稱雄於世之地位。彼從未受私人資本主義制度之嬌養。在繁榮之第一期，純粹之事業，僅足過糊口之生活當彼可贏利時，如劉易士 (Sir at Lewis) 在馬丁·安羅斯密士 (Martin Arowsmith) 中所言者，彼則商業化而墜落矣。當衰敗時間臨到時，科學之寄生蟲即奔避，惟純正之科學研究者，彼等在淺薄之待遇中慣過。將彼之權帶束緊，仍在各偏僻地與彼之職務相依爲命。



一九三〇年至一九五〇年之間，所有正被破壞之事物，即乃在十九世紀歐洲逐步發展之國民義務教育。此種教育，除教人識字，講說及算術外，其餘僅爲背誦之傳統舊話。但在方法上，過去曾有一點改良。關於嬰孩之教育，亦曾有一點進步（雖然在經濟恐慌之時期早被犧牲矣。）尙有數例外學校會出現過，但以上所述者。乃當時模範學校之性質，此類學校，幾乎世界上各國均於不斷增加中，直至大戰爆發時爲止，識字者及略能讀書者亦漸漸增加矣。至大戰後，進步之速率，遂逐步而低降至零度。彼等之義務教育乃在一九一七年後始開始。但真正衰退者，絕非知識或教育，乃舊社會中約束人傳統，訓練之衰退。

人均知曉「宗教及科學之衝突」之歷史，主要者乃十九世紀之歷史。吾等在此處不再論基督教之信仰與紀律之結構，因在初時頗爲安定，至一九世紀，由地質學與生物學引導之結果，動搖彼之價值，此結構亦遂爲削弱矣。在一八五〇年前歐洲與美國百分之九十九以上之人口，均深信不疑，宇宙乃在西元前四〇〇四年所創造者，彼等之智慧，全縮於該一時間之小細胞圈子中。彼等畏懼逃出來，彼等有畏忌陌生地方之心理。讀者已知薩亞當犯罪與耶穌代人贖罪之故事，以前乃被牧師等當作歷史事實爲教材者，但在心理解放之年月，彼等即將此項語中「象徵」之意義所經過之困難。基督教因此不免含糊而失去彼之信仰與權威。在爭論開始時，宛如雷鳴相似，其後即變爲極小之聲音，且尙帶有諷諷。此種爭論之結果，在後數代人見之，比較更爲明顯，彼等確定神道之虛無，新者與舊者互相抵消。

爲人所公認之基督教世界觀，無論爲天主教會規定或新教各派所規定者，均帶一種粗野而又極且效率之道德律令。將地獄之恐懼以迫人行善，雖然在道理上似述不通。但彼有錢。故教育組織亦在彼之手。彼等對實際新見解之抵抗，較諸彼等所辯論之能力有效爲多。人類隸屬於教會，將孩童托給教會以教育之，成一種社會之習慣。當時無現在成熟之教師，亦無其他學校，所以傳統之正統宗教，能够阻礙人生發展出一現代之倫理，使教會與對自己於時間空間之位置之新認識互相調和。但此種宗教，彼等舊日不可懷疑之權威跌落不淺矣。

在普遍繁榮之第一時期中，彼等所得捐助之相對價值亦漸漸減少，彼等亦逐漸減少智慧與道德之尊嚴。但直至戰後經濟崩潰後，彼等之物質基礎始變爲整部坍塌。此一時期，有大組織與常人同等受苦，最後，生產恢復時，彼等並無恢復彼等之比例重要。彼等昔日之投資已不見矣。當社會收回地產之所有權時，彼等與其他地主同一遭難。在一九六五年時，一普通之青年，再不能依賴教會牧師之職業以謀生。因牧師所代表者乃舊世界觀，即乃一野心之牧師，對之亦十分厭棄。牧師等見彼等所得之捐助不絕減低，彼等不難除去特有之服飾，立刻走入人羣中而消失。有組織之基督教會，最後於歷史中即消滅矣。幾乎似波斯征服巴耳（巴比倫）之後，與拜偶像教祭司之失蹤同樣。依費伯爾所見，彼等僅能如此而消滅也。

社會道德之普遍淪滅，亦乃此時期之特色。大家認爲此乃因一方面基督教倫理之衰殘。另一方面則因

現代行爲之道德智慧標準尙未確立。費伯爾對此意見極能勇敢而加以反駁，彼承認西方文明之道德，均乃由基督教機關所建設者，但否認維持道德者即爲此項機關。彼將西方文明之道德消失，幾乎全歸於社會信任之破壞吾等已述及，此乃當時經濟之安全與貨幣價值兩者狂蕩之結果。人類不再對社會尊重，因彼等感至其受社會之欺騙與被社會所出賣矣。

### 三 社會沉澱物之溶解與結晶

犯罪之團體與猛進之政治團體。

在此整個時期中之人羣解體與復行合集之進行，乃極能使社會哲學家予以注意者。常人（東方人或例外）對於尊敬上帝，社會正義，以及彼之教育與社會之服務，全失去信仰。彼失落職業。彼之慾望，即未能達到滿足，於是中心煩躁，所有之一切均化爲不可能者矣。

吾等今日所述之社會安甯，並非彼時所有者。家庭組織與社會秩序均非常紊亂。人均化爲煩躁不安。十九世紀盛行之社會信仰與紀律，極速的退化，社會之安全亦極速的敗壞矣。

在人類之歷史中，已發生不少次數之瘟疫，此外尙有不安，混亂，人口之集合與遷移等，故互古以來，某一時代人類之安甯與滿足，此皆乃例外者。但於往昔，人均以爲糧食斷絕，瘟疫，或蠻族侵襲，而致破壞社會之結構，始致人類作非法之活動。至於此一新社會之離散，性質實爲不同。因此乃社會機

體丙物質與能力之增加；又此乃由於傳統法律與政府之無用，因而使膨脹之行程錯走路線。

使社會離散之力量，在十八世紀吾等已能清楚見之。此力量於法國革變中及以後社會與政府之紛擾中已經極為顯著，但彼等僅能在戰後始生長至支配其他統制勢力之階段。

當十七世紀時，人口稀少，羣衆能安居樂業，所以鄉村之維持秩序，僅須一里正即可能矣。

地方官與法院中，審問一囚犯，不難對其認識，且更能明白彼之地位與犯罪動機。但至十八世紀之經濟發達，城市之面積增加，並且尚增加城市間所新築公路之交通，而維持城市秩序之勢力，並不能作比例之增加，放城市中之浪人與盜匪，均應運而產生矣。此一地里正之力量，不足應付此項新的要求；地方官亦同爲不敷，於是一切罪案即有增無減也。

自以野蠻之刑罰以應付罪犯而至失敗後，以及第一次法國革變種種過激之行動後，每一歐洲之首都，均有暴民之暴亂，此外，尚有無窮之超出社會制裁及其他各種表現，因此政府惟有努力整理自身以應付新的環境矣。現代化警察之實力，在全球均已出現，秩序與安全之新階級亦已開始，此一階級，在大戰前數年則已到達至最高程度。當時之世界，幾乎有如今日之安全，一無武裝之人，能旅行於大部分之歐洲，中國，日本，美國等處，不致發生若何之危險。無人欲對之用暴力以企圖作公開之搶劫。在英語國家與西歐社會之警察服務時，甚至僅携警棍一根，毋須再帶其他之武器也。

十九世紀之進步年代，對於使用暴力與流血所成立之極多限制，均被世界大戰所攻破矣，失業之數

目正逐漸增加；汽車，電話，玻璃櫥窗，鄉間無鐵欄之別墅，及誠實之社會習慣，均在引誘彼等實行犯罪，故此犯罪之機會，亦較合法行為之機會為增多。現今，正當歐美衰落之時候，「公共節約」均已成爲一種流行病，所以已有之教育，法律與警察之組織，全不能談及極快之擴張與現代化。法庭與警察署之規模，威望，亦即逐漸減削。在此緊張而麻煩之時期中，社會上不規則之行動正在廣大擴展，需要彼等解決之問題正處於增加中。

如此佈置完妥此非法活動之舞台，美國犯人與彼之敵人（警察）作對抗之前，彼等早已具有準備，彼等脫離區域之限制，不知有若何束縛，彼等經驗至精神之振作與活動範圍之廣闊。犯人之勢力日日在生長，法律則反受拘束在彼之傳統覆罩中，未能與之同時生長。

在此混亂期中之犯罪記載，至今讀之實令人感至奇異。當時極可怕之一種事情，吾等現在見之，不過乃一種怪異者與情節曲折之胡門。吾等讀時，一如讀中世紀時之肉刑。或乃如食人肉之宴會，或乃如戰爭之殘殺，或乃如人類之犧牲故事，抱一驚異不信之態度。吾等今日觀之，此全爲不可能者。在吾等之中間，僅有極少人能真正明瞭，此種均乃百五十年前生存之男女所受切膚之痛。

在世界大戰前普遍繁榮之第一時期，歐洲比較富強之國家，彼等之犯人數目本爲不多而且犯罪之事實，不過似社會上目前須應付之極少數不可忍耐之行為相同。犯罪之人，大概均乃心理欠缺或爲智力低劣之一類。彼等多數人之犯罪，乃屬於感情者與野蠻之行為。當時雖略有竊盜與商業上之詐欺事情，但

並非嚴重擾亂社會之秩序。不過當舊制度之道德溶解時，情形即不如此矣。聰明與勇敢，使本人感至乃與社會處於衝突地位之人，日日在增加，彼等亦有其本人之道理。彼等謂，此乃社會對彼等不佳之緣故。彼等感至愛國者亦對彼行欺騙，除去貧乏與戰爭外，並未給予彼等其他事物。彼等素未遇有公平之機會。於是在此之時彼等覺悟矣，須以自身照料自身，俾社會亦能照料社會。彼等即尋到其近鄰之老實伙伴以欺侮。

至少汝之同伴於汝患難時不加援助，汝則儘可向彼施行攻擊。所以在人羣之中，如未被社會安插之分子密聚於一起，且蒙受羞辱，或聰明人在失業與貧苦之生活中不能過下時，則犯罪之小團體，將能繼續而生長。

一九〇〇年，歐洲之社會，尚乃以家庭作為細胞單位。人各有彼自己之家庭，衆人安居樂業，至一九五〇年時，歐洲社會之個人，結集於犯罪之團體或秘密之會黨中，或同化於游民之羣中，不論何種公認品行優良之標準，對於彼等概失去作用。

吾等假若列舉社會之罪行，當以搶劫為第一種大事業。過去，每一有效能之政府，均僅許自己有沒收他人財產之權利，每一聰明政府之行使此種權利，亦極為謹慎。過去私有財產在未受調節時，偷取可以攜帶之物件，及侵佔無人保護之財產等事，乃永遠存在者。英國之社會秩序在最佳之時期，即乃在普遍繁榮之第一時期，犯罪統計表上主要之項目乃竊盜（吾等將各種貪污與欺詐行為全包入其中）其他之

罪名均無如此之多。但在普遍之繁榮中，倘發生停滯時，則出現一種更積極之搶劫方法，以補充普通之偷竊，路上竟有人公開搶奪他人之錢袋及金錶矣，夜間入人家宅之盜賊亦增多矣。以後，即有帶威嚇性之露劫，或乃明火挾器之搶劫。在一個普遍信任之世界，不帶武器或不隨人，均可載有巨值之珠寶，或携大宗之現金。行走於各處。但此一信任之氣圍，極迅速而作冷却矣，甚至十九世紀後半期之英國，倘有單人或多人之搶劫事件，譬如六十年代之嘉羅帖斯 (Garroth) 突然由後方襲來，搶劫人之表與錢袋，彼等能在被劫者之嘴上貼一膏藥。有時在倫敦與巴黎之郊外，亦變為不安全；雖然其中為時甚短。在美國除近大城市之某種中央區域外，其他地方，竟無安全之時候。此類事情，於世界大戰之後隨處極為顯著而在增加中。

但此種單人劫掠之事情。具有極明顯之短處，使彼自行趨於消滅者。此類打劫之能得興盛，必須人均先有一實際安全之感覺，換一言以述之，必須有可以供以行劫之人。此種之掠劫，使社會一時感至尖銳之痛苦，然而非乃長久之病疾，路劫極為盛行時，人均不敢携帶貴重之物品而行走，彼等一面避走冷僻或黑暗之街時。一面則多人結伴同行，並且尚携帶武器。路劫之流行病，超過最高點後即亦衰落矣。有犯罪習慣之人，彼等立即習有結合團體努力開闢新之方向。假如有被搶劫資格之人，彼等極為小心，並且保衛至十分周密之時，偶然而犯罪者得有之發展機會，即成為有計劃之犯罪矣。在每一國中，犯罪之集團增多，彼等即開始定出某本身內部之規律來；此規律乃集團反抗法律者所必須遵守者。在歐

洲強烈之關稅戰爭中，走私商乃極能贏利者，人在走私時，均須守秘密之鬼域，與秘密世界之規則，此規則倘應用至極嚴，即亦極爲便利者。美國之酒禁，反而促成相似之秘密團體發展，造成必要之前提，彼等立刻與彼較舊之政治，腐敗之組織與恐怖主義者合爲一。二十世紀之三十與四十年代，當世界之經濟處於繼續崩潰時，社會中一切之安全，美國實較歐洲更易退步。但各地之崩潰乃平行之過程，霎時爲此一國家，霎時爲彼一國家，犯罪之勢力蔓延伸展，對彼沒落制度下法律之服從者，作一新之攻擊姿態。

大規模路劫之事件，已愈釀愈厲。歷史往々易於重複不過略具不同而已。十七世紀與十八世紀。途中攔劫之大盜滅跡矣，但乘汽車之土匪及洗劫火車之強盜則頂替而出。武裝之土匪，劫掠華貴之列車，此事最初發生於東歐與美國以後即波及於歐美各地。此種事。必有十餘人聯合一股始能進行，彼等先覓妥逃路，與銷售贖物之處所。有時。正值貴客聚集於鄉間之某寓宅或某俱樂部時，突會遭受襲擊，電話線切斷，大盜得以盡情掠劫而逃。餐館賭場，以及富人常臨之處所，亦常常遭受被劫，而且其搶劫之法亦日見高明。當地之銀行，尙有銀行之支行，完全失去安全之保障。二十世紀之三十年代以前，城市中之一銀行辦事處，乃寬闊敞大而又講究，有旋轉門，櫃台，低而隔斷以玻璃，但十年過後，銀行之面容則改變矣，寫字生受鋼櫃之保護。且更備有手鎗，彼等與顧客在可以即時關閉之小窗口交易。

兇惡之犯罪，彼等範圍與性質之改變，足以影響社會之習尚。穿戴珠寶，懸掛金錶，飾佩貴重之紐



扣以及用其他方法炫耀富貴之人漸々減少，人之衣服扣至極緊，每於後褲藏有武器，此習慣由美國傳至歐洲，女人之衣飾，漸々亦變爲在藝術上之講究，實質上全乃不值錢者；各處之社會，均不再似以前炫耀。房屋外方之窗戶狹窄，且裝備鋼門鐵鎖，與鐵欄，此種房屋漸々代替該項坦露於陽光下供人賞玩之式樣。城市中商店櫺窗之陳列，亦防備至更爲小心。

爲欲保護自己而不吸引他人之注目，則影響至汽車之設計。在二十世紀中葉之普通氣車，其臉龐有一兇惡之野獸，坐車之人與之相較頗爲諧和者。大戰之前，不論若何車輛，若見道旁有一車損壞，或發生其他種種之困難，必能立刻停下，設法加以扶助。但至後來時勢遷變，人均畏懼彼乃埋伏；彼等平時不輕易停車，有時雖見他人受傷躺臥路旁，但亦不停而向前開駛矣。

時勢如此，旅行者即迅速日漸減少。吾等欲尋此種統計，實具有某種困難，但至一九二八年與一九三八年間，在歐洲公路或鐵路上旅行而娛樂者，減少程度約有百分之八十以上。此項減少，除交通之不安全外，當然尙有其他之原因；普遍之貧困，亦乃使人是不出戶而留在家中之一原因。然而重要之原因尙爲不安全也。

因公路之不安全而致行人漸少，於是頗多公路失去修理矣。博物院與收藏家等認爲極有寶貴價值之舊有道路標誌及汽油唧筒等，在地面上亦已消滅不見矣。

劫奪之進步，不過乃犯罪進步之一。較彼更可嘆者，即乃嚇詐之組織。此組織最初乃反對某人，

其後乃反對社會中整個之階級。當人類不願以旅行而受劫時，盜匪即能追至彼等之家中。此又乃美國人所發明之方法。普通之富人等，彼漸覺至自己實有如生活驚嚇之網中。即使在繁榮時，美國之富人，彼等之生活亦不免時受恐懼所侵襲。彼等從未有十分安全，彼等之地位保險品亦從未完全穩定，嚇詐，綁票及恐怖黨，利用當時巡察之保護不周，翻起顏面，漸為公開出現矣。

對彼無保護之私人，彼等有一種特殊殘酷之進攻方式即乃威嚇與綁架兒童，較此方法和平而略佳者乃綁架人所受之動物。美國著名長距離飛行家林白大佐之嬰孩，曾被人綁殺，在此案之前，不知曾有幾千小孩被拐去隱匿，待取得相當之酬金後始行交回。林白事件之發生，始引起人注意此日見增多之可厭事情。但人對此並未採取有效方法以制裁之，在一九三〇年後不景氣之數年中。無數綁票及嚇詐等事件遍佈全球。彼等有組織，極迅速極秘密將男女架走，用苦刑以恐嚇而監禁。假如被追捕過緊則彼等失蹤矣，且再無法能得彼等之消息。暗殺之案子亦逐漸增加，有人竟然公開在「公民會」或「秩序會」之名義下以組織團體。欲過安靜而不願受騷擾生活之人，彼與彼之家庭，為受此種秘密團體之強迫，則不得不對彼等貢獻，否則弗欲安居矣。倘彼有某「保護者」護彼安居時，則尚有其他之秘密團體亦能出而恐嚇，使彼等不得不與彼等另立單獨之條件。

被此種騷擾而出盜者，不僅富人，即乃此種小工人與商人。亦須出彼等之薪金或所賺之利之一部分以避免此無終止之迫害。此種人數無時不增在加。「麻煩」乃一美國之形容詞。嚇詐匪狡滑以對彼之主

願而言「汝乃不欲有麻煩者。」

新時代之人，生長於此秘密妥協與自私屈服之美國中，常人在此世界中，極為謹慎挑選，自身之路，每一人若果非某一集會中之人（或僕役），彼則簡直無法生活。此乃上古之情況。此辦法在中國早已盛行數千年，此亦乃在墨西哥與在南意大利之情況。但在十九世紀末自由與信任之時日退化矣，此乃反映人類日常快樂之減縮。

綁票不限於令人出錢以取贖，世上有一種營業乃永不能撲滅而漸在增加者，此即乃用竇淫以引誘及偷盜青年人之事物。美國工人被綁，美國工廠中威嚇工人等情形，即變化至更大膽而無法律矣。個人常因爭鬧而致動武力，或復仇之罪在增加。在一快樂與信任漸減削之時代，有血氣者，於此之環境中，常不畏悲劇光臨以結束彼之生命。彼等用自己之力量以創造法律，彼等開始搏鬥與殺人，但未必均受法律之制裁。

餘下之富人，如彼金融之投機者，著名政治之領袖，神祕世界一時之「大亨」，彼等之身旁均僱用衛士以資保護。此等衛士，令人回想至中世紀末葉時，意大利城市中僱用之保鏢，均又重為美國富翁之私人衛士。經濟之危機開始未久，此一羣富人即普遍維持一羣必要之僕役，彼等保護主人之身體與家庭，並補警察力量所不及。

此羣衛士由此種職務慢慢化為恃強行兇，實為不可避免者。美國重要之私運酒販。即乃作俑之犯人

，但此種習氣，乃由傳染而來者。侍從人之自相吵鬥，在美國，與愛爾蘭其地出現為最早。此種吵鬥，多半乃街上之小毆鬥，或在跑馬場與各種集會中之衝突，或乃關於政治之集會與遊行問題上之附帶爭論。一九三八年後，一政治家儻然不明瞭彼之周圍。乃彼自己之人，或為彼自己之人已配置於會席中之要處，彼即不敢於大眾之前作談話。彼必能着一保險之馬甲，或用他種方法以保護彼身體上之危險部份。此種保險馬甲，吾等在博物院中可見有數百件。

一九四〇年後，美洲「較重要之」男人，女人，或嬰孩，無一敢獨自而不帶保鏢外出者。十九世紀中葉之後，婦女已獲得極大之解放。在一九一二年時，一十餘歲之美幼女，負一背包，可以獨自旅行北歐諸國或美國，而平安無事。但至不安全之時代，此種自由即完全失蹤矣。婦女等倘無人護送，伊等並在城市中亦不敢行車，青年人，弱者，老實人之從前所有普通自由，不到二〇一四年，恐尚不能有真正之恢復。正當如當時之小說所啓示者，直至二十一世紀中葉，婦女等對於人類生活之一種普遍恐懼，即乃畏懼單獨行走之習慣，尚仍殘留。

一九四五年之後，又將出現一種新而不安之現象，人常談論有數旅館之不安全，該項使人失縱與陌生人不宜至之地（不僅街道，且乃整個區域與鄉村）均增加不少。此種染上罪惡之地區，有必須於七八十年後如能恢復彼等之名譽。危險之大旅館與其中秘密之電梯，甬道，埋伏處，及禍首之私室，仍為吾等著名小說家最喜描寫之地方。不因事之過去即失去興味也。

二十世紀警察之心理，曾被人作了不少之歷史研究。當時之警察，教員或醫生之職務，均未有連繫，此在吾等今日視之，已乃必然者矣。此種連繫，在十八世紀及十九世紀初期創辦警察之人所見，必當乃一種狂瘋之行為，彼等將警察認為一種活動之障礙與標準，在見有毆鬥，偷盜或為不體面之行為時，警察能加以干涉，此外，吾等即不應希望彼能作任何其他主意。彼將旁人「交與彼」之人帶至看守所中，彼之上面有警官，此乃屬於另一階級者，尚有一羣犯罪學專家，服務於警察機關中，彼等極能處理此種背反法律之罪犯，此均於屬於平凡而採用迅速之交通，動力之機器，與能大量生產前一期之罪惡。此種警察，直至二十世紀之開始時，尚能工作至極佳。除去賈浮極盛之區域外，彼等亦頗真誠，彼有一世紀，將自由財產安全與社會秩序完全維持於極高之水準上，僅乃當彼干預道德或政治之事臨至彼之頭上時，始證明從前之警察乃不能勝任者。

當一較大之社會組織。開始遲拙而艱苦之奮鬥，以脫離傳統之形式時，吾等又可見及警察之任務，越過警察之能力。如若彼退讓矣，有人即能問「何以此種警察組織不能適應新之需要？何以當時統治之人等，不能將其改變成適應於新的要求？」回答之主要內容吾等已指示矣，正當根本改造世界警察而餘為迫切需要之時，國際間之仇視即先變為劇烈矣，各國之暗探，均趨漸進步，使不論任何國際均不能廣泛之處理此問題。其次，乃愚蠢之犧牲，生命在債權人之手中，此又乃以佔有為基礎之不論何種社會制度之必然結局也。

利潤至上論之資本制度，對於彼所促成之失業與敵意。絕對不能約束彼滯留不前所死守於彼之窖藏，彼反對膨脹與加稅，直至彼死亡之時，尙在主張節約，并彼公共安甯所寄之學校亦受裁去。彼一方限制僱用工人，另一方則又限制救濟失業之人：彼即乃對警察之僱用亦欲節省。彼謂，吾等尙未有足能維持現有警察實力的經費，如何可計劃新的警察乎？

此種警察之組織既乃純粹爲十九世紀之式樣，經費之不足，設備既小周，其內部又四分五裂，彼等屬於一國或一地方之當局所管轄，規模既小，方法又舊，情形極爲腐敗：另一方，彼所反對之此種破壞勢力，即乃社會發展不規則之膨脹而形成與魔怪相似之勢力。警察當能拚命對此種勢力作戰，何況當時除此衝突以外，尙有其他種々之衝突也。

美洲警察之腐敗極爲明顯，有種地方，簡直乃在犯罪。不過大部分警察之意志似尙極健全。但吾等須明白，這並非全體而乃大部分。警察組織之大部分，雖在解體之過程中尙維持其秩序。彼等乃繼續反對罪惡之傳流戰爭。但彼等之方法，則極爲墮落矣。尙有當時之刑律亦同爲低墜，而且亦有相同之理由。警察與檢查官，均感至對彼等反對之勢力，較諸彼等爲占優勢，彼等竟在與地位優越之人作戰。彼等反對罪惡之戰爭，變成之一種爭吵。此種戰爭之發展，至爲不莊嚴，實如流氓間集團之衝突，彼等工作之範圍，乃證人易受威嚇，地方上之同情，有極多時間乃在法律反對者之一方面：此即使彼等在求取或運用見證時，不及選擇人也。有甚多舉例（見威爾更生之 *Aubrey Wilkinsons The Natural History of The*

Paltone Frame-up, 119) 證明警察有心於偽造見證，反對彼等，認為有罪之罪犯，而且全無躊躇將人誣陷。威爾更生謂二十世紀初，美洲有數十萬人竟為「虛假之見證得有正當之定罪」，因彼等乃不能用其他方法以定罪者。

威爾更生雖會代警察辯護，但當彼說及彼等在緊急時隨落之另一方面時，此種辯護則不攻自破矣。吾等均曾讀中世紀使行肉刑之記載，當時有一特殊之刑具，如張開四肢之刑架，緊壓姆指之螺旋，以及夾棍等之粗暴刑具，吾等今可不必懷疑，二十世紀之歐洲警察，與彼等力所不敵之勢力作戰時，確實恢復此極殘酷之肉刑，以處置彼等指為社會之危險人物，此一故事，今將其作一詳細講述，未免困難而且醜惡，但有充足之事實，顯示告訴吾等，在彼行為墮落之時，對於被捕之人，不僅為偶然而處置粗野，而乃對其不斷之虐待、壓迫、欺負，用慘酷之刑具以行逼迫，以便得有彼之口供而使其人陷入犯罪中，此方法在當時乃極為流行者。

人類結社之種類極多，且亦極亂，有為匪徒之組織，有為目的在犯罪而成立之團體。尚有乃維持安全秩序而組織非法之保護團體，以及在國內之廣大組織，如現在捷克斯拉夫領土奧國諸省之國家主義蘇克蘭 (Gonks)、愛爾蘭之共和團體，美國之三K黨、印度，之無數秘密團體，彼等均在日益勇敢之規劃中，力求實現大而革新之經濟及政治之目的，引起此種組織之經過，在實質上並無完全之不同。此項組織，以機噤上言。均乃大致之秘密會社之團體。彼等之結成此種組織，有為目前之特殊嚇詐，有為找尋

較大之滿意，彼等之分別，即在此一點而已。當全部之團體對於彼之使命均有明確之認識時，在某種地方彼不難降格至僅爲首領者或脅迫之統治。社會上此類大小之復興與團結所以產生，皆乃由於經濟及教育之制度不合適應與缺少活氣之合作所致。因人類缺乏先見以保證制度之滋長與連續，於是即有此種病態產生，表現愁苦與不滿在逐漸積累，需要一點更密切更有力量與更有結局之人類團結方式。

文明之人類社會，當十九世紀後半葉與二十世紀初始時之分裂，乃由於人類急切需要於更積極之團結一中之生活。此在表面所見者，實爲難解，但全爲實在者，其受自己新的凝聚力撕爲碎片，不至有一完全，合意活潑之「道義邦國」組織，暗暗滋長之時候，此分裂之繼續，與社會之精力，已重爲集合，此乃無可避免者。此正如蛹中之幼蟲，器官之所以崩裂，實爲欲形成新蟲之全體，乃一理由。

現代國家同志會之自身，倘以其極多之支部而言，初亦屬於此一性質者，彼乃各不同之技術家組織而成之團體，彼等以爲社會混亂如繼續展擴，人之職業能消滅，生活中有價值之事亦能消失。彼等用不可比擬之全世界相互合作之力量，組織保護者與進攻之團體。彼等之聯合，即成爲一新之世界。

世界海上生活之腐敗，不如陸上之騷擾與傳播之速而完全。此乃靠海軍威勢之故。上屆歐戰將終止之時，因海軍不絕之兵變，將以前猖獗之海盜活動重又恢復矣。即在當時對於船之警衛，尚有相當之周密，一反抗之船，較在城市中之黑暗街市爲易於應付。在二十世紀之三十年代，有一二郵船遭遇盜劫，載留於並非交通要道之海港中，但行劫之人，彼等全無一次能將贖物帶走。



一坎拿大郵船大西洋王號，在一九三九年，於末一次休假日航行時，被一武裝團體由海上劫去。彼等欲扣留船中乘客勒贖，宣稱倘若有人將彼等逼得太緊時，彼等即將所有之乘客完全殺死。但終於由德國海上及空軍之實力——雖彼等被欠多月之餉，當時仍算頗有功效——聯合進攻，盜賊之心遂懼怯而屈服矣。

海盜從未洗劫九千噸以上之大船。海上之秩序所以尚能維持，此乃有特殊條件之緣故也。例如：當時發現尚無極遠之無線電交通，此種秩序。直維持至四十年代造船業實際停頓，及世界之航業減縮以後。新式之犯罪在空中發見，乃於歐洲第三次衝突後，但當時尚不如何厲害。空中之領域，乃人類活動極簡單並能統制之領域。有時，飛機竟為世界旅行，最平安以及最迅速之交通事物。陸上旅行實際中止以後之數年，所未見之飛機，依然在空中飛翔，飛過危險之城市與無人之廣原，飛過鄉間別墅之廢址與放棄了耕種之平地，飛行之人，當時能回憶至舊日之紀律及料至新秩序之將臨。

飛機較以前為少，正如船隻較以要為少乃同樣者，因人均對於企業極為灰心，故式樣之變化亦極少。然而天空與海相同，當本世紀中葉之前，實際尚未被捲入社會崩潰之漩渦。飛機場中飛機之修理與燃料之需要，使此漸減低之飛行家等團上，新秩序之使者始重露面矣。

#### 四 世界大戰後戰爭方法之改換

在此失敗期之內，戰爭之科學與實際，既無適當之指導與統制之力量，彼之發展，即依照彼自己之荒謬與可怕的邏輯進行了。

一九一四年，正當世界大戰爆發之時，軍事科學乃一自大而又落後之術科。吾等已言之，軍政部已使軍火工業以極大之武器納於商人之手中矣，但彼等之心理，並未改變，以適此一規模。所有陸戰司令，（極少例外者）尚為依照十九世紀時代戰爭陳舊之傳統，極為愚拙從事於戰爭。彼等尚為想及前方之進攻，包抄，衝破敵人之防線等之愚笨行為。吾等已會極簡單言之，此種戰法之收獲，實為可怕者。海軍部方面，或預先受工程師之警告，因而特別謹慎，將鉅價之艦隊大半隱於有堅強防禦之海港中，僅讓彼等冒險作戰一二次，以迴避戰爭所賜予之慘禍。又故意使之不決分勝敗，延長年月。潛艇，地雷，飛機，原始之「坦克車」減削戰爭意志而有組織之宣傳毒氣試用，及進行戰爭時極多司令之更換，此種，多影響於陸上之戰爭，但直至最後時間，英美之「士氣」崩潰矣，德國之軍人。尚固執一種觀念，如彼等昔時被人尊敬之職業，始終未發生若何根本之變化也。

此一切情形，當凡爾賽和議後即不相同矣。有一不穩之情緒，侵入世界各國之軍政部及外交部中。彼等感至一點大變化，但並不因此感覺之增積而竟將事實不認為重要，曾作參戰之青年軍官等，其心坎中，必能回憶至此開始之進攻，毒氣之滿佈，坦克車之動作，更不能遺忘彼有實際力量與非軍人心理之偶然，官佐肆意傲慢之評說。此輩青年軍官等，不久彼等亦衰老矣，彼等當權之時代亦不變化而重覆「

倘前一代之人乃極爲保守，則後一代之人則非常之維新矣。各國之軍政部，彼等均能於尋求新奇之發明，秘密之新軍器，及暗中之系統研究。偵探與情報者之秘密報告，被軍火商人所注意，以刺激此一發明之慾望。

人均認識舊式之戰爭失敗於戰壕中之笨拙膨脹狀況，彼實乃一種「結束戰爭之戰爭」，簡而言之，舊式戰爭即在如此情形之下被拉倒矣，新之戰法須以極快者代替之。外交部向彼要求，彼等少去戰爭則不能，有國家即必須有戰爭。傳統之國家，乃反對外國人之組織，寄託在最後用武力以解決之默認上。彼等不能想像其他之情狀，因此即乃設想彼等自己之不存在。此世紀之三十與四十年代，佈滿暗中可怪可憎之研究，以發現及擴充新式戰爭之方式。因不促成戰爭之另一路線，即乃放棄國家之主權，但人心在當時尙完全無作如此之準備。

一九一〇年至一九五〇年間，戰術上之改變，除去十二世紀至十六世紀間之火藥發明外，乃人類從古代之野蠻結群交戰以來，所發生最大之事件，亘古以來，人類主要之衝突均爲「戰爭」。人類結隊或步行或於馬上實行交戰。除匈奴人與蒙古人外，步兵乃軍隊之傳統骨幹。騎兵乃輔助者，重砲乃用在進攻以前之「預備」。賴美斯 (Ranis)、亞力山大 (Alexander)、凱撒 (Caesar)、拿破崙，彼等均乃如此作戰者，在戰爭之浪漫年代中，戰鬥之榮譽勝利，大體乃相同之典型：最先用長槍，矛，大刀，刺刀，

糧以及與此等相同之武器，集中於一處，實行廣大搏鬥，猛擊，迫進，衝打，擲射，短兵相接與肉搏在一圍，倘有如大雨之箭或彈丸幫助作戰，此種之戰爭延長數小時。結局乃一方暫止或敗退，後方騎兵之追擊。此一「公開之戰爭」與長期之圍城相間歇，後者較爲不甚激烈之程序。古代搏鬥之主人，一面抵抗敵人，不衛生而躡伏於挖成之洞穴中或在城牆後，以謀獲有暗襲或衝破圍攻之企圖，互相斬殺，直接至飢餓瘟疫，因厭煩而紀律衰落，或乃四周之人口激怒解圍。在戰爭之中，非戰鬥員受有極大與偶然騷擾之苦，有奸淫，掠奪，破壞糧食之搶劫，強迫勞動與偵探搜索，此種大多乃普通輕罪之劇烈化。整個之破壞，如蒙古人破壞美索波達米亞之灌溉，或英國威廉帝之搶劫諾森伯黎亞，當發生之時，均乃一種政策而非戰爭手段。假如欲似拜占庭及波斯間於小亞細亞中戰爭所造成之毀滅，必須進行戰爭至數十年之久，當回教侵入時，最初因彼之宗教宣傳使人不愉快，而後來即爲差別之徵稅，引起多人數之反感。羅馬，匈奴與蒙古人之遠征，又將一時，並且屬一地之各種傳染病散播至爲廣大，但古代之戰爭對於人數命運之整個影響，不免受舊制度下民族主義之史家以過甚之誇張。戰爭較人口遷移之重要爲渺小。農民之生活無更改，污穢而勞動，似多數人在農業開始以後之生活相同。各種「決定之戰爭」均乃腐儒幻想之高點，所謂偉大之「國家事業」，乃腐儒等當人類由農民生活狀況長久摸索，而走向清醒有秩序之生活方法時。用以眩惑人心之宣傳。

由拿破崙戰爭之時候起，歐洲士兵即開始變更人民日常生活之方式矣，如徵兵制，繳付龐大之貨幣

數量，賠款與捐稅等々破壞經濟組織，乃向來所無之事件，反而言之，如吾等所指出之工業勢力之伸張，新聞事業與其他各種宣傳對於人類所引起之影響，走進軍事領域與普通之生活，此乃兵不邀而自來矣。在吾等祖宗時，戰爭有如薄耕，其後變成於地面以下一層之耕犁，如一掘得極深之掘鑿器能將地下泉水引導改變方位，並準備廣大之山崩。

世界大戰時之將官等，均如一毫無經驗之門外漢，管理彼等能力所不能管理之大機器。以前之戰爭，乃沿「前線」係平面者，其後突變為越過作戰軍隊與在彼等之頭頂上進行，任何人均不能站於戰爭之外面。一九一八年時，已有人言及，新式戰爭乃屬於全部人類之戰爭。以前對於非戰人員的寬待經已消滅。人類如斯而言，有竟欲理解此語之內容。而此對寰球之兵士紳士等（甚多佩有肩章，皮帶，飾扣，勳章，殘剩之武裝殘影，與屬於此一類以前之美麗紀念品。）正勇猛從事於發明新式戰爭之利器與技術。

勇猛，永遠乃傳統軍事中之佳譽，此種人均勇猛非常。彼等在此一時期中拚命走於發明之前，使機械工程與工程師，化學及化學家，戰地記者與報紙編輯，生物學，醫藥，甚至金融均被彼等利用，使此古代之戰爭觀念，即戰國主權國觀念，繼續下去。吾等已言之，學校是乃彼等忠實之擁護者；並有軍事工業之幫助，並且亦得舊宗教，舊貴族與忠臣之贊許，雖無此種之熱心。彼等之活動乃一種表示，但彼等之成績確實使人驚恐，吾等三代人類之愁憂，均乃彼等之無聊性情結果。此點皆為目前之事也。

在此時期之軍事學書籍，卷帙繁浩，其中論述至爲簡要之一冊，即乃富爾——美登 (F.-aller-Mensch) 之二十世紀中之戰爭理想 (The Ideas of the New Warfare in the Middle Twentieth Century 2001)。在此一書中，作者提出三種問題：「戰爭究爲何？」「如何戰爭法？」「如何始能定爲戰爭之確實結局。」彼所具者乃一總答覆，即乃無一人能完全明白新式戰爭之意義。每「專家」皆以假裝嚴肅之謙虛，以研究彼本人一部份之學說，但任命運以將極多部門配合成一整體。至一九三五年，綜合之士兵，似乎僅能模糊想至以下之意見：彼認爲數政府或強國已將世界統治矣，此種強國乃一六四二年威斯特伐里亞之條約所造成者。一切國家均在競爭中，彼等或乃積極或乃消極之互相仇視；積極之仇視時期即成爲戰爭，及至恢復與準備之時期始爲和平。戰爭乃交戰國間休戰之停止。此停止乃出於不可調和之爭論或利益之衝突，當時每一強國，均欲使敵人投順自己。當二十世紀之前，強迫他人投順自己之事，在政府方面以軍隊之多寡作爲職業相同。初乃一國家開始向他人進攻，越過國境，進攻敵國之首都。在數次之行動與作戰後，首都終被攻陷，或侵入者受擊敗而潰退至自己國境內，當此時必須依戰勝者之意志，以締結和平之條約矣。國界亦依照彼一意志而變更，殖民地開始渡讓，賠款亦議定，戰勝國之勢力擴張，戰敗國僅能屈服。戰敗國之人民，感至極大之羞恥。直至十九世紀末，此一公式，直被遵守不變。

但世界大戰時，此種情形即不同矣，不僅「前線」在作戰，與不參戰之人日日亦捲入漩渦，且尙發生其他事情。列強均失去彼等之本來面目。在此中遂發生一精細之問題，即乃若何政府始能負責強迫戰

敗國接受或屈服於戰勝國所提之條件下是也。

關於戰爭之法則，更發生一種困難，倘前線被廢除後，尚可從天空以對非武裝的人民投擲炸彈，則職業士兵與義勇軍之權利又如何乎？此有如在足球場中爲觀衆所侵入，將球亂踢，將裁判員趕走，拒絕承認原來賽球之雙方比數也。

軍事當局對於新時代，乃不敢動手者。彼認定此種問題並非向彼提出者，戰爭永久乃屬於兩方面者，以後亦仍爲雙方面者。代彼等下一定義，此乃政治家之事。彼自己之強國，彼將其意志強加於另一強國之上，除用舊之進攻與向首都推進之方法外，更用宣傳，封鎖，抄襲以及利用種々最新之化學與空中之機械等方法。應用化學其空中之機械，乃破壞敵方士氣與壓迫敵方政府投降之種手段。最後，必須向敗退者之首都猛攻而佔有之，雖乃處於戰爭將結束之時，亦須如此一試。假若敵人之政府雖未屈服，但未留下一負責之承繼者時，彼亦不允許考慮，在此種情形下應如何辦之問題。此與彼無關，戰爭常爲無定期之繼續支持。

彼亦不過問戰時之財政。彼全不估計新式戰爭之耗費與戰勝者達到目的後所取有之物質利益，兩者之得失是否相宜。在此方面彼過於自謙矣。人不應求彼想每件事體。彼之事乃盡力於最佳與最熟練之戰爭準備，不願耗費之多寡，以利用最新之發明。至於籌集軍費，以及如何利用以後之戰爭，（或僅乃部分利用之）此乃屬於彼之政府之事。彼之任務祇限於戰爭之本身者。

研究最近之改進，立刻引起現在新態進步之軍人心理，具有異常之發現，軍人等每念及現代戰爭所能予人之打擊，確實發生興趣。此在彼等之演說與書籍中，均可見之也。但彼等仍繼續混下。此一部分則由於彼等有傳統之鐵石心腸，不願垂頭喪氣，但其主要原因，則爲已失去信仰基督教師與主教仍舊保守教令相同。因此乃彼等唯一之職業。在凡爾賽大會以後整々三十年，軍隊中千々萬々之聰明人與專家：航空士兵，機器師之士兵，化學與醫藥之士兵等々。人數較致力於解決當時更嚴重緊急之問題。

職員多爲，有力。彼等爲將來犧牲於彼等手下之人等所默認稱許，及不吝惜之捐助，正耐心巧妙，嫻熟，計劃出新玩意以使人類驚奇。

此項專門家之中，竟無一人似爲超出平庸者，當能正爲庸俗人——心理與道德者——之時代。彼等在吾輩已言及認爲人所承認之限度。內一如無人能將新式戰爭擬出完整之行程。祕密工作中之人等，不能得有外方之批評，英美之策畫，自然非但反對外國人，且尙自相排斥。大多數重要之人等，僅乃善於升官發財，而非善用腦力之專家。結果，彼等極多之計劃，具有一種互相阻撓之性質。

有一批如此之專家，在英國正忙於準備機械之戰爭，大戰中英人最先發明坦克車，以後又爲彼等產生極多之壞事。彼等乃一種固執之民族，所以軍事當局之採用坦克車極遲，但既採用之後，即不願再捨棄之矣。當各方均深刻感至節約之影響，愈來愈刻薄之時間，英美之軍政部，即在此部門中爲全無吝惜者，耗費在此機械上。此乃所有事情中最不感拮据者。此種軍事之「發明家」產生各種不同之趣味，陸



上鐵甲車，機關槍車直至極大之移動車，皆乃奧特旭脫 (Aldershot) 博物院戰爭廢物廊下所陳列之古怪事物。此種與非歐海軍提督石油無畏艦乃交相媲美者。

德人在下次大戰之中，有鋼鐵製造業之勝利普及歐洲。由於一種之魔術，（此乃若何魔術，解釋未免太過麻煩）此種坦克車，能逃脫兇惡之毒氣，與地雷，砲火。當時竟尚有準備在水下行走之「坦克軍」又有能在水中浮起者。漢生 (Hansen) 曾宣稱（見 *The Last War Patents*, XXIV, 1976）彼已覓有能飛於天上及行於地下之坦克車之計畫。此多量圖樣從未經製造者，彼不過乃使人見此戰爭博物院中所未有之陳列而已。

英法兩國之專家，及後來德國專家等亦辛苦研究戰鬥機。中間以德國人之成功最大，同時能從極遠空中所放射之炸雷，亦似被意大利人與他國人完成矣。法國人之心靈，雖然有彼固有之才智，但彼等為保守之傾向所障礙，不願拆毀舊之工廠以改建為新者。計劃化學兵器最多者，乃德國，意國與東方強國之日本之專家。

一九五〇年，中歐戰爭之前後各年，分佈各種病菌，已不僅乃理論之可能。當時已發明製造一種如自來水筆形之小藏蓄器。僅須將此藏蓄器之蓋卸下，即有可溶之事物暴露矣。以後即將彼投入蓄水池或流水之中。此外，尚有玻璃彈可以由飛機，以及火車之窗戶等處擲出，落在水中即能炸開。在奧特旭脫之博物院中，此種物品均有樣本存在。一九三二年以後，依地方為單位，將醫師等與受訓練之助手招集

於一處，而加以組織，此乃對於受驚嚇之人注射預防針。此事在當時爲極努力而進行者。

但關於病菌之使用，實有一種躊躇：即乃將彼分佈不難，將彼之作用領域。加以限制則不易矣。倘如在戰爭時，仍爲欲捕獲俘虜（武裝者或非武裝者）與佔領城市及土地，則散佈有極大效力之瘟疫，可以回至其散佈者之自己身上。微生物之戰爭，在研究專家所考見：亦爲一極不可靠之方法，除於失敗時，欲以英勇復仇之人民始以之爲使用。然而，人均認最需要者，乃將其研究成功。一九五五年因之昏亂時期中此種信徒人類頗多。至於使用傳染黃熱病之蚊蟲，在一九五〇年間使印度半島之人口大爲削減，彼之原因尙未被人解釋。普通人僅以爲此乃偶然者。

所謂「毒氣戰爭」，從彼之方法與發明而言，與微生物戰爭乃十分相似者，彼之開始與完結，在人類之智慧與意志歷史中，已告落一階段。彼確爲極奇怪之一階段，彼使當時之衣飾與城市建築上均發生影響。彼之可懼，可與法律與祭神之故事並列，然而較此等之事更爲顯著而不合理，因其乃距離吾等之時代更接近故也。彼與較舊之舉例，同樣使吾等感至人類需要有健全之常識，此觀念將彼等之活動連結一處矣。彼明白告於吾等，數千清醒之人，在一對於愛國之義務與榮譽觀念之錯誤見解氣象中，能合作而產生一奇離無效與殘忍之結果。

統括言之，肆力於微生物戰爭之人民，乃非常嚴肅勤奮而又小心者。倘彼等以個人之資格而重游世界，吾等能看彼等皆乃有名而又和氣之聰明人。但互相聯合，彼等即成一群危險之分子也。曾有人統計

準備毒氣戰爭所用物質，現今之人乃尙未知者；因並不製造之故。偶或有時候製造之，但爲研究生理學所用，且更在適當人管理之下，故未爲衆人所知，至於傳佈所用之彼項舊器械，現已用爲進行大規模之農業與衛生之工作矣。如用以對付蝗群；在森林區域噴灑之藥液，以消滅各項植物之病症；定期之清洗與刺激吾等之穀物生長，此均乃失敗時代之辦法，其後即合理化矣。

費伯爾乃一加爾文派之樂觀主義者，彼之學說，雖在世界中爲最瘋癲者。彼認此種大規模之方法，乃由於戰爭時期急速猛進發明能力所「刺激」而產生。以後彼又指出，倘若無戰爭之刺激，多年中飛機必不致受人用至普遍如此。吾等信彼言太爲異常，彼實爲蘭姆（Othello Lamb）之「因焚屋而發明燒豬肉」故事之現代化。彼有一點拉斯普丁主義（Rasputinism）之氣味，即乃古代邪說之復活，謂人在得救以前，當盡量以自救。

二〇三三年與二〇三五年之除鼠運動，完全爲依照毒氣戰爭進行方式以進行者，此運動將中世紀恐怖之鼠疫從世上舉行最後之肅清矣。在二〇六〇年，有數地點允許散佈「歡樂氣。」用吉祥氣以消散下降之彗星所施放之毒氣，二〇八〇年，亦須於讀者之前發生。在會議室，工廠，遊戲場及其他要求特殊明顯，與活動地帶之養氣注入，以及在喜瑪拉耶山休息谷泰戈爾（Pandurath Tagore）之藕氣使用，費伯爾亦認爲乃毒氣戰爭遺產之一部。

爲戰爭而製造有惡味之物質，現時有一二種在吾等工廠中所利用且尙受有特殊之保護。其中有數種物質，其製造乃犯重罪者。此數種有惡味之物質，彼之成份極爲複雜，當發明之時，每一種均曾經化學之探索。其中極少者乃氣體，均爲輕浮之液體，尙有極細之固體。此均乃灑在敵人所佔之地域上者。關於此一問題，賈特魯得復克 (Dr. Gerrud Worker) 博士曾有一論文，乃應徵於一七三一年萬國議會聯合之徵文。將當時對既有之知識狀況，作一概括論述。彼與極多同事合著一本新戰爭之性質將如何？(What Would be the Character of a New War? 歷史文件 337205) 一書，使吾等對當時軍事專家心中所欲者能構成一種概念，此書中具有一單，列舉正在製造之毒氣原質，除一重要例外以外，所有主要之種類均具有也。此一調查，至一九三八年爲止，當時已經考核之全部領域，其後雖略有改進，但未有重要之發明。

一九四〇年之後，軍事之研究，亦因財政竭蹶而受有限制。一九六〇年，爲毒氣戰爭，其能生產充足原料之工廠，竟可以開工製造者實無幾矣。

前次世界大戰中會真正試用之毒氣，主要者乃綠氣，尙有各種綠氣之化合物，綠養化炭，綠十字氣 (Chloropin) 與其他。受此種毒氣侵襲之人，立即發生咳嗽，以後在氣管枝與齒槽被破壞的時候，嘔吐與呼吸窒塞，且在咳嗽中吐血。中毒之人由吐痰而昏迷，面色帶藍，嘴唇青腫，嘴角尙有血污之泡沫。假如傲倖不死，肺之受傷亦最厲害，極易染有肺核或類似之惡症。此一組之毒氣，均有彼等各自

之特別徵象。譬如有一種能進攻神經系，引起瘋狂之興奮，喊叫，恐怖，抖顫，與半身麻木。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曾有數千萬人傷於綠十字氣，尚有專家，在計劃用此同樣方法以麻醉全體居民。但德國絕對不用，一九四五年五月，在由德國施放到達倫敦之空中魚雷，力量則為極能發揮者。

黃十字氣，或芥子氣之殺人，乃更為陰險與殘忍矣。彼實非氣體，乃一種輕散之液體也。當彼冷卻時，彼能於地上鋪成一薄膜而不為人所覺，此薄膜黏至皮靴與衣服上，帶到各處。直至彼漸之蒸發，人類即感其威力。斯時遂覺不舒服，發生可怕之疑心與駭怕，其後即乃咳嗽與嘔吐。彼使人感至一種全無希望之痛苦。彼漸之殺死與其接觸所有活的物質；使染受其毒素之事物燃燒起泡，與腐爛。空氣中有五百萬分之一之芥子氣，即足以影響肺部。彼侵入人之皮膚，使眼睛發炎；肌肉變為腐爛之肉塊。彼成為身體中之一種慢性病症，使身體中之每一功能均化為衰弱，且亦妨礙呼吸。凡受彼所影響之人，可否完全治癒，尚為一問題。彼最高之效能乃使人感受與刑罰相同之痛苦與立即昏迷，彼至少能使痛苦延長與生命短促。

實際上此種毒彈，未曾屢次投擲，但或出於偶然中之失措，或出於波蘭人所任用化學家之不服從命令，以致毫無發生破壞之效力。由表面見之，此乃和平主義之怠工，輔助中歐戰爭形式之完結。此乃最明顯之一例，有五位化學工人受監禁矣，但彼等之審訊紀錄，未曾留下也。

復克博士又舉述一種藍十字毒氣，乃與綠十字黃十字兩類毒氣相聯合而互無衝突者。此種毒氣，主

要之作用，乃直接刺激神經，彼之形式，幾乎似觸不到之灰塵。彼等能侵入人所載備面上之毒氣罩中，使人猛烈打嚏與惡心，消失自制力量，因此則能自行除去面罩，將自己暴露於綠或黃之毒氣侵襲中，彼乃常爲連帶藍十字氣同施放者。

此種毒氣，在世界大戰中已曾一試鋒芒，大戰完結之後，人均依舊加緊秘密製造。過後幾有二十年之時間，此種毒氣之主要能力始被發現。有一種元質，在當時會引起極大之討論，即爲路易士原質 (L. wise)，乃由芝加哥之路易士 (Lewis) 教授所發現者，彼因產出過晚，故未趕上於一九一八年前使用。此乃砒化合物之一種，在一千萬分之空氣中占有一分，即足以致人失去全部行動之力量。彼乃無氣味者，但當彼侵入身體中發生作用時，人始知已中彼之毒素。其起泡情形，與芥子氣相同，而且亦產生一種劇烈之病症。

復克博士概括之敘述，並未包含柯委脫 (Kovet) 在一九六四年所發明「永迷」之毒氣 (Permanent Death Gas)，彼之成分，乃保守極秘密者，彼之極複雜之配製，乃一重大之犯罪。此一種化合物，雖未能絕對永久，但其分解實爲異常緩慢。彼既非氣體，亦非毒質，乃一種重而粗之粉。彼之揮發如樟腦相同，當彼揮發之時，即與養氣化合而成爲一種毒氣，假如於稀薄至五千萬倍之空氣量中，彼仍舊爲有效力者。彼之作用，主要乃屬於路易士原質之一種。

此種之區域，除載有特殊毒氣罩之探險家以外，其後即不再有人敢進入其中，直至一九六〇年，當

時人見在該地帶上攤列者；並非迷路誤入之人與牲畜，而爲數百萬鳥鼠以及此類小動物之骨骼皮毛。有數處地方竟堆積至近一米突之高度。戰爭叢片中關於此種奇異之堆積物有畫面二幀：蔬菜未曾完全毀滅，樹木已經枯死，樹皮亦已脫落，其中草亦枯槁矣；但另有其他一種草仍能茂盛滋長，短小與發育不全之莠草，以及灰色細毛之土木香，如地氈之鋪於大片地皮之上。

化學家，由錯誤中發現彼稀有之稱爲拍不斯特 (Pabst) 之金安麥斯 (Kinetin) 氣體，彼能影響生殖之機能。現在生物學家皆已知之矣。此類氣體（主要爲由拍不斯特及其助手之工作始知悉者，）在試驗園中發現許多奇異之花卉與新奇變相之獸，此均爲因使用彼之結果。但在拍不斯特未用其獨到之眼光以研究此一問題時，人類僅知彼乃絕種之毒氣，在廿一世紀之四十年代，凡隔離人所進入之地方，均曾大規模使用此種毒氣，以肅清傳染之鼠，而不久亦許彼即在優生學中作爲重要之應用矣。

及至再發現彼之時，吾等之進展之世界，乃已經處於空中獨裁之人類掌燈山矣。

一切新式器械，應如何集合而運用之，俾達到交戰國絕對服從之目的，在當時之人或從未有料及，或在想及之時候，此計劃乃如何嚴守秘密者，亦在與計劃之創作者相共被棄矣。但數百萬動物已窒息破，城中已充滿了臭腐之死鼠，以後又如何呢？

人類或對此事之興趣過濃厚也，不及作深遠之考慮。現在吾等對此毒氣戰爭可以分清者，亦不過與彼之專家所料者相同，即乃認之爲一種單純之作惡與苦刑之計劃而已。此種計劃，似爲無目的之隨意破

壞，例如在賂安多莫比 (Lomdo-Modi) 之人猿雜種中，某一種小人猿所表現之事情相等。

此種計劃中，有爲嫻熟至爲可驚者，但嫻熟至如何，若有人問「所爲若何？」此則不知如何作答矣。譬如在托斯羅拉岡 (Torsello-Lagoon) 之海軍戰爭博物院中，有被德國製造之半打攻掠潛艇，均乃特別設計可作爲長距離毒氣戰爭之根據地者。彼等不攜帶槍砲與平時之戰鬥用具。但彼等有無限之巡洋射程，彼等備有五架至九架之飛機，滿載毒氣彈。中有一機，帶備三十具長射程之空中炸雷，以及一切必須指導方向之器械。毒氣彈中具有四種毒氣之混合物，但就性質與效率之分別則無甚差異。此種進攻機中最小者，其所攜帶之此種材料，足以用於八百方哩之領土中。如若彼完全成功之時，能使倫敦與紐約有喧鬧，奔跑，蹙額與窒息化爲滿市，怪形之動物。

此六架可構成大禍之怪物，現並肩陳列於大博物院之中，彼等毒翼垂下，已放棄了彼等之使命。於失敗之時代中，有不少令人頭痛與惡作劇之夢魘，彼等即爲此種夢魘中唯一不變之見證。彼等乃人所造者——正如人於舊時期所會造以用刑之工具相同。吾等現今過快樂與相互信任之生活，倘環境之不同，與吾等在技術上同樣清醒之人，吾等最妙亦應該能設計與造出此項事物。

此種詳細敘述，有一部乃令人生出惡感者。吾等爲自身之目的，已述至相當滿足矣。歷史不應成爲可怕之筵席。毒氣戰爭從開始至完結，昏迷應享有快樂與勤勞之人衆，約有百萬至百二十六萬左右。此惡劇已表演滿足也。彼等之受苦，已成過去矣，吾等之故事中心，意思乃在指世界大戰中英美之愚妄使



一般軍人感覺羞慚，並令彼等在加緊研究之後，戰爭之科學，與其說為進步，毋甯認為將自己淪滅於自己之新發明中。彼不斷發明可怕如怪物之機器，將人類陷入驚悸與痛苦，傳播疾病與仇恨，破壞工業生活，使所有之地方，變為無法居住；使團結之人，在有秩序之社會中，每一聯絡完全鬆懈，但彼並未採取任何步驟以使戰爭成爲一決定勝負之局面。對此數千萬秘密工作之專家，此項「有機智之可惡英美人」如伊薩克·柏頓蕭 (Isaac Birtchshaw 1913—2003) 稱彼等對於將來全無計劃，不認世界爲一整體，繼續於此中集一堆恐怖之炸藥，於彼處又集一堆討厭之病菌，再於別處有合各種離奇之迷人毒氣。

當時未曾有一概括之計劃，將此種作惡之心中，團結成爲一預先計劃之整體，彼等尚不及霍亨索倫國，彼等對於軍事準備，乃受一種將戰事進行到底之有意義計劃面約束者。在一九一四年，庸俗之俄國，確會有一計劃，欲依照條頓族之理想以改造世界文明，使一切皆近代化，且以條頓族爲核心。此種計劃，乃有胡蘭之成分雜入其間，但彼爲適合於邏輯者與完全者。一九一四年後，戰爭計劃從未恢復此種之完全，亦從未恢復至相同之邏輯基礎。在一九一四年後之戰爭，似爲失去了頭腦者。彼與其他事情之進行相似，但彼素不知彼能達到此種步驟。

但全世界各地均設下各不相同之地雷，如若此種地雷同時爆炸時，彼等所引起來之大混亂，勢將不堪設想。彼等能使人類驚懼，但並不需要改變主要之條件，僅須將一種決定之偶然事件加重安排，即足以促成歐洲之大難矣。

此歐美大難與未有目的之殘忍，將降臨之危險，懸掛於一無組織與無保護之世界上，有七十五年時間。此乃某種歷史家所謂最大不安全之時期，即乃由一九四五年至一九五六年之時期。隨處有怪事出現——如柏約，華沙，倫敦等地，此種事情為極可怕者，足可鼓動與鍛鍊人類中較優之分子，以為實現世界和平而努力。幸而於「道義國家」長時期之孕育中，人類傳統中之兩種根本禍害，足以互相中和。債權人與軍火商之貪慾，兩者均得平衡。當軍火發達至價格日昂時，有能力之購買者，即變為日益貧乏，儉節約運動使人類生活中之極多佳事全遭遇障礙而無法進行，彼最低限度於最後亦能使人不熱心再進行新式之戰爭，並且對之亦失去信仰。化學軍火工業亦與舊社會之其他模範機關同一命運。即乃社會中之一切，均在消滅，此即為私人利潤之民主主義破產之結果。

## 五 民主國家和平景象之消失

美國議會之民主主義，必須取消公共事務中之真實領袖，用奇怪之假領袖以代之，吾等已曾指出依賴各種勢力而產生之「偶像」，彼等不能為任何事物。彼等無創造力量，不能應付危局，僅有用簡單之手段，以獲取地位之尊嚴與較小權力之報酬。彼等與沒落之制度共同崩潰，而竟無法以盡力阻止彼之沒落，彼等乃人民意志之代表，倘無人民意志，彼等能盡力於何事乎？

吾等曾已研究。此可怕而無力之一群人，相對使人類經濟生活壑塞中之金融崩壞，彼等乃若何之行

爲。彼等之是否有二人曾用此一月之工作，以接連研究彼一形勢之明白現實，此乃疑問。在此爲凡爾賽之卑劣整理所造成而積累之困難前，此一爲民主主義所付託，而指導人類工作可憐者之精英。乃一個無力而又難測之謎也。歐美民主主義必然產生此等可憐蟲，此乃爲此一制度所需要者。

如何能阻止形勢之灰黯發展？無人能知。各國之領袖，彼等重複表演其傳統之姿勢，如彼等能爲之事僅爲此點。但歷史之型式，不能供彼等運用矣。彼等已發覺彼等之自身，有如彼欲爲手勢而肢體忽變雲霧與岩石之人相同。

在當時之列強中，日本乃行爲最堅決之國。故一九三一年後，在國際上佔一極重要地位。

現代之歐洲軍國主義，領導亞洲之作用漸漸衰退矣。早於一九二九年時，農民主義之流傳，已引起印度政府極大之驚惶，因彼正與在中國得勢之農民運動相似。在美刺特 Macaulay 有一群英國與印度之煽動家被捕，將彼等審訊後，於一九三三年判以重罪，此則證明此種恐懼之嚴重及英國政府應付此一形勢之愚拙。

大英帝國不似羅馬帝國之沒落而滅亡之速，彼對殖民地之侵略，僅爲由逐漸鬆懈而至失去彼所有之殖民地。不幸，彼於印度侵略弛緩之前，在愛爾蘭彼尙得短期之實行不良政策。……

(賴文博士之原作散失不全，因此本章述說至爲簡略。——著者)

X

X

X

## 六 道義國家與德國

何以人類對於大戰及戰後經濟社會混亂之此種教訓，爲如此易忘乎？此乃在人類歷史中最關重要之問題。此教訓在吾等今日見之，乃至爲明白也。何以世界有思想之大國，每人均不對之注意乎？英國，法國，美國，德國，俄國，意大利之思想，在吾等之回顧中，有如皆欲改變成見與改變愚拙之各種後果。何以無人繼續威爾遜所造世界文明之基礎乎？何以在一九三二年後，人類竟不欲改造國際聯盟乎？吾等知當時全世界正迫切於需要一種集合之權力，以統一貨幣與經濟之生活，何以失敗時代能延至如此悠久乎？吾等已經述及數種重要之原因，如僱傭之輿論機關，反社會之個人方面利益，傳統之沉重壓制，學校教師之猶疑性，由經濟破壞所引起之社會崩潰。但若吾等將此勢力集於一處，亦似爲不足解釋人類之智慧，對於所處形勢與極明瞭元素，何以如此之盲目？

在促成失敗之此種條件後方，尚有一其他事物，此事物即乃各種建設之勢力中有一內在之弱點，與一種根本之缺乏。世界所以不能脫離彼之困難，即因脫離以後欲達到何事乎？無一種確定之觀念。誠然，世界中乃具極多之觀念，常爲混亂者與互相矛盾者。一將在沉沒之人，欲依游泳以救自己，必須先覓得游泳能達到之固體事物。彼之缺乏非在精神方面，亦非由物質方面，完全爲智慧者。拯救之決心與物質均有矣，但無拯救之計劃。世界並未有確定之目標，此目標尚須彼自己尋覓之。

倘吾等欲研究當時一種極重要之模範社會文化，即爲德國社會文化之心理與感情之外表，吾等對於此一點必能更加明瞭。法國者，魯格魯薩克遜人者，俄國者，與西班牙語諸國之社會文化，雖然詳論之而大有差異，但實質上與德國文化乃相仿者。彼等之共同點。則爲。彼等均未能理解。現今若無一個大規模之拯救計劃，則無拯救之可言矣，英美各國欲各自所爲，且用相互排擠與競爭之手段，以爲團結方面極感困難之事。此即乃各人均感受戰爭之威脅，經濟之極不安定，及缺乏應付病態之金融狀況之能力等麻痺影響，由此中遂產生一「暴躁」之心理，令每一行動，全不準確與違反時宜。

若吾等能理解，於大戰前幾使全世界歐化進取力之耗竭，吾等即能理解失敗時期何以如此悠久。吾等須注重指出該使世界會延續健康之根本重要某項事實。當世界急需入以領導至統一時歐洲則不能負起此一責任。因歐洲之自身，已深刻陷於分裂境地。世界戰爭，不過乃世界繁榮之第一時期表層下之緊張炸裂。歐洲人民，於一九二〇年時，佔全人類四分之一，彼等於兩世紀中，已盡其探險，爲試驗科學與文明傳播之作用。彼等欲恢復此作用，應肅清恒久之心理病態，即乃仇恨之病態，但此病態在治癒之前，似爲變至極尖銳，須走完全彼之機體衰弱與破壞之道路。

雖然歐洲各國間之緊張，在二十世紀之三十年代。逐年增加，惟直到一九四〇年時，戰爭始開始真正之爆發。歐洲之各地，在早十年時，均在「埋地雷」，但一念及此事實，人雖然設法阻止向戰爭之路前進，反增加彼來時之強猛。威爾遜總統之以爲高明處置，即乃波蘭走廊，——波蘭之「出入口」，

此乃第一爆發之地雷。但彼不過爲積累爆發中之一而已。此種爆發，爲準備炸毀四壁已顯裂痕懦弱無能之國聯者。彼等亦準備着炸毀凡爾賽和約之每一遺跡與其附屬之「解決」，使之不再成爲人事重新安排之阻礙。

歐洲大群德語民族之心理，最足以說明此世界之形勢。由一九〇〇年至一九五〇年中，歐洲之歷史，爲惡德國之知慧，剛毅，與在其四週民族中產生之反響等爲中心者。德人具有奇特之活力而又聰明之思想。彼使人讚賞，妒忌，驚懼。彼成就於物質科學者乃至爲偉大。彼於數學與心理學中乃是巧者，將彼與茲格魯薩克遜之人頭腦相交，彼之政治思想雖缺少彈性，但彼既有異常明晰之法國智慧特性，又有意大利之勇敢。與西班牙，俄國之詩意。此點，均乃彼之明顯特異處。

但在第一次戰後受傷之德國，單以後之韌性與精神而言，仍爲歐洲體系中之悶煩問題，戰敗之打擊，不能變改一種事實，即乃歐洲言語與思想最敏慧之人，仍爲德國人，彼等仍組成歐洲之脊梁。彼能演出何事，此乃每一聰明之政治家應關心之重要問題。因德國倘進行良好，則所有之事情均能順利進行也，但從未有政治家用敏慧之頭腦以考慮此種問題。德國早有堅決之表相。彼現已清醒多矣，彼已將明亮之金冠拋棄，彼已承認軍事必須改進，甚至尙經一困難之階段！當初彼並未明顯表示憤怒。新共和國在極多之艱難中，表現創造之勇敢，溫和，開始認明世界政治之意義：

創造前進之人，用憐恤之態度以盼望德國「今吾等欲一見德國能作何事？」彼等言，「吾等對德國

必得略爲忍耐。」舉世均責備法國以根深蒂固之不信任，對待德國之條頓人，倘對外勇敢而寬大。對內領導得法，當時亦許能負起「道義國家」之任務，而與其他清醒再生之世界各國合作。彼或尙在改造工作中獲得領導之地位。如此，一九一八年或將爲世界之革新元年也。

德國一切之努力如何受阻？猜疑之網又如何束縛之？此乃一複雜而極長之故事。此輩在上次大戰中被擊敗之人羣，其後變成暴躁瘋狂矣，有如將被窒息之生物，爲將得空氣而掙扎焉。吾等現僅需用想像，則能得有彼等所處之地位者。所有之事全爲欲將中歐窒息而爲之。有能力之戰敗國青年等不能參加重建已崩壞之世界工作，此乃留與勝利者新時代之人所爲者。彼等直到老死。僅乃生活於受懲罰，勞動，担负重稅之範圍中，不得參預推進文明之工作，若謂彼等能恢復繁榮或能成就一大事業，此皆乃極困難之工作。

如此受限制之生活，當爲痛苦者，極易於墮落，消極或反抗。在歷史文件中有一驚人之一小說，乃一九三二年加斯特 (Fritz Kestner) 所著之勝負 (Tadun) 彼極活躍而描寫此時期德國之個人生活方面。同一生動而有活氣之另一小說，乃一九三二年出版之發和達 (Hans Truida) 所著之兒童等現應如何乎？(Kliner Mann, Was Nun?)

吾等必須承認此種心理狀態與被束抑之生活觀念，並不僅限於德謬民族。其他如敏慧而有野心之印度，埃及或黑人之青年，凡受阻礙與被限制之民族或階級，彼等之聰明青年——在此等時日中，或竟包

舍全人類三分之一之青年——皆乃處於何等卑賤而徒勞之苦生涯。德國青年反能回憶彼過去有希望與榮譽之生活，且悲憤與前進之精力蓄積，亦較他人為略多也。彼有進取之授等傳統。

誠不幸，彼等尙無教師或領袖為之指明在以「現代之世界國家」代有目前混亂之制度工作中所應有地位。霍亨索倫之政府與戰爭之困難，已造成彼如英美人此種世界主義之障礙。彼之新共和主義，為極非激進者，在普通之學校與大學中，未被舊軍閥時代之教員與領袖等所占踞，彼等無惡意之活動，與論與一切教育組織，均站於革新之面，表示彼等急欲恢復戰前之英猛，且亦具恢復之能力。新德國之進取，成為彼等之教材，彼等堅持之。「此乃德國者，」彼等曰，「回至德國之主義去。」「再繼一次。」對於新時代之精神，不論為母親或愛人之婦女等，大半表示不能忍耐之憤怒。

一 銳敏之觀察者奈米爾 (J. B. Narro) 曰：受戰爭苦痛與戰敗之國家，彼等於戰爭完結後之十二年至十五年間。可得重回至英猛之愛國主義者，此幾乎乃歷史上之一公例也。彼指出未有參加戰爭之孩童與成人等，彼等受到戰敗後之一切痛苦，對於敵人表示深刻之仇恨。此種孩童等，於一九三三年時，成為一國人口中有力之一級。

歐洲歷史，當達此一階級，則發現希特拉主義之勃興。此乃德國於進展中重要之產物，彼於歷史中乃有力人物之一。彼必能引起彼輩將其喚起之教師或作家等驚異，吾等可根據歷史名人傳三〇一一二卷，從無數不同之觀點以專門研究此一人。此乃一不平凡之人，彼有尊嚴與可以吸引人之性格。吾等能聽



得彼之勸說，訓誨，欲求述理之聲音，此可以由彼之演說灌音聲片中聽之。實爲一帶有緊張之聲音，言語至爲剛毅，但不相接。實爲一良好之聲音，彼之性情，乃簡單而誠實者，此乃彼之成功祕訣。

彼用此種公平無私之演說以攻擊他國人猶太人，大同主義者，民主黨員，共和黨員，資本家與金融界之領袖，但對此莫名其妙之憂慮者，則全無事也。對於法拉達之問題：「兒童現應如何乎？」彼之回答乃：「驅逐猶太人，驅逐外國人！武裝！加緊武裝！德國之形態，絕對德國之形態！並須增加而使繁殖。」

吾等必須記之，彼素未得有絕對多數之德人投票。但人民則任彼取得政權，彼反對猶太人，投機者，自由主義之宣傳，極合於理。興登堡能信賴彼之反對共和國，對此冒險者之成功，實具無限之助力。

希特拉之統有德國，並且將其向前奉行之功績，乃依照墨索里尼之先例者。依智慧上言，彼較該英傑相差無幾矣。彼應用法西斯政府中所有之手段，亦有墨索里尼之真正努力與幹練勤奮之建設。彼用「卍」字以爲彼國社黨之標識。來源極古，彼之作爲裝飾，尙爲一種新石器時代之特種文化（即乃混種人之文化。）當時之文明，即乃發生於此種文化。「諾爾特人」或黑人中尙向無多人知之者。彼全非代表「亞里安人」之文化。昔之作家，謂彼乃太陽之象徵，彼在國社黨頭腦中，代表一種思想，彼等將其視爲非常嚴肅，在彼等之旗幟，~~中~~，宣言，以及彼等所能爲之任何地點，全載有此一記號。當彼統治之鬭爭正進行時，當彼復活於歐洲時，愛生頓 (Aiden Fessenden) 會謂彼對於德國人等，確有一不可言喻

之吸引力。

## 七 民主國家間之仇恨

歷史讀者，倘不明於「道義國家」降生前，爲被仇恨統治人羣與人羣間之關係時，彼則無從理解約於一百年前之政治生活特殊困難，彼亦難明，彼同時間所稱之教育與吾等現在邁進之教育方式中之重大異點，彼亦無法明瞭者。德人與波蘭人間其爭端之重要點，吾等已述及矣。但此種乃一切狀況之顯著與具歷史重要性之一例。吾等可舉出相同之事件五十餘。美洲無一地之人口非浸透羣與群間之仇恨中，量數之多與仇恨之深長，實乃同時之人類所經驗並料想不到者。

所有之仇恨，大半乃由同一主要之原因而起，兩群或多羣之人口，均有彼自己之狹窄者與根深蒂固之文化，具有不同之語言與風俗，人類因事務方式之改換，或被擠於一起，或則超越於一羣之頭上，結果往往形成一社會失去之重心，如此則成爲缺少共同之社會觀念，而使文明化之推動，由原因之仇視與接連之激越佔有甚大勢力。

美洲各區域，均有此種仇恨，除在巴司克人(Basque)之國家惠爾斯與拉伯萊等地外，此種仇恨大半爲極強烈者。在政治上至爲重要。在波希米亞之南東兩部，被仇恨所籠罩之地，如未有界限者。匈牙利人，斯拉夫人，羅馬尼亞人均仇俄羅斯人。宗教之不一，牧師之作惡，甚至將種族之團結皆糟矣。天

爾但所控制之古代領域，經過波斯印度，仇恨更深矣。回教即受此兩古代之仇恨系統所分裂。歐美此種羣衆之深仇，非最敏慧者所能接受，彼等破壞政治之種種政策，人均公認此深仇爲不肖被人所平克者。

用智慧以消滅仇恨，乃最近之事。吾等祖先於往昔並未料及此是一可以醫治之心理病。彼等未知無仇恨可以生存，宛似彼等不明白令彼等受苦之傷風咳嗽等現象，皆乃可能避免者。

但吾等倘能料及，人類生活被可以治療之疾病所破壞，直至吾等生存之時間中，吾等實感覺可驚。彼等不但無對仇恨與妒忌盡力以消除之，且彼等之神經，受人造痛苦之多量迫害，亦無法保護。在二〇一〇年前，彼等居於噪擾不堪之城市中，無法以消滅厭煩之聲音；與眩眼之廣告，如欲設法消失，當尙須歷百餘年，吾等始能見城市中與大道上，有充足之光明以逐散夜之黑暗及陰沈之天氣。在北方，二十世紀以前之人類，生活於夜色之慘淡半明間，常有數星期不見陽光也。

十九世紀之前，能認識文字之人，皆明白人類乃腐敗矣。吾等僅能研究彼等之城市建築，衛生設備清潔用具。但吾等由此推知，彼輩之未感不滿，乃由於習慣故。倘彼等尙咳嗽，吐痰，疼痛，盲聾與衰弱而任之自然，時而互相生氣；此皆爲絲毫不足怪者。

如此之生活情況，現已除去，吾等竟不知數百年前之爲人，乃與吾輩今日形式之不同，當吾等回想

至過去之時候，即能明瞭當時人類社會使人之視聽與感覺，不痛快極矣。且又勢所必然，爲身體與心靈對此生活方式僅有反抗，無深切之理解。彼等之仇恨爲隨時可以產生者。吾等在史惠夫脫 (G. H. F.) 之格利佛游記 (Gulliver's Travels) (一七二六) 中，已聞一靈敏異常之智者呼聲，彼發覺自己乃禁錮於中世紀之生活中，一面乃無出路，但一中世紀城市陰溝之氣味，較之二十世紀報紙之仇恨氣味則爲佳矣。當時之報紙，簡直非若何新聞紙，而乃一具有毒質之物，每日清晨，人類吸收此猜疑與憤怒之氣息，以不良之消息，惡意之閒談，發洩彼之怨恨心。

仇恨乃一社會之病態者，能傳染而又可消除病態，此種惡疾之哺乳動物之神經故易於感受者。此乃頭腦中喪失理智，此乃由於腦外層不絕受小刺激所引起之傳染，可於成年前後之任何時期發生，猛烈之襲擊，可使思想回復仇恨，最後可化爲永久者，對於所有現象皆具不滿之意志。

如此心理，既潛於人類之腦中，則不易除去。人類常以最大之機智找尋活躍生氣之機會，藉成憤怒與尋求報復求取最大之快樂。彼等有認爲「合理之榮譽。」但不贊成他人愉快也。吾等可由現在之教育料及此病症爲易于傳染而需設法防避者，但當時之輿論爲反對派之利益，竭力宣傳。今吾等毋論在心理上或身體上皆渴念清潔之空氣。吾等現代之人類與何甲斯 (Hogarth) 或拉斐爾 (Raphael) 所畫之人群相較，不僅衣服良好，生長良好，營養良好，練習身體良好，且彼白而有趣之面部亦代替此項煩悶，而虛偽之臉孔。在吾等明白此種烏煙瘴氣以後，吾等始有明瞭人類之歷史。

一九四〇年，極少人能明白世界主要之政治病乃與貨幣病相異者，彼乃一種風土病，若欲根除此病，則更難有人以勇氣想至必須致力肅清與破壞此傳統之社會制度並經濟權益。然而此時，中歐與東歐糾紛之疆界瘡傷，已在潰膿矣，導火線亦在增加矣。

處此極多麻煩之社會中，歐洲最常見之發洩方法，為採取攻擊之備有暴力或能惹出暴力之示威，回代議之機關，使館或領事館進攻歐洲：辱污石像其他之象徵物；（在印度聖地，則殺戮神聖者或禁止之動物，如母牛或豬，）於咖啡館與飯店之中等鬧，毆擊，暗殺；於厭惡民族之羣衆中，拋擲炸彈，或將爆炸物擲入法庭與宗教之房屋，及其他不適當之地點而爆發，或向守衛之軍警開槍與越國境。

在人心激昂之區域中，有發生此等惱怒之表現方式。由吾等見之似為細微，而無意之玩弄。但當時則可鬧出巨烈之慘禍來。

試思在此等區域中彼輩漸長久之頑皮青年。腦中充滿如何之思想乎？彼等因不能忍受種種之束縛而動怒，彼等勉強忍耐激怒，對此欲為一生動而有意義之表現，彼等深恨民主主義者，欲嘲弄之，又欲施以各種之陰謀反對之，侮辱之，彼亦或能料及肩出木梯與盛顏色之盒，趁巡邏警察離去之時，將此可恨之物件塗去，因此獲得可憐之興奮與顫動之勝利。此可謂乃一種糊塗思想而極端可憐之得意相貌矣。繼此而至者即為驚惶，衝突，逃遁，槍殺，受傷，坐獄，挨受鞭打種種之懲罰，以及繼續決心之激烈化。當時除準備下次之暴行與下次之騷動外，則不欲其他事矣。常聞至在人行道上有死傷者，受人踐踏

再後則爲此每一天賦之人才，於土中齟齬與消失。此則乃歐美數十萬頭腦中充滿仇恨人之生活下場。彼等生存之命運，如彼盛開於污泥暴雨中之花朵相似。

最近海德爾堡大學詹斯柏斯教授之直系後裔奧托詹斯柏斯 (Otto Jaspers) (1903—) 所出版之一冊著作·殘忍之自然史 (A-Natural history of Cruelty) 德文特 (De Windt) 之研究，亦會受詹斯柏斯教授所指導。德文特受彼之 (Die Geistes-Struktur der Gegenwart) 一書之影響頗深。上述該書對於二十世紀之歐洲，研究至爲詳細，讀之實在頗爲恐怖。幸而吾等現在，未用彼研究當時人類心理之黑暗行程，當爲一切教育之必修學科。此種黑暗之行程，令人受害與得到恐怖之痛苦，而致宣洩自身不可忍耐之憂戚。然而此種種事實，心理學家必須深知其若不明此等事實對於人類複雜之心理，即不能完全瞭解，且爲殘忍之心，在人類今日之世界中，似皆無矣，倘欲研究彼之時候，則僅有可怕之世界戰爭與世界不景氣時期之書籍，以尋主要之材料。此可以使讀者明白一大概，若彼略有想像，彼將化自己以此種暗示擴大。成爲算不清之事實。

舊式之心理學家，承認人之性慾在失常狀態時，即成爲殘忍。在普通之術語中，吾等仍可用色情狂 (Sadistic) 之一舊名詞以代表此種意思；但吾等同時代之專家，已覺至不甚正確矣。殘忍離開兩性之領域甚遠，正如現在之人知悉仇恨乃恐怖與鬥爭之化合物，爲戰慄之挑戰強硬化，可化爲傳染性者，故人均認殘忍乃克服抵抗之努力，及頓折之感覺，超過某一限度後之天然發展。吾等初爲欲將某種事物 (普通

乃一活者）屈服於吾等之意志下，但一遇真實者或致失意時，則化為凶殘矣。

由此一解釋，吾等知在私人資本之經濟制度崩潰時，隨後而至之歐美不安，失望與缺乏後，何以能發生極多空前之殘忍。倘有人於一九〇〇年時，從另一星球來訪，彼或許將斷定彼於英美所遇見之人乃和氣，慈愛而又寬大者。但若彼至一九四〇年再來訪問，或將決定此等動物乃凶惡如魔鬼。然而，彼等乃同樣之人，不過處於不同之環境而已。

在一九三〇年至一九四〇年間，歐洲自殺者有數萬人，彼等皆乃聰明人，因不能再承受恐怖卑賤與殘酷之生活而出此。但於一九五〇年東方復興之世界紀錄中，則極少提及關於人或獸之殘忍者。彼非天性之改變，乃環境之改變，數千百萬曾被屠殺之人，與會用私刑之人，彼等均仍活在，彼等現在之行為，乃極合理而善良，彼等大多已全忘棄自己之過去。人類之生活中，已又有希望矣。

## 八 最後之戰爭（一九四〇年至一九五〇年）

從美國干涉之消滅英國之精神專注於應付印度之混亂，及南非黑人之暴動後，歐洲之向着戰爭大道前進。為不可制止之事矣。新大陸之人類仇恨者已全無約束，爭點亦已單純化矣。

戰爭終於一九四〇年來臨矣。彼引起歐洲發生戰爭者乃一波蘭商人，即乃波蘭之猶太人。彼於旅行間，火車停於但澤時，因其未會讓安之牙齒發在弊病；因彼之牙齒甚不合式，需將彼之嘴張成極大，用

兩手插進以處理之。彼乃一有黑鬚之人，鼻子長而且高，所爲之怪樣，毋容說乃使人見之不悅者。因他尊重同車之乘客關係，當彼欲重新安排彼之牙齒時，臉面朝向車窓。彼未料彼之兩笨手乃從比里尼斯山展開至西比利亞戰爭之導火線也。

最初挑動者似爲一顆橘核或乃一小片之核桃。

適巧，有一個青年之黨員，正立於火車站之月台上，將此一波蘭商人之怪面孔，視爲在向彼之制服仇視與擲搯。因此輩青年，多半之神經乃非常靈敏者。愛國之怒火，正熊熊燃燒於彼之心上，因此彼召三同事之衛兵與二警察來，此輩青年之英雄等，有如意大利之法西斯蒂相似，少有孤單之行動者。彼等迅速而糾々踏上火車，繼之即乃爭論。因此取罪於人之波蘭商人，對德國語不甚了解或竟全然不明，彼即祇能瞠目結舌矣。但在此時候有二同車之乘客援助之，他人亦捲入漩渦矣，騷擾之呼喊後即繼續，國社黨人因寡不敵衆，結果受彼等推下車廂。

該青年國社黨員，氣急心怒，同時又見彼波蘭之猶太商人，尙依舊用彼之手與臉在窗中裝扮使彼討厭之狀態，因此即抽出手槍自衛。其他利器亦加入行動，車站上即發生爭亂，此一雛形之爭亂，在司機者將火車開出車站後，始得完結，然而此事件竟由政治上擴展至複雜矣，因在但澤車站之月台上，乃無開槍之權利者。

此一令人扼腕之事件本身，本毋須爆發歐洲戰爭即能解決者。當時本可向不死不活之國聯申訴，或



對彼本乃伊式之海牙國際法庭，亦可通一電流，使其行動。不論任何機關，吾等可以言之，尙詎應付一波蘭之牙醫，此一牙醫實在乃一禍首罪魁應加以緝罰，作爲代表歐洲受罪之羔羊。但極需直接有關各國之一種善意，但當時竟未行出現也。

德國人之心，於八年來爲走廊而努力，德國之重整軍備，在公開中進行甚久。但法國與波蘭，對於德國軍事之恢復，抱有極大之隱憂，兩國之軍事當局，急於欲在彼等較德國強盛時，即予之以一打擊。危機似時々將來臨矣，但結果不過乃證券交易所受一大震動。現在不再行忍耐矣，緊張已達至極度，災禍之降下，反而能使肩擔鬆，波蘭即自己而將自身撕成粉碎。

此種形勢，於好戰之舊世界中，爲每一「武裝和平」必然之最高點。在某一點時，就有一不可抵抗之邏輯曰：「現在彼等尙在不甚強盛時，即施以打擊。」一九一四年英國之不難加入戰爭，即乃此有力暗示使之如是者。因英人當時急於欲在德國艦隊尙未曾與彼等之艦隊均等時。而打擊德國，彼等謂，「甯於目前，勿候天明。」

波蘭即出而應付此時機。各國之軍政部，均忙於調動人馬。當巴黎，倫敦，與紐約之印刷機正忙於印刷關於該商人各種錯誤記載時，波蘭與德國之空中艦隊，已開始衝突也。波德兩國之邊境，亦與嵌鑲不安之牙齒相同，在一九四〇年之一月五日，彼乃一星期五之下午一時，顯然開始感覺不舒適。星期六下午三時，德國之長途飛行家古林斯基 (Michael Koryosky) 與三敵對者作光榮之戰鬥，其後來使敵機

中起火，由空中墮下，落於但澤擁擠之耶伽塞街上，因此市政府亦連帶燬於烈火中。

巴黎之當局，一時亦不知如何處置，不知自己乃應屬失望，或應當寬懷。對德國如若得有空中之斷然勝利，必乃極可滿意與極能決定者，但此項飛機，亦須留於境內鎮壓所有國內之不滿者，一勝負不決之戰爭——在空中為永久可能者——能在國內生極嚴重之困難者。

由一九三三年德國之進行恢復軍備以來，已有七年，全世界之外交中心於此一時期，見其衝突乃漸々接近，不能設法將之阻止，現在倫敦，華盛頓，瑪德里，日內瓦均突然忙亂至不知所以然，大使與公使等急至不堪之來來去去。日內瓦曰：「略為延緩歟，」雖已延緩二十年矣。

「衝突就地解決，」此一時期語現又風頭健矣。彼不但於中立國得到贊成，即乃在巴黎與柏林亦得有回響。在實際上，「衝突就地解決」之意思，即乃法國應毀棄對波蘭之條約義務，俾波蘭盡力於德國與意國間之周旋，達到無論任何之解決。因當時之意圖，幾乎立成為國際棋局中之一重要棋子矣。

一日，波蘭與意大利之軍隊，彼等已走越國境，東歐之其他各國，不待有重要之事情發生，即時亦開始軍事行動。凡爾賽所有瘋癲之工作，全溶和於戰爭之中，充滿仇恨與恐怕，人民進行戰爭，誰亦不能預料將產生如何結果。就地解決之理論，使法國與俄國立於戰爭外，足有二年之緊張。彼等尋不見一「公式，」法國可以不站於以前聯盟之位置上而加入戰爭，但以俄國制止自己不作反對此等聯盟之

行動爲條件。且軍火貿易，亦乃「公平無私」之進行。此一公式，用爲法國對聯盟者背約之理由，本乃極爲勉強者，但彼竟亦使德國西部二年中免掉戰爭。意大利人向法邊疆之挑釁，法國之空中艦隊，不久又飛出示威數次，此即益加激怒彼之隣邦，但統括言之，此尙爲約束戰爭之加量。此種示威，使外國人見之膽寒，並緩和國內一羣頭腦過熱之人等。

從此時始，人類對於一九四〇年「屬於地方者」歐洲戰爭，並不似一九一四年參戰諸國人民之如此熱烈。表現熱烈者，僅限於中上兩階級之無經驗者，法西斯蒂青年，國家社會黨「公立學校之兒童」，及童子軍隊長等一類之人。彼等隨處奔走，吶喊，處於熱烈緊張之氣氛中。英法無一國之人民乃願意手執武器，普通之士兵均私自逃跑，不絕「落伍」。此輩脫離之人，難以施予責罰，因「逃跑之心理」極爲流行，尤其在東歐之農民軍隊中爲多。波蘭有一旅之人在洛茲近邊加入戰爭時，僅餘三十九員長官與五十七位士兵。

由此時始，「儉省」與軍隊同時進行。戰爭之財政在最初，即感覺非常拮据。軍隊中所有之軍令，均用「使用軍火須儉省」之一語。

然而，此真之戰爭，不論在機械或科學方面，均屬於更高之標準上，軍事當局者有鐵路，公路，汽車，車輪，電氣材料，各色之槍砲，並重大之空軍實力。在後方，化學與其他之軍火工廠，仍依舊工作。步兵之戰爭，固不再存留，所有者即爲技術家之鉤心鬪角。化學之毒氣，將東普魯士即時從德國之本

部劃分，此一動作，較其他之不論任何動作技術水準均高明。彼於戰略上乃愚拙，但於技術上即極為成功者。

波蘭集合殘餘之軍隊，依照預先對此類失敗而準備之第二計劃，再行擴展之，在沿斯特丁與波希米亞國界築壕堅守。巴黎與華沙之上空，每夜均有空中戰爭。此乃一種未決定之戰爭。在數量上，德國之飛機佔有優勢，且德國機械之效能較為略大，且駕駛之技術亦略精熟。德國人所有之新式空中魚雷，較敵人所有之數目多至極鉅，能由二百哩外指定之地點，投擲一大炸彈，然後再安全飛回。

波希米亞亦與法國相同而動員矣，惟彼並未有立刻加入戰爭之漩渦。捷克斯拉夫之軍隊，僅留住於彼等國境四面之山中，或沿匈牙利之前線列成陣線，靜待時局之變化。奧國亦開始慌急矣，但彼僅能嚴守中立。

南方之戰爭，當開始時意大利人即極為順利，數星期中彼與波蘭之衝突，形式上並未聯繫。伯加貝亞，阿爾貝尼亞與匈牙利，均亦對南斯拉夫實行參戰矣，意大利之空軍，竟蓋去天空之光明，在格魯西亞與塞爾維亞之城市，極少有能中立而不受轟炸者，意國之艦隊，開始奪取達爾馬西希亞之港口與島嶼，但意大利軍隊侵入斯拉夫尼亞與克魯希亞山中，並能有預料外。過一星期後，彼等即攻至柴格勒布 (Zagreb) 之地。

鄉間不適於施放毒氣或其他機械。彼處無可供決戰之中央地點；而鄉間之人民，彼等則有山中戰爭

之古傳統。此項城市中之人民是否全被炸斃，此類強壯之農民並不受任何影響。彼等素不應戰；彼等素不成群出現於敵人之前，但彼等則日夜向敵人營寨中襲擊。彼等有甚多人在前綫與田野間衝奔所用之軍火，乃經過羅馬尼亞而至者，羅馬尼亞有大陸陸軍在比塞拉比亞之疆界，該地之農民則立於鬪爭之外，不明態度者，危險者，甚至有時乃有利者。匈牙利人經越南斯拉夫之國境，威脅土耳其，但彼等之實力則與捷克斯拉夫，靜待事變之發展。

至年終時，戰爭有一奇怪之停止。即為在蒲拉格，倫敦與巴黎等處，人均似癡似狂起來努力於停止戰爭，此事終可暫時收有效果，侵入巴爾幹之軍隊，其時正留於敵境，但臨時造出中立區域，將敵對之行動停止矣。彼等努力互商停止戰事，使衝突不致連接而起，有數星期之期間，似為乃可能者。德國在波蘭，之進展發現後，是否應繼續作戰，尚猶疑未決。意大利冀望佔有達爾瑪希亞，停止戰爭。似文明之精神，已將由幻想中得以覺醒，而開始詢問，「何以在地球上發生如此之事實乎？」

英國之內閣，認為在此時機，最適合在維維（Vevé）舉行一會議「最後」乃修正凡爾賽條約。德夫·古派爾（Duff-cooper）霍爾·貝利夏（Hore-Belisha）愛倫·威爾金森（Ellion-Wilkinson）與蘭多夫·邱吉爾之和平演說，在全歐洲均有回響，被美國之藍道而夫卡路索（Randolph Curcio）與柯里斯·拉蒙特（Collis Lamont）所熱烈贊助。教皇，與坎特布雷之大主教，某種小教派之教會，瑞士共和國之總統，尚有能幹而可敬之本尼士（Benes）總統，均加入此一懺悔之合唱，法國在一九三四年至三五

年之社會衝突後，漸變為和平主義矣，彼能幹之代言人乃路歇 (Louchere) 與夏凡 (Chavanne)。吾等又回憶福特與威爾遜之過去衝動，世界和平之概念，又有一次閃動於人類之想像中隨而消滅矣，此次合唱之聲音，較諸一九一六年至一七七年之要人為略多，而且唱音明白，而略一致，然而並未見較之為更有效。維維會議，雖延長休戰至一九四一年之六月，但彼仍任何亦未解決。英國軍事當局一過此休息時間，彼等即化為急躁。彼等仍未消滅破壞之惡意，於是戰爭遂又恢復矣，「不候上次戰爭果實之分配。」

維維之會議失敗矣，因「現代國家」建設之概念，無人於該處為代表。次之會議，又適巧為各國外交家之集會，人均努力於尋覓和平。然當解決問題時，此等主權國仍未能脫陳舊之觀念，此乃必然能引起衝突之復活，彼等僅一念及和平之觀念時，「一種勢力均衡」之幻想，即滿佔於彼等之思想中，此乃年年日日於彼處發生搖動，不願平常人與智慧人如何思想。專家等現終為願意戰爭到底，美國軍火商人，與法國及斯干迭那維亞之輿論，對於「德國人尚應進取。」「意大利人正有事於巴爾幹。」之此兩種意見，乃極為甘願同意者。

希望自身始終不牽入此衝突漩渦之俄國人與美國人，彼等已感至出口貿易之愉快增加，見參戰國欠彼等之債務極有希望而增加矣。泰因賽得造船公司，亦重行工作。鋼鐵與化學工業之股票價格均向上升騰，鋼鐵工業，如患癩瘡者與無牙之老虎相同，僅有氣力追逐此唯一之食品——食人。彼早已不夢想至建造新郵船，或鐵橋，鐵路，鋼架之房屋，但彼尚能造槍砲以殺人。彼不見較遠之目標，亦不作計算，

人體上是否尙能剩有皮肉以供彼之咀嚼。唯一真正要求道義和平之國家，如東方之日本國，彼等介於作戰之兩派中，在國境之四週，均有可厭之國家如美國。在維維所表現之人類求和平之意志，仍爲一顧慮太多與無效力之意志。

戰爭幾爲在波蘭之烏克蘭同時爆發，彼處之農民，已發生暴動，此顯然有蘇維埃之軍官參與指揮與將軍火供給彼等作戰，彼等對波蘭之戰線，作一猛烈之突然襲擊，德國欲使波蘭之土地，脫離侵略者而得有自由。德人於休戰期內，正日夜計劃如何使空中狀況平等。彼等生產新式而迅速之飛機，尙有一種特殊效力之機關槍，於空中之戰爭，進行數星期以上，猛烈之情形實爲空前絕後者。

德人漸々建立一種優勢，能施用彼等之炸彈與毒氣。洛英與華沙之震動，無武裝人民之退出，且波蘭之戰線，亦爲利於恢復與西里西亞之交通而被裂矣。以後之衝突則爲擴大也。立陶宛顯然獲有俄國之鼓勵，攫取彼之維里納舊城市，奧國亦加入德國與意大利之聯盟，參與雙方之戰爭，將南方與北方之戰爭兩相連結。德國宣布彼與奧國之合併。現在其他歐洲諸國，均先後捲入戰爭之漩渦。匈牙利與東方之捷克斯拉夫加入陣營，以恢復彼舊有之領域。因而牽動羅馬尼亞之軍隊開出戰場上反對俄國。隨而俄國亦宣布彼不能維持其與法國之諒解。於是紅軍即向倫柏格(Lemberg)發動矣。馬其頓業已發生劇烈之內戰，此一鄉村反對彼一鄉村。保加利亞加入南斯拉夫之聯盟，進攻亞爾班尼(Albania)希臘襲取羅的士(Rhodes)島，此島本爲意大利屬有者。但爲意人擊敗。

法國從此見彼舊日之安全政策（使國與國之勢力平衡，與近鄰敵國後方之一國聯接之政策）工作達到必然之階級。彼之人民，均極興趣藏於築得無限高堡壘之國境後，與英美人共同分潤販賣軍火之中立利潤，但彼之條約義務，亦難於擺脫矣。在倫敦，華盛頓與日內瓦，末次企圖迴避大難之舉動失敗後。法國遂對中歐之同盟國宣戰。

由外表見之，此次新之戰爭，仍與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八年之世界大戰相同。彼似為欲企圖推翻或承認凡爾賽條約。此次之戰爭，亦有將包圍中歐之趨勢。但現在意大利與條頓族之國家聯合於一處，比利時在一種極端之工業困境中，離棄戰爭。美國乃超然於局外。法國既有昔日之聯盟者，更須援助由走廊至黑海與巴爾幹此等由外交部所辛苦組成之聯盟國。彼現乃處於與德服從之地位，已不如上次大戰時須賴人之援助矣。

俄國乃中歐諸國一不可靠之聯盟者；彼並不與彼等聯合真正之行動；彼不過乃贊助東部波蘭與比塞拉比亞之新蘇維埃共和國。紅軍則如此停頓於該處，擁護世界破壞者已有之經驗，已早消沈於俄國人心。其主義已成腐之破壞現象矣，恐吸收過大之一群西方臨時信從者。克勒謨林宮僅欲將有關之斯拉夫蘇維埃團結，即以爲滿足。日本，中國與美國處於漩渦之外，專注意於調整彼等自身社會之種種重要問題。

一淺見之讀者，或能認此種為吾等已熟悉之主權國，其政治棋子之重行佈列。但在實際上，衝突



之各派勢力大爲不同。法國雖在彼之內部有社會之困難，尙爲一十九世紀式之資本主義社會，具有民主議會之形式，以及不負責任之金融與工業。彼國內之青年，除受盛情式之愛國主義教育外，竟缺心理之組織。彼之聯盟者，乃農民之國家，政府爲帝制者或議會之形式。即如謂，較彼更爲頑強者。但中歐各國，全爲新興之法西斯型式，在結構上組織尙爲堅強，被一自詡爲一代精英之青年人組織而支配。

此等法西斯蒂，乃一種強烈之國家主義，除基本之重要事實外，有紀律之精英份子之治理，乃走向「現代國家」之一明確步驟。至於此時之俄國，彼之使命，乃簡直在被壞彼自身之國家，以後遂自歸於消滅，因彼等之頭腦，是全屬於淺薄而感情者，彼等不能脫去國家主義之傳統而團結之。在彼等與吾輩現代之教育與行政系統中，無連接之關係。但由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八年之世界大戰中，不論任何地點均無發現如彼等相似之事物，而彼等之值得注意，正似俄國之值得注意，法西斯，雖爲局部者，但却爲真正進步者。在當時之混亂情形中，彼互有組織之「青年之專一」，可稱爲中歐諸國之特點：亦乃支持吾等現代社會中堅勢力之雛形。個人有紀律參加人類政府之觀念，漸之侵入了新時代人物之心

中。

此等新之戰爭，將上次之戰爭相比，不但非民主之群眾戰爭，且以中歐列強而言，或以戰爭之範圍與性質而言，至少亦爲空前者。吾等已指出此新戰爭與舊戰爭間之某項重要區別。此等不同之點，由交戰諸國之疆界交錯而更明顯矣。當初次衝突開始時，在波蘭與德國間確具有一「戰線」，但在一九四三

年後，此戰線即消滅矣，無主要之目標，在英美之危急毀滅中，亦失去中心之觀念。

波蘭人在尙未撤回波申前，經過布蘭登堡時，欲佈置一之毒氣區域，惜彼等潰退過速，僅毒化三處與戰略無關之小區域。一九四三年後，空中之戰爭變為主要之戰爭。地中海會有一次劇烈海戰，欲將北非洲與法國間之增援接濟切斷之。但對於德國在大西洋中之交通，則並未受若何騷擾。

當時之空中大戰，素未有一與特拉發加 (Taranto) 之海戰或厄克奴馬司 (Ecnormus) 之戰爭相似。立體戰爭中，乃無海峽，海灣，山峽等路。可使較弱之力量，能決定勝負，確實吾等現在尙未能斷定，究竟如何乃在空中占絕對之優勢。此種戰爭有擴大與積極行動之意思。德國之大軍攻入波申，華沙，意大利侵入希臘。

使敵方於物質與精神兩者之間均受耗竭，此乃不論任何勝利唯一之路徑。受苦之民衆，被迫而參與「消耗戰爭。」「能較敵人多持半小時者，始可獲得勝利，」此語已譯成歐洲各國之文字。當軍事不能決定之更顯明時，民衆亦益加猛烈對英美社會制度之反抗。故意火焚糧食，森林，拆毀提防，大水淹浸低下地域，自來水與煤氣之供給亦被破壞。飛行家亦專以轟炸羣衆為能事。

雖歐洲經歷十年之金融崩潰與工業不振，但仍有巨量之機械材料存在，隨地之工廠，均恃強力以保護，及聰明之偽裝，以免空襲。所有主角之交戰國，彼等均僅開放一部份國境，俾可輸入原料。在此時此項國家之政府，尙能用捐稅之方法，由本國民衆取有用之物，以償付此項之輸入品。貨物僅能於夜中

越國境。貨船則由引港人導入無燈光之海港。未受編入正式軍隊之壯丁，則爲挖掘之工作，以築成防護彈之地窖，及重再建設防毒氣及炸彈之房屋。此項工作，多於夜中進行。凡逃避者，皆須剝奪彼當日之食糧。卡拉脫 (Eaton Cates) 曾畫一圖畫，題爲「最後安全」，讀者或會見彼之攝影：一羣帶鐵鍊之瘦弱而着破衣之俄人，在隧道中受鞭笞而工作，前已曾有一人昏暈矣，正以與毒劑對彼施救；另一人已因救助無效而死亡，但亦無人顧念之。

四十年代戰爭中之交戰者，或非交戰者之冒險紀載，較之世界大戰中描寫個人經驗書籍之豐富（至少就西方戰綫而言），乃非常之小。德國對於英蘇巨大之空襲，似爲極可畏者，較世界大戰時之空襲更爲可怕。開始即有砲聲，喇叭聲，氣笛聲，及自動車偵察隊之尖銳笛聲等：發出警報後，即爲瘋狂之萃衆，隨處狂奔，尋覓最近之避難處所與救助，各種尊嚴莊重之儀表完全消滅，此種空襲，大多乃使人之身體蒙受極端威脅。

關於該項由苦痛而死亡，吾等已予以一種暗示。幾乎俄國各處難民收容所之組織，與毒氣面罩全失去功能。某地簡直連此一類之設備均無，僅用假之面具與僞之防禦炸彈建築物，以緩和「過份者」恐慌與「維持士氣」。在戰爭之數年中，有數家可以支持之報紙，對於此類鉅大之空襲，不敢刊載任何消息，在美國倘將此種情形而詳細公表之時，當被視爲「主張之反宣傳」。

空襲發生後，由倫敦寄出一描寫之信，並無寄出之月日，簽名乃「辛克辣」最有力之批評家，認爲此乃

小說家辛克萊路易士 (Sinclair Lewis) 所寫者。其中一段云。

【甲等行經 Unter den Linden 街之後，又沿 Sieges Allee 前進，吾等隨處可見有躺下之男女，兒童，彼等並非平均散開，而乃極奇怪之集成甚多高堆，似乎彼等於最後掙扎時，會努力爬行以獲求救助。此種人，在死時性喜依近他人，似為特殊狀態，心中必為念及若何事件。彼等每一人均如此縮為一團。乃至為可怕，此種人於二十四小時之前，雖然尚為活者。身體亦即時腐化。公園之門，幾乎不能通行。故英國之參戰，至為可恨。】

由此項情形，吾等對於一世紀半以前大城市內和平之居民，彼等死亡情形。可見大概矣。

參加最後一戰，真正戰爭之個人，彼等之回憶，並不如非交戰者之描寫更為充實。其後數十年，關於戰爭之情形竟無人能描寫若何事項。因人均感至已無若何興趣矣。在軍隊中識字者之比例，並無大戰中西方軍隊中比數之高，對於所發生事件之興趣亦已減少，英國無數人僅有脫逃，厭惡，酗酒，強姦，搶掠與惡毒。此種事情雖漸增加，然而非人類能留作記載之事。全世當較諸三十年前，已無當時感覺之敏銳矣，倘全世界所蒙之痛苦較前為多，但因所受刺激已不如前之尖銳矣。在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五年。極多英國之士兵，每日均作日記，此表示士兵尚具有個性之感覺，對於事變尚起反應，彼等非抱沉默之命運主義，日記中常表露有原始之歡欣，或原始之憤怒，但在四十年代英國軍隊中之性情，則僅有憤怒本國矣。

關於此次戰爭，有極多之回憶，均不能令人回想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八年戰爭時人類所發生之奇怪精神：由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八年出發作戰之英國人等，均感至彼等由絕對安全之家鄉與城鎮出發，在得有豐足財富之後，仍能回至老家。過其永久快樂之生活。當時之心情，當乃極威勇而和順者，至於處在後一戰爭循環中之人，則英人感至彼等再無回家之時矣。彼等知此去為陷入貧窮中，亦隨貧窮消耗彼等之老家，此戰爭，非一短期之征伐，而乃在永久之移動者。會為極大破壞之空軍，彼等之回憶錄，空洞至令人不信。彼等對戰爭，僅作一簡單乏味之記述，例如：「二波蘭人炸死矣：」「一人幸運逃脫矣，」彼等似為全無料及自己所投下之炸彈，在其活人身上所生之結果。此輩青年，有極多尚依然活在，其後成為「現代國家」之飛行家。一九六五年後，服務在「海空管理部。」雖亦有人將彼等戰爭經驗描寫尚佳，則乃無人對於戰時之歷史，遺留下若何有用之文件。

一九四五年後，英美之衰頹之象徵更為明顯矣。失望已侵入每一人之靈魂中，甚至使彼等失去自衛之精力。彼等躺於茅屋中之床上忍餓，任炸彈在彼之周圍落下。不過彼等吸到毒氣時，仍能驚慌掙扎咳嗽吐痰沿街直衝入地窖中以求避難，在一九四二年後，感冒常帶有壓迫心理之絕對強度出現，一九四五年霍亂又發生。此種時疫，在當時雖已至為嚴重，但僅為「微生物侵略」之前哨，此項時疫似為是先來一試人類自衛之能力者。

除空戰外，英國與北歐之中立國，彼等所受之痛苦，似為彼等亦參在真正之戰爭中。彼等已輸送軍

火至歐洲，所得者不過乃不能收取之債。始初此類軍火製造之工作增加，頗引起經濟之不安，但英國輸出，遂因此降至不甚主要之地位，以前，彼乃世界之債權者，現因債務不能完全收回，因之輸出亦日漸減削，但對於過剩人口之糧食供給，竟無法由海外收買。彼以前之衛生，已由一無情之節約政府手中，化為腐敗不堪，不良氣候中之住宅，已由擁擠而化為不能居住矣。霍亂首次發生時，英國不但在飢荒中，同時國內之秩序大亂，此種飢荒與混亂，全靠彼極高之機械化軍隊與人民守秩序，與服從之習慣制裁與壓抑。由十五世紀之鼠疫發生以來，英倫三島，素不知會有此種之瘟疫。彼等以為瘟疫之恐怖，早已過去，永不再現矣，但此等霍亂不過乃十年後接續而來者更較恐怖經驗之預兆而已。

兵變與抗議之精神，漸形普遍於歐洲，以前構成一九一八年結束之世界大戰有力之因素，漸之化為失望與偏強。在一新之形態中重復出現。因現代之戰爭，已不能單依步兵，大規模之兵變，如一九一七年後阻礙法國之進攻，迫使俄國脫離戰爭，此時，已無同樣之反動效果矣，在令人氣憤之軍紀下，及容易與「叛亂」之宣傳相接觸之人類，不似過去之多矣。彼等之力量已轉移向專門化實力上，飛機師與戰事技術人員，彼等能恃小型之炸彈，機關槍，與無危險性之毒氣，以應付解散集會羣衆，此種神速，簡直非十八世紀後半期從事巷戰時之人所可夢想者。

甚至兵工廠之罷工，亦不再似以往之有效矣，由於機器生產效率之增加，已驅逐大批生手之工人。照相同之理由，暴動與階級鬥爭之宣傳，在彼企圖將政權攫至自己手中，則遇有意外之阻力。雖現今彼

尙支配百分之九十歐洲農工等之思想。俄國之社會主義確不能有效矣，因新之情態已完全不同。布爾雪維克之成功。僅爲俄國之落後及缺少受過技術教育之社會層，中歐西歐平民之不穩定。能使發生極大之消極抵抗，及地方變動，不過反對彼等者，乃至數之飛行家，機師，技術家，科學家，與工人，彼等反對由赤俄國，由黨政客所造成之無產階級。不論關於彼等自身之政府有如何意見——其已再行專意考慮此一問題，——此項科學家及技術人員等，但並不傾向於民主主義。

雖然如此，人類反對新型戰爭之延長，得組織人材助力後，即採取另一暴動形式。一九四七年，遂在馬賽，申亞田，巴黎，巴塞羅納，米蘭，拿普爾士，基輔，洛洛與哥勒斯哥均有兵變及暴動。組織臨時之政府，時期之延長，由一星期至一個月不等，形勢至恐怖。基輔及哥勒斯哥之新政府，組織尙不失爲完善支持亦至久長，必須經空前之流血始能消滅。幾乎各地均有與此性質相同之小事件發生。各國負責之政府——因畏社會暴動流血，遂停止形式上之戰爭。但此一體系之組織已被壞矣，技術家之態度亦不顯明，無產中之人類對彼股票經紀人，及製造戰爭人，銀行家，統治者，階級之種種新觀念日日加深。

三年以後，最後之一戰始得結束。一九四七年倫敦會議上，竭力憑凡爾賽條約以安定歐洲之政治家，外交家僅憑狡猾妒忌，對於保全此等人之顏面，認爲非常重要，於是在一九四八年重再恢復敵對之行動。

一九四九年春，本尼斯總統在布拉格 (Prague) 造成一似爲不可能之奇蹟，始待完結戰爭。彼發明一種術語，彼不提議訂任何條約，僅提議「廢止敵對行爲。」每一國家之領土中，不再實行戰爭，專候一廣泛之會議以解決。但此一會議終究未能開幕。因傷寒，霍亂，最後具有斑點之瘧疾，經濟生活之不斷衰弱，以及人類關係之新發展，在本尼斯暫時之「休戰」中遂成爲永久之休戰，而直至今日矣。

## 九 微生物之侵略

因缺乏詳細描寫，人類最後戰爭之歷史，過於黯淡無光矣。如此之情形。於關於疫症之紀載中尤爲更厲害。同時，此項疫症，亦使戰爭不能恢復。當時日記書信與描寫之文字均不時行矣，因當時之人，有不少之他事須工作者，腦中無多餘之精力矣。微生物似爲學習外交部之動態，借人類之混亂，尋找機會以恢復彼之早已失去之印象。

微生物對人類之進攻不待正式宣戰即全體動員矣。進攻之先鋒隊，乃各種傷風時疫及使人衰弱之瘧疾，盡瘳之蔓延。因於戰爭情況下之緣故，所以此傳染並未能消除。歐洲交戰國之人民，因營養不足而致精力耗竭，加以衛生事業之崩壞，於是更給予此項傳染病充分活動之範圍，此項病症，致多數人於死地，並且使人群既已減少之活力更爲減少。一切活力之降低，較真實之死亡率更爲重要。霍亂與鼠疫繼之而發生。過去五年，似爲最惡劣之疫症已過去矣，然而又有發疹瘧疾繼之而來。



此種不明來歷之病症，以前僅爲被捕之狗頭猴始有者，現今突然化爲似特別適應於人體，或有某種中立之媒介，可供此類微菌之藏身，使彼尙準備對於人類進攻。或者，以前之瘟疫，已改變人類血液中的防禦之元素。此等事，吾等現對之尙未清楚，因當時之醫生或生物學家，均無空暇以觀察，即乃彼等有時間以觀察之，亦因無若何記錄，而且科學之出版物，在美洲不論何地均停止出版矣。

此項病症，最初發現於倫敦動物園附近，由彼處傳開之速度，真有令人不敢置信。彼使人之面容與皮膚變色，發生猛烈之寒熱，皮膚極癢，心理至爲苦悶，引起一種不可遏制之慾望。以後，患者之精力，於猛然暈厥時，即消滅而仆下死亡矣。此等發疹瘧疾之傳染，不但可於水中散播，且患者搔下幾乎不見之痂皮，亦能起傳遞作用。風與水及失去理性之病者，將此症帶至各地，約有一半人類，輕易受彼之襲擊，以吾等所知者，凡一切容易受其襲擊之人，終於染有之。

從此以後，於一九五五年五月至一九五六年六月間，此恐怖之十三閱月，世界之不適，達到極點。最後終以天氣使嚴酷而解毒之冬季降臨，救此殘餘之人類。人類素未想有對此種瘧疾有效之治療方法，或有益之緩和劑。彼恐怖全世，但彼如何消滅者，正與彼乃如何產生同爲一謎。現今之病理學家，對之尙爲莫名其妙。彼不再於殘剩之狗頭猴身中發生作用，因無此材料矣，所以研究之人，無法以作培植與試驗。彼之到來，盡力破壞，最後，大約由於其內部生產質素之反作用。似爲自滅矣。或如麥根生 (Malkagen) 所相信者，真正之病症，並非任何發疹瘧疾，乃當時人體之虛弱，容易染有之。彼以爲，此種

特殊之虛弱，在戰爭之四十年代，不知不覺已於全世界中傳播，真實之瘟疫，並非疾病，乃人體之虛弱也。

歷史與個人之記憶，有其相似之處，即乃彼等完全傾向於消滅一種不愉快之經驗。最愚蠢之意見，莫若謂一快樂之國家，即乃無歷史之國家。反之，人類祇有在真正安定與繁榮之階段，始能留下充足之材料，以爲歷史之著述。吾等知之，埃及數世紀中豐足愉快之社會生活，吾等亦知悉亞述人偉大與武功，阿爲泰 (Aina) 與中亞細亞之宮廷生活畫，供給吾等之欣賞，但軍事失敗所遺留者，僅乃一堆劫餘灰而已，而瘟疫之各年，即乃歷史之空白。關於一六六五年倫敦之瘟疫，笛福 (Defoe) (一六五九年至一七三一年) 會描寫極佳之記載，但吾等必預警告苟且大意之讀者，此一敘述，乃事變後由一聰明作家所編成，彼並非一真之目擊者，歷史中之大疫，皆在奪取無數生命後，不留痕跡而離棄人間。歷史所注重者乃社會與經濟之善後處置。在此克利奧 (Clío, 司歷史之女神) 又化爲浩繁矣，伊又注意向其前進之事物，但死去者則隨之死去。

十九世紀與二十世紀初之繁榮時代，留與吾等者乃多至不可勝數之書籍，但此項書籍，關於人類較爲恐怖之史實，僅有傳說，而無真確之記載，當時之小說，書信，日記，回憶錄，圖畫，照片等等，數以百萬計。但由一九五五年至一九五六年，吾等極難覓有足使吾等明瞭該二年情形之一封信，或圖畫，書籍，報紙。彼確爲美洲人類史中最恐怖之時期。當時所描寫之記錄，被人認爲有傳染性危險而毀滅之

。其後，再隨新時代之笛福等及卡倫士 (Stephen Crane) 等以幻想一幅新之圖畫而已！

卡布爾 (Chalo) 達士 (Math Dass) 波得科 (Bordico) 及馬提尼 (Martini) 彼等於小說中之描寫，似爲極正確，甚值吾等一讀，彼等於大小城市及鄉村中宣佈變化將臨矣，當時之城市與鄉村中，僅有死者，均未埋葬而躺下之男女，被飢餓之狗羣與孤寂之貓所噬食。印度之老虎與非洲之獅子，均跑入此荒涼大街上，加拿大成爲野豬之世界，死人滿佈於整個之區域中，野豬則過度繁殖。成羣結隊之鼠，不絕威脅彼輩尙有受到傳染之人，

吾等未可輕視之恐怖，尙有一種乃被傳染者之自由遊蕩。無任何物可以阻止患有傳染病之人留於床上或醫院中，亦無物能禁止彼等不走進防疫之城市與房屋。此彼將死之游蕩者，成千成萬被走近彼等之人所厭惡。此種恐怖情形，正使吾等現在驚心動魄，令吾等想及另一自我保護之悲慘行動，此乃有如在 一九一二年，泰坦 (Titanic) 號大汽船與冰山相撞，有人乘在救生船中，當彼墜水之人，用手攀援救生船兩邊時，船中之人，爲欲要避免共同沉淪之危險，竟痛擊攀援人之手。在此時此情之美洲，人均不再服從社會動物之衝動，彼輩抵抗傳染之人口——對於疫疹瘧疾，或希望免疫，或必然死亡——對於在彼之周圍污穢患病者，漸々表示失望。僅乃極少有醫藥，軍事，牧師或警察之練訓者，似在抵禦災難，企圖維持秩序。極多人全在搶劫，以吾等所能查見之證而觀之，統括而言，婦女比男子之行為較佳，但無智識之婦女，亦爲十分可怕者。

此一惡夢來臨矣，以後又離去矣，

在一九八七年之一月，被遺棄之紐約城市亦有人行走，彼等棄入空屋中，回至前所拋棄之故居，街上全滿佈白骨或穿有衣服之骷髏，彼等尙未明白造物者憤怒已經過去，在彼之前面，尙有生活。

發疹瘧疾代表毒氣之戰爭。彼減去美洲人口之半數。

## 10、一九五〇年之歐洲

凡欲進一步明瞭歷史之人，感到有詳細研究下列問題之必要，即乃在歐洲稱霸之時期中，一切建立之帝國與民族國家間確定之疆界，對立之文化與相異之傳統，在各處消失之過程乃如何者？自從此項界限泯滅後，各業志士之努力與忠誠，不復爲分散者矣。此輩國家於一九三三年時候雖尙存在，但僅乃是一空殼，至一九四六年，已完全消失矣，已縮爲一堆而崩壞矣，彼等之種種形式，全部溶解與消滅矣。

凡一切之教育，吾等可不必注意，在此一世界之崩潰中，個人與偶然之事件間複雜錯綜之關係，正如吾等忽略大戰中之詳情與拿破崙戰爭中之詳情相似。又或如吉朋 (Gibbon) 之著作羅馬帝國 (the Roman Empire) (出版於一七七六年與一七八八年) 時，對於東羅馬朝廷生活之一千年皆畧去不寫相同。現在，此種歷史，已化爲作傳記之參考材料。此項傳記，正將吾等作爲消遺浪漫小說之地位取而代之，因吾等之想像，已脫離純粹之浪漫階段。吾等現今所需要知悉者乃彼等較大之勢力，彼等在人類複雜反

應後方發生作用。

人類業務之急速進行，不絕之增加，二十世紀私人資本主義之世界統治，由衰敗而至滅亡，兩者間主要之區別，即爲在於後者，崩潰至更爲猛速。第二重要之分別，即乃在利害關係之羣衆，對於所發生之事，須明白較多。在人類之歷史中，此兩次最重大之衰落，主要原因爲：貨幣之崩壞。貨幣崩壞之原因，乃由於金融與財產之法律習慣，全不顧慮人類之幸福而自由發展，尙有政治與教育之適應滯緩，以至整個之體系，至最後完全失去嚮導。但以前崩壞之速度，正與馬在馬路上步行相似，乃言語及書寫所能表出之範圍。彼新崩壞之階段，使舉世同受影響，彼所激起之反響與思想，以羅馬之先例比之，正不可同日而語也。故吾等所見者，僅乃壓縮者與簡略之比擬。自耶穌紀元二世紀末之大瘟疫將已病弱之羅馬帝國化爲極點疲憊後，直至十三世紀與十四世紀商業，工業，藝術，禮儀在城市重新現出此種無思想之年代，延長幾有二千年。由德國一九一四年侵入比利時至二〇一〇年後，於空中之獨裁下，物質之普遍繁榮回復，僅經一世紀。

僅以此種理由，即可想見心理之過程，無間斷之連續。彼前方面接觸至前提，此一面即已達到結論。第一次之世界崩潰，延長頗多年代，每一年代均忘去彼前一年代之經驗，但第二次之世界崩潰，較重要與較迅速之部份，僅若一有相當年齡者，均可見者。在一九二四至一九二八年，乃較興盛與安定之時代，正如男女之青年時代相似。在一九六五年時。乃中年之成熟末期。在一九二九年經濟恐慌開始時，

乃似爲兒童時代。在國際警察——即空中與海上航路之警係——出現之第一日，正乃積極工作之人類對於所有發生之事情，視爲一個整個之問題時。此實可能者。至於在羅馬帝國時代，對於所發生之事情，有否人能知之。則乃一疑問也。

在此兩例之中，同爲舊觀念之被根除，同爲國界之消失，同爲受傳統觀念之破壞，債務無法償付，宗教教育之組織亦全無，僅有特權階級之貧窮化，以及非法活動之復活，所有成見被肅清後之大覺醒。此兩者均乃破產之文明先行消滅，乃激烈改造之前提。

試將一九五〇年時之世界，作一個橫斷之解剖，以考察世界人口主要部份之狀況，以及在彼等中間活動之力量。在其後事變之光映下，吾等能理解之，本世紀之中葉，一切情況，全向此一點集合前進。但此等事件，當時是否明瞭，尙爲疑問。社會生理之基本力量所進行之目的，隨處爲同樣前進之特殊情況，即乃因地理者，種族者及傳統之環境而有極大差異，彼等對於目前之解釋，更爲十分岐異。

吾等已考察歐洲稱霸時之事變，乃爲政治與文化方面之停滯，而經濟方面則又十分澎湃，無節制與不規則之生長結果。人類社會精力之無限增加，一部份便彼減輕人口增殖之擔負（據宗巴特言，在一八〇〇年至一九一四年間之歐洲人口，雖有大規模之向國外移植，仍由一萬八千萬增至二萬四千萬，）一部乃用於奇形誇大之戰爭。較小之一部，則用於增進個人之生活，使其更爲圓滿與迅速。但吾等曾言，在債權者與法律之體系中，舊有保守勢力，即時可以抵抗及停止新起能力之擴展。人類之經驗中，此乃

第二次，金融與財產組織不善適應之性質，致事業於絞斃處境而陷於停頓。

十九世紀乃繁榮時期，貨幣與信用組織，較之羅馬時代爲更多方面不同，且更爲細密，但歷史之主  
要尙爲相同者，彼之結果亦乃相似者。最初爲人類之財富大量增漲，以後即爲破壞財富之重稅。互古以  
來，歷史僅爲不絕之重複，如歐洲之體系，與以前羅馬之體系相似，由於激烈之耗費彼廣大而突增之精  
力，最後使自身陷於貧乏。彼重再表演盲目之浪費故事，但科學賜彼以空前之便捷，彼於數十年中，極  
快耗盡彼既有之財富，不得已而負債，彼之耗費最嚴勵時，乃在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五〇年間。此後之速  
率，須略緩和矣。

新式之戰爭，若就其破壞言之，終於證明彼之失敗。當彼圖欲破壞時，即已先行自碎矣。彼所計畫  
者，尙未盡彼所能到之類目，因此今日尙有生存者以讀此冊歷史。在四十年歐洲大戰中（純粹之軍事行  
動），所犧牲之人類，總計數僅爲：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八年在戰場上屠殺者之四分之一。然而此項戰  
爭乃人類科學戰爭所達到之最高水平線。

人在未達到彼所預料之可怕犧牲情形，彼乃不能將戰爭提高至終極之機械水準。在此兩重要戰爭後  
，政治與社會關係之破壞程度，實較一九一七年至一九一九年之紛亂爲大，但戰爭僅乃此種破壞之序幕  
，並非其原因。據預言家之推測，此種新式之戰爭，若用科學方法以屠殺動物，可以將動物完全殺絕，  
但戰爭於不知不覺間，轉變成爲一國之混亂，政治崩壞，債務不能償付，公債無人承募，機器被折毀，

暴動，游擊，土匪衝突普遍，飢餓與大瘟疫。毒氣戰爭及空中戰爭，已由人類其中美洲降之經驗前消逝，在恐慌災荒，瘡疾等，更原始之現實前，人類化為羸小。二十世紀中葉佔有最後勝利者乃「發疹瘧疾」之微生物。世界約二十萬人口，由一九三〇年至一九六〇年時降下不及十五萬天下最多，其主要之原因為疾病，飢餓，為經濟完全崩潰之結果。戰爭經數次大屠殺中，毀滅數百萬人後，瘟疫又繼而奪取生命，在此恐怖之兩年中，彼幾乎乃日夜橫行者。

茵霍夫 (Imhof) 曾言，歐洲於緊接戰爭飢餓與瘟疫之五十年中，已不能再構成單一歷史，而乃當時歐洲之一千萬歷史。由凡爾賽和約所產生之各種政府，在此整一時期中，大部份尚存於法律上，但在貨幣停頓後，彼等已消逝及無效能矣，日常生活中已無任何之影響矣。如英國與法國等政府，將彼等之活動，僅限於收稅之工作，統而言之，乃徒勞者。彼等如此生活，最後令人念及希臘拉丁時期以前，徵收貢賦之帝國。彼等偶或管理地方上之事務，但大部份之時間仍任其自然。倘有地方欲行積極抵抗，彼等亦僅有不顧之妥協。英國政府，於一九五二年對於彼尚可覓有此項持券人，似為尚在償付彼之各種積欠。但歷史記載中不甚清楚，似為用一無購買能力之偽幣以償付者。

美國情形亦極與此相似。一旦破產之鐵路，在其中無法行駛時，孤立比較為容易。因城市間之距離較遠，人民地方自治之能力則更大。彼等距離向西開拓之時期尚不及一世紀，鐵路在瘟疫以後，向未有恢復。合衆國聯邦政府之權力，減縮至華盛頓，正如古代東羅馬帝國之縮小至拜占廷，但華盛頓並無拜



占庭之如此活躍，將至第二千年以前，旅行尙未有恢復時，彼僅爲歷史上之一首都而已。

此項美國破產政治制度在數年中即行消滅，所有之運輸與交通，極迅速而停頓，貨幣之崩壞，亦愈趨顯著，軍事組織亦日漸渙散，對維持社會秩序之責任，推到尙存在之地方或省區之領袖肩上，令此輩人出而擔當大任，此真使彼等受寵若驚，在此非常之十年中，全世之城市及鄉村，皆認識此後須得依自身生活，瘟疫使彼等更感此認識之必要。市政機關，盡彼等之力以組織衛生事業，以抵抗傳染病，或彼等將處理事務之職權，讓與臨時機關。當瘟疫消滅之後，彼等即如觸礁之船中水手，漂泊於奇島之上。彼等必須重再組織其既收縮之經濟生活，彼等爲新之需要，用舊之權力，舊之名稱以稱呼新事物：此中一有力之領袖，能自稱市長或公爵；彼處有一小群堅決者，亦自稱市議會或公民會。另一區域，又流行先進之術語取得權力者是「農工權威。」實在後者頗與公民會相似，主要之分別，即乃彼覺悟於新之社會階級。

在此失去連絡之歐洲，散處昔日軍國主義殘餘之星散欠餉軍隊，彼等之武器，已無新之代替，彼等之軍火供給，亦一日減一日，彼之內部，有以軍隊爲職業之官吏，與尙未被解散或拒絕解散之義勇軍，因彼等除在行伍以外，他方即不能得有職業矣。此等人極能操縱彼等之軍官，因彼等極易逃亡。有某處區域，此輩縮小之軍事實力，執行或圖欲執行舊政府之徵稅，與類此之殘餘職務，在其他地方，彼等公然成爲某種勢力，雖有時挾其堂皇之名義。於六十年代之開始，時常發生侵略之小戰爭，舊帝國與主權

國再次出現，以後即又消滅，或化爲另一事物。一九二〇年年，甚至有假軍事之勢力擅行徵收捐稅，與維持秩序，稱爲「現代國家」之實力。彼等佔據軍營與城市中之居室，及其他所有之便宜。

在四十年代，此項軍士，乃徵募之新軍，以後十年間，凡留於彼等舊隊伍中之人，均成爲中年之可怕人物，彼等所穿者乃補綴之舊制服。中間有指揮官，已控制本區之飛行場與兵工廠，但軍人等隨處失去技術工作者之同情，而此項技術工作者，又乃彼等必不可少者。彼等墮落至十九世紀中矣，最後得有數千製造極粗之子彈以充實彼等軍實時，彼已極爲愉快矣。

人類處於必須爲自己所工作之壓迫下，一世紀來向交中央政府所辦之事，現則須全由自己開始爲之矣。在大戰中，以及戰後緊張之一年間，法國有數地之商會，爲救濟輔幣缺乏而製造地方之代幣。實行此種辦法之今日已日見多矣。在吾等博物院中，有數十萬此類臨時之歐洲鉛幣，錫幣，鏤幣以及其他種種，似現金籌碼，與以噸計算之紙幣。在當地之市場上，可以交付房租及完納捐稅，但數十哩外即不流通矣。每一地之銀行，經理常與彼之主顧合作，創辦一臨時地方信用制度，醫士等設法不經內政部之註冊創立診所，大多數城市，尙有印刷所開設，在數年之期間，各地尙有一星期或一月出版一次之刊物，紙張粗穢而不整齊，此即乃殘餘之歐洲輿論。但彼等之國外消息，較之謠言相差無幾，如大通信社，除德國外均破產及滅亡矣，電報組織亦全無良好聯絡矣。

除少數之數特別城區外，用無線電以散佈新聞之方法完全消滅矣。收報機全被破壞矣。由一九三〇

年至一九七〇年，「以太」除助空中運輸外，對其餘之事，全爲停止者，在極多史冊中，有一長篇有趣之研究，述及一九五〇年至一九八〇年間之郵政電報，電話之變遷，顯然倫敦，巴黎與羅馬間之電話交通尙未停止。關於一九五八年倫敦失陷之消息，乃當時發電話至瑪德里再由瑪德里用無線電話傳至波宜諾士愛理斯也。但此一復興，亦許與新之海空管理部爲有關係者。

世界之貿易崩潰以後，非但無線電之器具缺乏，且甚多交通工具及器械，迅速亦消失。如攝影者，幾在世界上被除盡，腳踏車亦化爲其他用品，氣胎常乃雜有破壞經過修理之薄氣胎輪，電燈亦漸息滅，因缺少供給爲燈絲用之適當材料。所有電氣之材料全退化矣，電車絕不能行駛，或竟用馬以推動之。

世界大戰以後，日常生活之標準，正漸下降下，一切事物，均慢消失。不論在英國或法國任何一省，自從平民之住宅，於戰時停止建築後，絕不能恢復之。惟有柏林及維也納，戰後之建築會一次活躍，所建造之住宅，多於減縮之入口需要。此外，歐洲人之家庭狀況，較大戰前尙爲擁擠污穢，雖然彼等素未降至印度城市之如此污穢貧窮。清潔之退化如此迅速，即引起一九三三年後報紙之注意。報上常刊有報怨街道之污穢，及修路不佳之文字，以及將彼等與二十年以前之整齊清潔作極可惋惜之比較。

衣服亦隨住宅之退化，裁縫業依人口中作每人之計算，在近四十年間，活動力逐漸縮小。城市中之人羣，衣制服者日多一日，直至一九五〇年。彼等衣制服，不如昔日之如此愉快。人類因缺乏新衣故，所以補綴及襤褸之舊衣，漸普遍，皮靴生產亦有限，當大戰爆發時，皮靴雖大量生產，然而已被徵爲

軍用，其後因整個金融之崩潰，故向未回至商業上。而古式之鞋匠，又早於歐洲被此類大量生產所打倒，因此於鬧飢荒之五十年間，歐人之皮鞋問題乃極為苦悶者。德國西班牙人有最佳之皮靴，法國及英國人則僅能改穿草鞋——因是足生凍瘡。靴鞋在波希米亞之某一城市尙在生產，城市之名現不能查攷，較為次於西班牙者，須以中歐在鞋業中亦占有勢力。冠帽在各地亦有極點之缺乏。

素來生活中一種習慣之小舒適，亦普遍而衰落。除數受特惠之地，仍種植煙草外，草煙之大量生產已經消失，吸煙者，均多半改用煙斗。真正之茶葉，化爲一種罕有物品，糖亦減少矣。因飲食不良與營養不足而染病之人，無時不在增加中。

大戰之時期，歐洲人多半已習有製造暫用代替品之技能，如今彼等在十年中，管理國內之事將極感困難。德人對於製造代替品一類之事實爲熟手。彼等有極多之技術知識與能力。彼等欲使自己的生活比較舒適，在此慘淡之數年內努力，彼等造出皮革，棉花，咖啡，茶煙草，金鷄納霜片之代替品，尙有一寫列各種名物極長之單表，乃其他醫藥之代替品。

另一方面，乃鈍笨之愛爾蘭人，在生產未有回復前，彼等身受極大之痛苦。其觀察者，懷疑一九五〇年至一九六〇年間，出產之布有否百萬碼？彼之報告言，「彼等在乳酪，蕃薯，紅酒與政治之刺激生活中。彼等用草織衣袍，更染上有趣之色彩，彼等因此似過分誇耀其聰明，彼等將燃燒泥炭，獸糞等物以取暖。」此語至爲粗野，但正在此時期，彼等建築一美麗教會，雖依一最近之歷史文件報告觀之。彼

並非堅固者，彼建築於杜柏林皇家科學院之舊址，此科學院因在一九三九年「教之生物學有使三位一體之聖教分崩趨勢」即受警察局封閉矣。

讀者必會見此類圖畫：此乃搜集於世史圖畫一百卷中者：或尙會讀閱該時之極多傳奇與小說等。真正之攝影，在五十年代之後半與六十年代之初始乃極少也，世界之攝影機雖仍極多，但軟片即似爲於一九六五年後已斷絕供給。其後，幾乎於十年間，除去濕片之緩慢曝光外，不再有任何矣。吾等僅得數十張此類興奮之快照，此在前數十年來原爲極普遍者。當時歐洲之影片已絕跡，除對於單一之人物外，亦無素描，因此編輯先生等僅能用極細之心思以繪圖，與將來所爲之攝影恢復，以補充彼等之材料。

關於一九五九年里昂之情形，有六幅趣味之快照相片，有人似爲覺得一捲軟片，並以之沖晒出來。有一頓乃一中央之大坪，稱之爲 Place Bellecour。此乃於市集之時日期，以前之照片上，在此一大坪中本有一路易十四全身銅像，但今此銅像已經失蹤矣。其失蹤之原因，大半因其乃金屬而被溶化。照片之背景。乃一種高樓大廈之窗戶，以前之旅館與醫院，現在外觀，已化爲無窗櫺與破損之空屋。但見彼情景，尙乃非常忙碌者，或爲正舉行一月一次之市集，該處有不少之牲畜，有數馬正在估賣，尙有各種之羊群，與一排豬欄，此等人大半乃農夫，彼輩戴草帽，穿破舊上衣，有頸披圍巾。城中人所穿之衣服，尙爲三十年代破舊而補綴者。市集中有三個戴舊世界之高帽執事，在前之一，乃有鬚髯者，彼牽一對牛，拖一小車。一肥婦人，坐於彼處，旁放鴨蛋一籃，後爲一被縛之小牛，此一婦人，在攝影機前顯出肥

大而微露笑容，不知是否笑其背方之人。

其他所攝之一照片，乃一個空洞々之火車站，其上正演木球戲。此乃極顯明者，係一佳節，有數種競技正舉行中。軌道上已經無鐵軌，軌道亦已被翻平而作為遊戲處所矣。遊浪者之小馬及騾，均繫於月台上，成爲一長列。站房各間之門皆被人家取去，但站長室，候車室，大食堂之刻文，尙可隱約見之。在一中間之月台上，有二長檯，乃給乘客進點心者。第三張照片中有一群人，皆瞪視一排房屋之廢墟，彼等方由一險峻之斜坡上倒下，此顯然乃稱爲佛耳維而（Fornive）之一區。在此中有二長鬚之人，衣舊之阿爾本尼（Alpin）制服在維持秩序。吾等知里昂之市政府，當時有此類之士兵三旅駐在軍營。彼等穿草鞋，有腿上纏以布帶，彼等之外衣尙爲完整者。

其他三張照片，使吾等見一已停工之絲廠情形。在經濟崩潰之前，里昂所造之絲，大部尙爲真絲，但後來羅尼（Rone）流域似爲已完全停止原料之供給，貿易之不景氣，以及後來之戰爭，減少繅絲之輸入。惟在製造炸彈時，則需要絲，因此或有作企圖維持此一項生產，直至一九五一年里昂公社成立時，彼突然停止維持。其中一張照片乃攝於織機之中，有巨堆散亂之紙，尙有不少之煤油箱。由外方見之，似爲有人圖欲在此放火。另一照片上，乃一長排之絲車，被蛛絲與掛塵網罩。第三張上，一紡織機之極多紡錘中，有一伏下之野貓。正在向彼等不速之客投以吐唾。機器乃複雜粗笨，確爲二十世紀機械之特點。吾等可以見該廠中之窓子，乃正攝影時始行打開者，窗簾亦似爲正拉開不久者。因照片中已被成

群繞室而飛之飛蛾隱蔽而致灰暗，其中大多數，顯然乃方被驚起者。

此項照片之價值，即因彼之真實性，尙有兩同時代而用乾片攝之照片，彼乃司多荷姆大旅館中大餐間之攝影，此旅館已無人居住，但所有物件皆仍放原處，彼與一羅馬（*Roma*）浴室廢墟之照片，有奇怪相似之點。此二照片乃出現於一百年前，另有一張則爲英國布來頓（*Brighton*）舊中央旅館餐室之遺蹟，乃在彼等尙未傾倒入海之前。但搜集至歷史圖畫中，則乃於一九五五年至一九六三年間，其餘之一切圖片，皆排列次序，運輸部正開駛飛機數十，無線電話亦已恢復，此輩早於複雜之攝影機與照像器材，開始工作之前。

有種種爲有趣之攝影，乃顯示倫敦之狀況，現出大疫後城內空洞之貨棧畫面，司特靈得（*Stratford*）旅館中之走廊，改建病房，此圖畫令人所獲之印象乃極深者。其中有一幀素描，繪出牧羊人與種蠶人，因互相奪佔海得公園及根新頓花園而發生劇鬥，死亡有三百人，此幅素描，亦極引人感慨叢生。至於因瘟疫而喪命之屍體，沿泰晤士河流下與堆積在倫敦河（*Pool London*）之恐怖畫面，及後據言此乃過分誇大者。

吾等試從現時之安全而念及數萬々之歐洲人，由二十年代之適舒生活，經循環戰爭之震驚，駭怕，憤怒等刺激，而進入如此一種普遍勞苦窮困階段時，心中乃如何之愛急與失望！窮人對於災禍之恐懼，或不及富者如此之敏感。即在普遍之繁榮時間，窮人最佳之生活，吾等見之，亦僅爲沉悶，灰色，與厭

煩之生活。雖然彼等本應大多數得以果腹，但彼等飲食則十分惡劣，彼等於不論任何時間，從未居住略為普通之住宅，彼等之景況，乃日漸惡劣，由勞動陷入失業，再由失業化為麻木。但中等階級亦同由良好景況化為惡劣景況，由普通人以為尚稱良好之生活，變至人皆成為無希望之貧民，在此一階級之中，隨處有一生活至不快樂之階級，此即乃老人，退休之人，與有獨立資產而無獨立責任之人所互相構成之一階級。彼於普通繁榮之早期，擴展至極速，此種多餘繁榮之人類，已極愉快佈滿於全球，忘去努力於維持會紀律及保障彼等安全之需要。不知不覺間，已變成與昔日之貴族及鄉下之紳士相似。在投資制度甚為有效時期，此一層社會，不問任何事，彼等住於鄉醫享樂成功一種「富足者」之社會，有精麗之花園，高爾夫球場，跑馬場，山上之體育場，公園，鄉下之俱樂部及海濱旅館，彼於大戰中雖然已略受損傷，但隨後狂熱而不穩定之膨脹時期，彼又能極有希望而復活矣。直至後來經濟恐慌發展至殘酷之階段時，此種有閑階級始行沒落。

「經濟階段」之名詞實乃錯者。此一階段之一切實不經濟：因停止支出，事業即受摧殘而不能進行，除縮小市場中一得有能耐之投機家外，無一人再能變成富有。僅有銀行可以賺錢。當事業停頓之病態擴展後，交通即減少矣。當企業消沉時，負債國家或公司均不再還債，於是彼輩幸運兒與富翁等既本利全失，一方慈善家尚須向彼等募捐。彼之銀行家與彼之律師先後而通知之。首先為此一可靠地方之款未有着落，其後又為彼一可靠地方之款未有着落。賴債之潮漲上矣，將担保品一一沈沒。若果彼等將財產



賣出大窖藏，則匯兌之變動，尙爲將彼等之本錢大部吞沒者。在一九三三年之一金融報紙上云：「任何物品大都跌下，失眠之夜則上漲也。」在別墅中搓鐵之枕上，轉側充滿自責之頭腦，與彼處在貧民窟中受寒失業者之心焦，正具相同之感。

一本柯柏脫之日記 (Diary of Titus Cobbet) 中寫述作者於一九五六年，乘自行車，由羅馬治黎維拉至波爾多。彼始初乃一藝術之鑒賞者，在英國內地徵收局會任事多年，曾任傢具，繪畫等之估價人。彼之旅行，似爲出於好奇心。彼極厭惡此種從日內瓦至波爾多沿途必須換錢之煩惱。彼又似暗中負有外交或領事之任務。但此一點，彼乃極謹慎而未肯宣佈，或因彼乃被派往報告者。即因如此，故彼之使命乃未有記載也。

其中有關於淒涼海岸之描寫，吾等現在讀之尙爲極有趣。彼在青年時，即交游廣闊，二十歲已熟識蒙地卡羅，凡彼會到之地，常有人招待之。彼筆記中云：北俄方面有數百秀美之山莊，被人捨棄，關閉變門無人購買，山莊之主人留一老管家以爲看守。當地之百姓，有時竟公開搶掠之。昔日極秀美之花園，現已不能保持彼之舊景。玫瑰，石榴，夾竹桃，龍舌蘭，仙人掌，松，柏，棕櫚，及蔓草，皆長至異常荒亂，不獲利之旅館，漸變廢墟，自來水管破裂，水流於外以洗滌道路，平房皆被農民占據矣。在俄國衰弱時，此荒廢之相同命運，必能降至肯佩尼亞 (Compagnia) 及諾普爾斯灣無數之別墅上，但此乃更快之衰落。彼謂，道路非常不整，但有極多道路標記與路旁廣告，似在對交通之新道，作無言之

呼籲。當彼正在自行車上疑慮能否覓有一清潔而招待殷勤之旅館之宿夜時，彼即見一片有凸出金字之招牌，不過已略有剝落，此招牌面向彼之油燈：

著名廚師

超等  
新式裝璜  
旅館

設備周全

店主與客人均到何處乎？此種別墅與花園主人及寓公又至何處乎？彼輩到此游憩幸福之主顧又往何處乎，彼等之泰半顯然逝世矣，因黎維耶拉之主人，多半乃半老與殘弱之人，此外皆回至彼等自己之家，以度貧困之生活矣。彼等充滿厭倦之回憶，雜於所有窮人之間，無能分辨也。

柯柏特曾訪問荒廢之蒙地卡羅老跳舞地。及半新之體育俱樂部。在彼訪問之前數天，英國酒排間之天花板，已跌落矣。「如此所見之廢墟不大，」彼曰，「年輕時，吾尚記此項地點乃極大者。」

在此一著名之花園中，曾有自殺之賭徒，結束彼等之苦惱。現今此花園中乃長滿藤莖。

但在如此普遍之衰落中，偶々尚有一例外，對此一例外之意義，吾等之觀察者極重視，即乃空中尚能繼續交通。羅馬及馬賽間，彼尚極準確記憶曾見十三架飛機，朝東或向西飛行，彼尚未下床前之晨間所聽得二架尚不在內。「吾疑心自己在二十五年前是否曾見如許之多，」彼如此記下，於是繼續說明此項機聲將預示貿易之恢復，與秩序恢復之可能。在尼次與馬賽他尚看見有輪船之往來，「不但乃漁船，

且尙爲載重一噸以上之船。」彼等在尼次正建造一相當大之船，彼計算之可有三千噸之容納。由一九四七年至一九六二年間，造船業除此一事外，吾等即不再見其他之記載矣。一九四〇年前，巨艦之建造，已非「能賺錢之商業。」吾等可以確定，五十年代初，世上無任何地建造大小之何種航海船。在此已破產之行星上，其運輸業，已乃日漸紊亂。現在研究歷史者，正希望得有此種極速衰落之統計。

柯柏特見由馬賽至某一內地之石礦間有一鐵路，其上行駛火車，（乃汽油引擎）彼感到十分驚異並且充滿希望。彼以爲世上不再能有鐵路之交通矣。倘交通已降至不能獲得生活費，無力修理鐵道及對付流動之支出。投機之購買者，亦不再需要，雖以前彼乃極有價值之財產。此類財產，在地球上已經變爲破爛之物，碎而發鏽之鐵軌，永埋於龍舌蘭及野花之中。彼述及昔時法國南部之美麗棧道，沿巴黎——里昂——地中海岸，彼如何乘自行車駛於狹路，不走大道。農民等已將廢去之鐵軌，視爲便利之鐵鏟，因此鐵軌已剩餘不多矣。枕木多半被作柴用。

彼敘述彼於福賴巨 (Fulda) 地方之一飛行場及一西班牙籍之美國飛行家，作一極有意義之談話，此一機行家，戰時初役於波蘭，繼又役於德國，最後又在法國服役。柯柏特所得之印象爲貿易已見顯著恢復，彼好奇見有橡皮，香料，汞，錫錠等，由東方之天空運來，彼又見有鎊，鎊，指南針，刀，針，鈕扣，玻璃等物運回去，大部乃將物品互易，利潤極大，似爲甚多理由，可希望此類通商漸之發展。戰後餘下之飛行家，可發展成爲空中商賈，彼似爲尙乃初次知曉。此等空中商賈已組成一尙不能聯絡至極

密切之世界組合，以維護天空航線及天空之燈塔。

柯柏特曰，彼已見航運之恢復。

「吾等須對彼加以注意，」飛行家有含蓄而如此道。

「你們亦裝載乘客乎？」

「當然，僅須彼等能付足乘資。」

「此可證明文明乃回來矣！」柯柏特如此呼曰。

「不，此乃在開始之新的文明！」

彼似爲初次引起柯柏特張目，見彼之腦中，已發生一種觀念？彼曰「吾等已創立一世界之道義國，因舊的已成一腐朽之思想矣！在今日世界中凡控制空中與運輸之人，彼即乃控制世界。吾等賴德意志得以自救矣。」

柯柏特深被此語所感動，彼再繼由法國而至波爾多，因在彼處，古將提取一筆款項，彼將此一問題考慮之，並且將彼所想及者記下。彼將此新之「世界運輸組合，」及彼輩漢沙商人(Hansa Merchants)相互比較，得一興味之結論。漢薩商人在古代帝國覆亡後，曾對波羅的海岸及北歐之文明復興，發生重要作用。柯柏特詳冠思索之後，曰，「原來世人向未在歷史中，給予有組織之運輸及貿易以一適當地位。」

彼在利物浦地方，出賣自己之腳踏車，正巧足購一乘飛機至雷布格 (Le Bourget) 之票，(此乃一具有悠久歷史者靠近巴黎之古城飛機場) 後來再從彼處飛至亨登。彼之飛機，在勒曼司降下交換貨物，從此後，對於免除乘車在不平坦之馬路上顛簸，而得無限制之快活。

據彼所記，此毀壞之英國大森林，正值開始恢復，故隱約可見一帶矮小之叢林，彼俯瞰小塊之田地，鑄於舊城市四周，道路之縱橫，井然有秩序。彼在飛機場，用新之目光以觀察飛行師及機器匠，由彼等此方面，可以知世界運輸如何使較好之五金工廠及電氣工廠之恢復。彼亦見韞曼司之精美教堂，彼尚似在其學生時代所見之完美，彼歡呼不止。彼描寫地上坪中早年飛機之先驅者會樹立之紀念碑，今尚依無存在，同時亞米斯 (Amiens) 之大教堂，亦未受損壞。

在日記之結尾，彼現出一憂傷之語調。大概彼多年未至英國矣，所以當彼見倫敦郊外之荒蕪狀態，使之驚歎。彼於兒童時代彼家住於倫敦，且亦極愛倫敦。海德公園中之一部，已不顧民衆反對，變爲飛行場，但彼見此重建之倫敦中心區域：乃一種無計劃，且使人厭惡之狀態。彼反對建築物充斥於城市之中心。與防空設備之建築式樣，彼認爲此種建築極似一堆「有病之」齒。彼問：「英人何時始習會設計乎？」之後，彼即用一種奇怪之預言家之神態，懷疑泰晤士北部斜坡低窪地水量尙未完全涸乾。與地面下層之柔軟，能否支持得如此多之不穩新建築物，而不至陷落，及舊城市之生活，能否回至此一部份來而再恢復舊狀。

彼之憂慮僅於十年後，即證實矣。泰晤士河之河道化爲彎曲，斯脫蘭特 (Strand) 佛里特全街，昆赫爾 (Gornhil) 及最可惜者吾等在此時代之圖畫及攝影中至爲熟悉者，倫敦 (Christopher Wren) 爵士之瑰麗，聖保羅大教堂亦倒入其中，及在大火中毀滅矣。凡曾見歷史圖畫一百卷者，——並兒童均見之。——不定記憶舊滑鉄盧橋之怪狀，彼鏡爲幕帳相似，尚有極著名之克利巴之針 (Gloriana's Needle) 上刻有象形文字，埃及金字塔已歪斜難於入目，被空襲之榴霰彈炸落之碎片。彼傾斜多年矣，其後終倒於圍有長堤之拉謨伯司拆爾息 (Lameth Chelan) 湖水中。

## 一一 毀滅中之美國

對二十世紀中葉數十年中舊大陸之歷史進程上，已有總括之概說。對於此一主要之歷史進程，連屬於歐洲之某地域，亦爲例外者，彼等之發展各有其道，但無此主要國家相似之悲哀與強烈。例如西班牙，即乃一九三一年誕生之西班牙，彼所作之一切，乃一忙於自己私事之旁觀人，更值得注意者，即乃不倫拉丁語者或英語之美洲，多半未加入此等情熱與激烈之事件中。彼等於自己之國境中。亦有自舊大陸相似之經濟，政治，及社會之種種困難。當三十年代初金融之糾紛過後，在歐洲紛擾而產生之恐怖，至彼等當時之影響亦漸漸縮小矣。彼等私人資本主義之衰退，具有特殊形式與特殊途程。

但彼等終於捲入沒落之漩渦，此吾等可從一過去曾發生爭論之事實明白知之，二十世紀世界崩潰之

直接原因，並非戰爭，第一乃貨幣不穩，第二乃因生產率增加而致社會混亂。第三乃瘟疫之流行。人類每日之生活，皆乃經濟者，非好戰者，而經濟之生活，則受債權人所離舊大陸之事變而獨立進者，並與前者發展之律例乃不相適應。雖謂彼為獨立進行，但未能謂之乃完全獨立，因彼乃處於同一行星之上。且於整個之十九世紀中，美國人心理，南北全為相同者，全被孤立之觀念所飽和，學校，報紙與所有政治重要聲明。對吾等之民衆言，新大陸乃一個新之世界，彼無遺舊世界傳統之專橫，正向和平自由，機會與新生活前進。彼不欲與舊大陸之極多國家及政策共相成立「有連帶責任之聯盟。」彼願忘去種族關係，願與文化之集團決裂，用此一代價以忘去歐洲之仇視爭鬧，並建築更廣大之一種生活方式。由華盛頓至威爾遜時雖會發生南北戰爭與更嚴重之經濟危機，但美國人終相信自己之性格乃標準者，對其他各國如懷有宣傳宗教之慈善態度。彼等固知有極多事為自己明白過少，但自信為較別國所知更佳。

十九世紀歐美之整個時代，在經濟與物質上均有急速之擴展。美國發達之快，使彼自有極深之印象，即不理會歐洲乃進步至相似之速。因歐洲大批移民之結果，美國人口於一百年中增加八千萬光景。但歐洲當時向外移民雖衆，自身之人口亦增多約二萬四千萬之殺害矣。假如一九〇〇年世界已化為一國家，假如當時彼之私人經濟積儲之通貨尚為收縮者，則彼之崩潰，必似其過去發生之情況相同。假如彼於當時裂為一百好戰國，但有一種貨幣制度，限制債權人而隨工業之盡量發展，彼或能展出充足之力量，雖在戰時再越一世紀亦仍能達互相毀滅之目的。貨幣之崩潰，乃致世界發生混亂，殘弱與災荒直接之緣

由，假如無此次之崩潰，則人類至屠殺與窒息之前，尙能積極與努力進行一種事業。統括而言，假如於二十世紀之三十年代，人類進步至能克服金融之障礙時，始能轉佳也。

昔日所有反戰運動不生效果之緣由，知吾等僅須處於一健全之貨幣制度重要時期，則可極爲了解。此點，吾等向來即堅持之者。吾等已由六觀點解釋債權人與傳統對抗之關係。如美洲及舊大陸之經驗相似，則更能切實述明，使吾等瞭解此一教訓矣。

美洲之社會，由彼等開始脫離歐洲之政治體系後已經相當之發展階段，對於脫美國人抱有一種幻想，以爲自己較歐洲人口增加爲有成績。彼之生活，事實上亦擴張矣，與歐人之擴張同時得力於思想與發明之進行，並得力於舊大陸輸入，人力之助。在彼無妨礙之大陸，貢獻於擴張之各因素，其增加之速率，乃與歐洲之行程不符合者。彼生活在類似之進步體系中，但彼與大西洋對岸之發展更爲參差矣。

在此一整個之世紀運輸及交通之發明，正「廢止」距離，將以前乃相互間交通須數月始可達到之地點，改變成數小時或數分鐘之距離。

由此結果之大西洋兩岸之時密時疏，遂成爲二十世紀歷史之特出之一面。彼等此二大陀螺並列旋轉，彼等接近，接觸與衝突，傾刻又顛動離棄矣。或似二複雜之機器，終須結合成爲一世界機器者，但彼等之旋轉之齒輪，闕欲聯絡而不能，雙方摩擦作響而發出大陣之火花與流星，以後又分開。由十九世紀末始，生活中之統一力量正傾向於將美國與歐洲聯於一機器之內。在二十世紀之中葉，若任何觀察家之



結論謂此種聯結已失敗矣，吾等當可原諒之也。

吾等在此一歷史中對於亨利福特，威爾遜，羅斯福第二已給予顯著之地位。吾等已言之，美國會大踏步向歐洲前進，以後又縮回其自己之周圍。美國一政論家西蒙茲 (Frank H. Simonds) 曾著一簡小振要之書，稱爲“Can America Stay at Home?” (1933)，將孤立問題在經濟恐慌開始之數年情形述說至爲詳盡，此一恐慌與貪得之私人資本主義野蠻之自由，不論優劣，均作一終結。彼指羅斯福第一 (Theodore Roosevelt 1901——1909) 初此發動軍國主義之雄圖以來，與歐洲如何時密時遠，美國如何不能擺脫舊大陸之事，亦不能坦白捲入彼等之中。發表彼高尚意見而不作後盾。彼堅持道德之裁判而不負責。在歐洲人之目光中，吾等引用西蒙茲新之歷史語言：「美國之關心和平，顯而易見者，似乃努力將使徒約翰之傳道，與派雷特 (Pontius Pilate) (即縱任暴民害死耶穌之小亞細亞之總督，) 之方法結合爲一。如美國之努力此種矛盾，正因彼乃美國智慧中自由新時代與樸質之粗糙混合物。

美國共和國由開始即對歷史反抗。乃一新物。以彼出現之時期言，較蘇聯共和國爲新。彼由開始則不至繼續保持彼之新態度，並不能發揮與加強彼之思想。彼產生高級學校，培植人才。僅於獨立後一世紀，始澈底自行想一次。在此一前，彼將民家教育交與彼薪水不足之男子與愛重複之女子等。彼之身體在生長，且長至無限，在一世紀以上之時期，彼生活於輸入之精神糧食之上。其結果乃如此之生糙，對彼之使命之如此無限感覺，則缺乏任何權謀或活力以實行之。威爾遜遜愚拙之宣傳與安排，如此愚拙，但

又如此以世界和平之智慧自驕，或者乃彼之時候中美國心理之最高表現。

即在十九世紀之美國心理，亦為一愚昧之心靈。彼乃一大至無限之未受教育之心，彼固然蠢拙，但彼亦自由。彼之宗教復興與彼之政治波動恰極相似。吾等在純正之美國生活之故事與研究中，見為悔改並勸人信教而舉行之野營集會，與有組織之感情宣傳運動一類事情。吾等想及燃火之佈景，難於入耳之講道及唱歌聲。民衆此種感情之浪，此等集會（常在林中）以及彼之唱讚美詩，彼之訓悔，彼之叫聲，代表改悔與歡樂之信仰，以及美國之精神生活，首先無心之膨脹，繼而無意收縮之此種情形，在美國世界使命之盛衰中充足反映之。美國真正之社會與政治之思想之極有生氣之復興，僅乃受世界經濟崩潰之震驚時。當經濟衰敗在強化，美國退出歐洲事務之複雜糾紛，同時有新的更勇敢之決心以了解社會生活之要點。

事實，美國國內形勢中所有事物皆在刺激思想。美國經濟崩潰在最初甚至比歐洲更快。工業之建築已被興建至為大量生產之令人暈眩高度，彼墜下之時更沉重。在一九二八年時，美國尚信自己為世界最繁榮之國家，一九三三年，彼之失業者較任何大陸為更無希望與可怕。但彼不努力作有組織之反抗，彼等缺少革新之公式將其團結於一處，彼等人反抗或個人者，或結成秘密團體，成為犯罪之人。社會未被推翻，但彼迅速崩潰與秩序大亂。犯罪之潮流，金融之困難，求節省之瘋狂努力及後來國民教育之被摧殘與信任，秩序及交通之解體——此種吾等已經述論之後果，在此一廣大而比較無歷史之地域，表現至

最嚴厲與最典型，羅斯福第二勇敢而與此現象爭鬥。惜其無大能力，不能阻止此種崩壞之趨勢。

在美國與歐洲相同，有一分崩離析之階級到來。彼並非人類能給之以一確定時期之突崩，但每日終有朝解體方向進行之事發生。美國，國家之政府化為倒懸之空虛機關，收稅之能力日弱一日，華盛頓之聯邦政府萎謝矣，雖不似國際聯盟如此之完全，至少為可以比較之形式。吾等見相同之現象，市政府化為獨立者，臨時之統治，公民聯合會，法律秩序保障會，工人保護會，及明白之工人蘇維埃，（在新墨西哥與亞利桑那，）此處，彼處及隨處皆起而活動。在藍山中及太平洋沿岸，於一九四五年有獨立之小共和國出現，正實行一種循道會，技術統治，道格拉斯計劃（Douglas Plan）之四不像混合主張。猶太實際已變成一自治之單一稅國家，恢復彼最初之摩門教（Mormonism）（一夫多妻教）為國教。但各地均無形式上由合衆聯邦脫離之事實。

在史冊中，有關於一九五八年華盛頓之描寫，乃彼處英大使館以前之參贊所寫。彼描寫其一次進訪白宮，彼於白宮中與卡路索（Benito Canuso）總統共餐。總統仍在繼續職務，雖彼之任期已滿，因彼之繼任者在首都之途中，忽於亞勒加尼山（Allegheny Mountains）中失蹤。關於上次之選舉已有極大紛爭，二分立之總統在關於永刻茲（Yonkers）投票權之衝突後，正在爭奪紐約之所有權，彼等早將紐約與新英格蘭之交通斷絕矣。

總統極有禮接見彼之來賓，詢問關於歐洲形勢之甚多極同情及聰明之問題。彼言至美國之將來，為

極有希望。彼謂「回復原狀」之時日已於不遠矣。汽輪交通在密普西比河上已有恢復，政治雖仍不靜，但棉花又已開始向北輸送。僅於一九五六——五七年，已有汽車一百四十輛運往南美，而前一年僅有七十二輛運去。金鷄納霜——咖啡之類似物，其新貿易方法進行向不差。依彼之觀察，事業前途頗有上昇氣象。彼認爲一九二九年以來之經濟恐慌較預料確實延長至更久及下降至更低，此次衰敗，已使美國人民歷盡艱辛，但彼等之忍耐堪稱可以對彼等共和國之先烈而不愧。彼之結語乃英語民族兩大國中向所常致之祝辭。

午餐乃普通而豐盛者，有最佳之豬肉及形形色色之蔬菜，總統以真正不假之民主主義之坦白自誇，此項皆乃彼得黑人「祕書廳」之助，自己於白宮後之豬圈及花園中飼養及種植者。祕書之事務，似爲限於家事方面而與公事無關之此輩黑人，彼等任命之政治理由，令人極爲不解，其中有若干人竟乃文盲，卡盧素夫人乃一祖籍愛爾蘭之貴族婦人，伊頗欲談論在華盛頓時之管家婦困難，因聯邦之收入漸漸不可靠矣，但總統即時制止彼言，顯然認爲此項家事適能顯示一國家之財力。

當時全國各州遣派議員出席國會者，僅有三分之一，其餘各州有認爲費用過大，有認爲不必需要，故無一代表派來。此位參贊在國會中，見一議員王於國會之議壇上，作一種長篇演說，彼之衣服極爲襤褸，該處既不見有一新聞記者，亦無人肯費神注聽彼之譁詞。此人顯然乃靠演說不延長時間，藉以取消一立法之提議，但此參贊不能覓有一能代彼證明内幕之人。

次日，參贊與一精神充足而年高德重之愛達和 (Idaho) 州有辯才之波拉 (Bohn 1865—1970) 參議員共餐。彼之舉止最爲適當，進餐時談話未作間斷。其實彼必得如此始可使彼之客人幾不能加插一語，詢問其數已早經擬妥之問題。彼對其本國亦存極大之希望。彼承認在其生存之過去時間，美國人之福利顯然在漸漸減退。彼不反對統計數字，即與煤鋼鐵之噸數，鐵道之哩數，普通商品與汽車之大量生產數字而言，與過去一較皆乃有害者。「但一人之生產並不懂賴麵包，吾等尙須透澈觀察當時之人心。」美國之元老如是而言。

人心似爲向未有過較當時更健全者矣。瘟疫，似來自上帝之所有相同，爲有理山滋長者。在彼眼中，生活程度較昔日無論任何時間均爲略昂矣。此乃指精神方面之高尙事而言。以工作方面言，浴室固然減少，但心靈則較純潔多矣。彼於青年時美國之自由人民，沉迷於奢侈逸樂與放縱，但現今此一切完全成爲過去之事情矣。美國較之以前之不論任何時間來，均更與昔日殖民地時之誠樸及純潔相接近矣。

波拉繼續攻擊歐洲之虛爲（尤其乃英國）及外交之不坦白，此語雖與上述略有不相銜接。彼似爲在背誦記憶甚久之演說，忘去英國外交早已改變。彼於談話開始之前，顯然已聽及「參贊」此一名詞，此即將彼之心思引至舊之時代中矣。彼又轉而談述現勢。彼堅決認爲美國在彼之以往過程中，曾有較今日尙爲黑暗之時期，一百五十四年前，英國之戰勝軍隊，會縱火焚燒華盛頓，由此此種衰退——倘可稱爲衰退中絕未發生此種類之事情。甚至由胡佛任總統之後衰退時期，亦向無人欲焚燒華盛頓。

其後，此一旅行家又往參觀芝加哥大學，科命比亞大學，哈佛大學以及其他甚多之文化中心。彼敏銳而聰因之評論，與吾等所觀察之人心心理反應，即在當時已有古老之她緩習慣心理中，極快產生反動而更低劣之美國意識。

此教育機關之適應新狀態，自然乃具各不相同之方法。一切方法亦非皆進步者。哈佛大學使彼記憶其會讀關於西藏喇嘛廟之紀載。實際上吾等在該處無法尋覓紙張以寫筆記及練習，教師全由口述，學問全賴強記，在圖書館則有嚴密之防備免遭搶掠，較為重要之書籍，僅能鎖於極厚之玻璃匣中閱看，每日翻讀一頁，教師名望之高下，乃照彼等之學生人數而定者。彼等有坐在教室中者，有坐於樹下演講者，有於散步時演講者。彼等非但名望各有高下，身體之健康亦各不同，因此極多學生之任務，實為在代替教師及學校之土地上，栽植食物，在技術者與藝術之建築，紡織縫衣及編製草鞋。當時尙略有文學作品，才幹較高之學生於石板上題詩，此等詩歌如被教員重視時，就寫於室內之壁上或天花板上，此乃偉大之樸素及研究閑暇之一種表現。參觀人由伊里奧校長招待，校長衣寬大之袍，高大軀幹乃一有奇特面容彼老者，其地位為承嗣彼之祖父。室內有火盆一，點燃油燭一對，二學生站於一旁不絕剪去燭花。當校長進飲其粗簡之湯，曼麗蘭之紅葡萄酒，豐盛之水果及花生時，彼之語極為粗魯，談話乃繼續至極久始停止。

造訪之尼科爾生參贊，感到此雖古雅但並不有用。彼承認此種生活乃粗簡而又文雅，但由彼見之，

亦是毫無效用。惟彼不向校長表露此意見，隨校長自己說述，不受辯駁，校長述及哈佛如何使英吉利國教之文化，最後之精鍊與淨化，融和古典主義及高潔之基督教於一爐，並且帶有忠君之思想。

「此處有國王乎？」造訪之人詢問。

「現乃一真正之國王，」校長惋惜而言，「吾等決定獨力宣言之失效，但吾等尚不見英格蘭之合法國王，吾等所以亦未將對個人之態度確定。但吾等乃有一種忠君之態度為要自己所深自稱慶者。」

研究之主要科目，似乎乃希臘前代托勒密之天文學，及荷馬之詩，沙士比亞之戲劇，神學，學生僅有之空暇非用於體育方面者。彼等似為完全拋棄彼等典型之美國大學遊戲，如棒球及足球等，校長述至此類遊戲時，總謂乃「最近之發明。」砍樹及割草乃重要之戶外工作。

對於此種文雅理想之舊教育乃有趣者，因在不久之後，彼之蹤跡將斷絕矣。此點與校長自己之人格乃極有關係者。當彼年高逝世之後，於一九八一及一九八三年嚴寒時，此一陳舊之基礎已全為人類所拋棄荒廢矣。

但將科倫比亞大學芝加哥大學與哈佛大學相較，乃有絕不相等之對照。在此，新之德文特學派思想影響很為明顯，杜威，魯濱孫，巴恩士 (Henry Einar Barnes)，福斯笛克 (Raymond Fosdick)，俾耳德 (Bard) 夫婦與彼等之同伴，各種傳統尚仍活存。雖紐約城已為人所輕視，因彼之空無住客，高入雲霄之大廈，不穩固而危險矣。但於赫貞江上仍有甚多的貿易及製造等活動。巨大之鉄橋仍可供負重之驃馬

通行。實成南北間非常有價值之大路，彼等給與此地以一種特有之商業重要性。彼處與芝加哥之工人與學校職員有密切接觸，彼等正以巨大之精力，研究其所稱之「復興大問題。」

尼科爾生記述云：「彼等不承認文明已崩潰。彼等在此中所述者即與在華盛頓所述者相同，全爲有關於胡佛以來之經濟衰落問題。吾素未曾見如此樂觀之人曰，此事終能恢復也。在英國事情，即不如此，某夜有一種巨大之爆炸與地震，彼被譽爲「無線電城」之高大建築，於夜間崩圮矣。在晴明之清晨，吾至先賢祠，該處一片白茫茫之塵土尚在上升，人羣正在注視，且傾聽該小屋角傾圮之聲音。彼等乃無半點沮喪。」彼可較多消滅，」復站於余身旁之一人曰，「吾等終須將此類事件解說之。」

尼科爾生彼對於科倫比亞大學及芝加哥大學之課程，作極爲詳盡之敘述。科學試驗室之裝設，與試驗工作之相對重要，對彼之印象極深。「吾當參觀洛克非勒化學試驗室之時，吾感自己幾退回至一九三〇年，」彼如是而言。但彼更感動者乃社會工作已進行之狀況。「彼等產生一非爲進行訴訟之律師，」彼寫述，「吾欲彼等所爲之新法律，正乃此地最有興趣之事。吾父必不認之爲法律者。此乃社會生理學及病理學以及由彼等產生之社會治療法。在此有一二人，例如哈米爾頓 (Hooper Hamilton) 及林開 (R. H. Kay)，彼等之談話乃一種啓明之教育。彼等必不聽吾輩在英國所述之關於「人類之夕照」之胡說。」此乃彼之觀察，亦可謂關鍵之觀察。但可注意者即乃將基本英語施於實用之企圖亦嘗試之。西班牙語與英語正漸化爲一種可交換互用之文字，直至二十一世紀初期尙乃如此。法文之教授已大大減少古典



文字之研究（希臘文與拉丁文，）以彼之完全緘默而判斷之，似已完全廢棄矣。

吾等之旅行家，由芝加哥飛至第身東（Detroit）之福特飛機場，見其重要工廠之廢址，及重建之居留地，在彼處之技術學校中盤桓數日，與參觀尙未完全布安之「美國生活博物院。」彼見飛行場曠地周圍有數十方哩耕種極勤之土地，及知悉舊日福特將工作人員之時間劃分爲農業生產及機械工作之思想，仍在實行，此皆乃可異者。在第特瓦（Detroit）有紡織及靴鞋之聯合工廠。彼處每年僅有一千餘之汽車與「數百架」（！）飛機之出產。彼處有一極小之無線電台。

「吾等爲保持聯絡者，」經理曰，「吾等不干涉人民！吾等亦不受干涉。遠道之郵政現由吾等寄遞之……然也，加拿大及墨西哥尙能通。現在關於國界，任誰亦不麻煩吾等矣，吾等亦不顧此事。營業惡劣時吾等縮小活動範圍，耕種田莊作爲試驗。」

吾等在此冊歷史中，僅選福特之和平船之冒險作爲吾等歷史轉變之標識。「大創作家」之福特作用，早已完畢矣。但此處所述之總理，似乎乃彼之子愛德塞爾（E. S.）繼續其父雅緻而誠樸之事業。

至於地方之能「縮小活動範圍與繼續進行，並非誇大之語。由另一世界而來之游歷人，皆注意於每一事物之「清潔。」愛迪生之工廠尙爲福特所重建之此種狀況，在其中或在尼科而生博物院，吾等見第一次創出之留聲機及第一次創製之電話，以及最早試驗之汽車及飛機。

「此亦如彼之新鮮。」彼曰，「在吾等本人與吾父之一生，吾等已見自有世界以來之最大文明開始

，勝利及其破壞。吾等已瀏覽機械之大量生產之全部歷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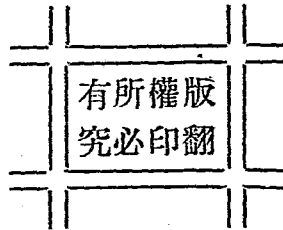
「全非彼之歷史，」經理曰，「彼冊歷史尙未開始。」。

其後接續者乃極長之談話，其要旨：該游歷家似乎爲用對話式記述之。彼對於歷史研究者之興趣，即於吾等目前又有見證，表示全美國陷於貧窮，秩序混亂，及不一致之農民生活中時，機械運輸系統之活力不能表現。吾等能將第耳木之談話及柯柏特所報告之飛行家談話並列於一處。此乃同樣舊制度最後死亡之認識，「彼等民主國會一類之事，皆似羊肉之死，」第耳木之經理曰，「而銀行之經營更早死滅。」

「將來者爲何乎？」

「此則不知矣，」經理言時，指一往上升之飛機，正在蔚藍天空中消失音響及形跡矣。

康德八年十一月一日印刷  
康德八年十二月五日發行



# 未來世界

定價壹圓五角

編輯人

婁

新東京西長春大街一ノ九

發行人

宋小

新東京西長春大街一ノ九

印刷人

王秀

大連市葛比須町二〇八

印刷所

昌明印刷所

大連市葛比須町二〇八

發行所

啓智書店出版部

新東京西長春大街一ノ九

振替新東京三八八〇番

批發處

滿洲書籍配給株式會社

新東京特別市西七馬路一四號

振替新東京三二六〇番

代售處

全國各大書局

#573  
530/9

